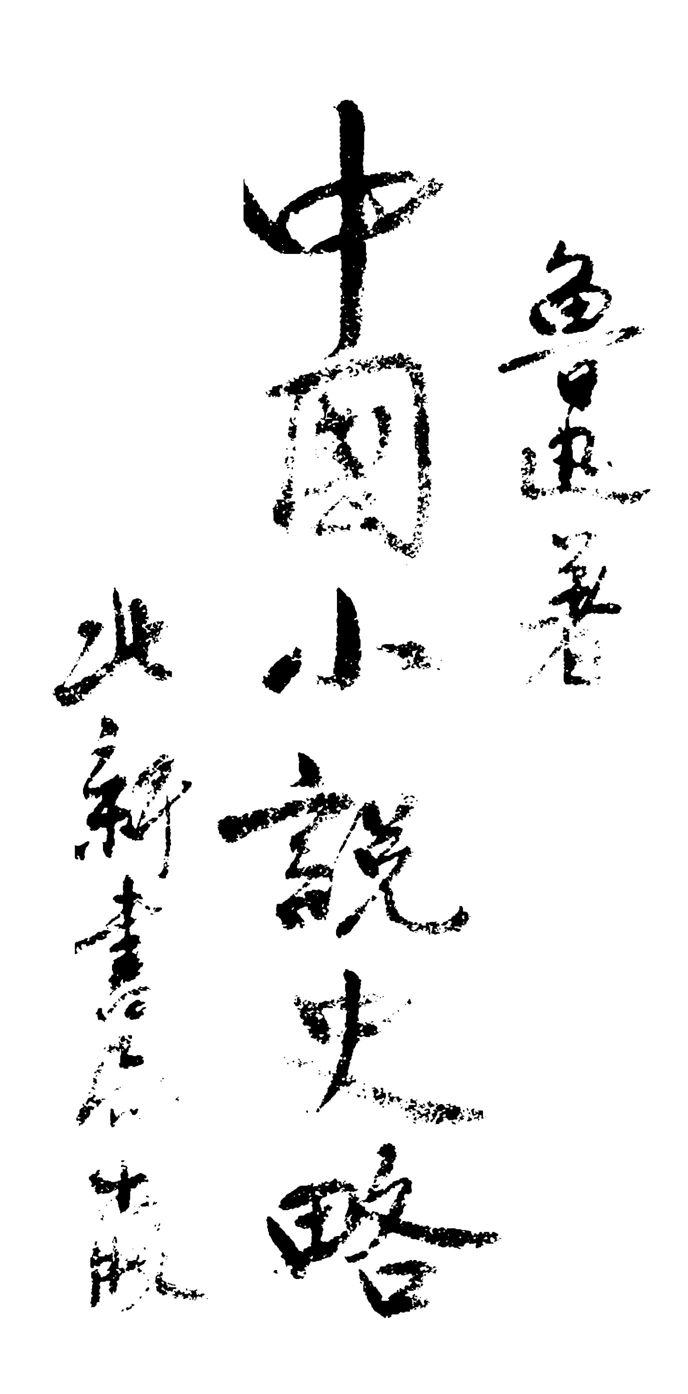


中國小說史略
魯迅著
北新書局出版

烽火日日緊
馬齒年年增
撫髀悲老大
何時報親恩

楊詩厚贈于上海

中國小說史略

魯迅

S. H. Yang

一九二七年八月四版

中國小說史略

北新書局發行
北京東皇城根二十三號
上海四馬路中市

序言

中國之小說自來無史；有之，則先見于外國人所作之中國文學史中，而後中國人所作者中亦有之，然其量皆不及全書之什一，故於小說仍不詳。

此稿雖專史，亦麤略也。然而有作者，三年前，偶當講述此史，自慮不善言談，聽者或多不憭，則疏其大要，寫印以賦同人；又慮鈔者之勞也，乃復縮爲文言，省其舉例以成要略，至今用之。

然而終付排印者，寫印已屢，任其事者實早勞矣，惟排字反較省，因以印也。

自編輯寫印以來，四五友人或假以書籍，或助爲校勘，雅意勤勤，三年如一，嗚呼，於此謝之！

一九二三年十月七日夜，魯迅記於北京。

此書印行之後，屢承相知發其謬誤，俾得改定；而鈍拙及譚正璧兩先生未嘗一面，亦皆貽書匡正，高情雅意，尤感於心。譚先生並以吳瞿安先生顧曲麈談語見示云，「幽閨記爲施君美作。君美，名惠，即作水滸傳之耐菴居士也。」其說甚新，然以不知麈談又本何書，故未據補；仍錄於此，以供讀者之參考云。一二五年九月十日，魯迅識。

目錄

第一篇　史家對於小說之著錄及論述

小說之名，昔者見于莊周之云「飾小說以干縣令」（莊子外物），然案其實際，乃謂瑣屑之言，非道術所在，與後來所謂小說者固不同。桓譚言「小說家合殘叢小語，近取譬喻，以作短書，治身理家，有可觀之辭。」（李善注文選三十一引新論）始若與後之小說近似，然莊子云堯問孔子，淮南子云共工爭帝地維絕，當時亦多以爲「短書不可用」，則此小說者，仍謂寓言異記，不本經傳，背於儒術者矣。後世衆說，彌復紛紜，今不具論，而徵之史：緣自來論斷藝文，本亦史官之職也。

秦既燔滅文章以愚黔首，漢興，則大收篇籍，置寫官，成哀二帝，復先後使劉向及其子歆校書秘府，歆乃總羣書而奏其七略。七略今亡，班固作漢書，删其要爲藝文志，其三曰諸子略，所錄凡十家，而謂「可觀者九家」，小說則不與，然尚存

于末，得十五家。班固于志自有注，其有某曰云云者，唐顏師古注也。

伊尹說二十七篇。（其語淺薄，似依託也。）

鬻子說十九篇。（後世所加。）

周考七十六篇。（考周事也。）

靑史子五十七篇。（古史官記事也。）

師曠六篇。（見春秋，其言淺薄本與此同，似因託之。）

務成子十一篇。（稱堯問，非古語。）

宋子十八篇。（孫卿道：「宋子，其言黃老意。」）

天乙三篇。（天乙謂湯，其言者殷時，皆依託也。）

黃帝說四十篇。（迂誕依託。）

封禪方說十八篇。（武帝時。）

待詔臣饒心術二十五篇。（武帝時。師古曰，劉向別錄云：「饒，齊人也，

不知其姓，武帝時待詔，作書，名曰心術。」）

待詔臣安成未央術一篇。（應劭曰，道家也，好養生事，爲未央之術。）

臣壽周紀七篇。（項國圉人，宣帝時。）

虞初周說九百四十三篇。（河南人，武帝時以方士侍郎，號黃車使者。應劭曰，其說以周書爲本。師古曰，史記云：「虞初，洛陽人。」即張衡西京賦「小說九百本自虞初」者也。）

百家百三十九卷。

右小說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

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爲也，然亦弗滅也，閭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而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

右所錄十五家，梁時已僅存靑史子一卷，至隋亦佚；惟據班固注，則諸書大抵或託

古人，或記古事，託人者似子而淺薄，記事者近史而悠繆者也。

唐貞觀中，長孫無忌等修隋書，經籍志撰自魏徵，祖述晉荀勗中經簿而稍改變，爲經史子集四部。小說故隸於子。其所著錄，燕丹子而外無晉以前書，別益以記談笑應對，敘藝術器物游樂者，而所論列則仍襲漢書藝文志（後略稱漢志）：

小說者，街談巷語之說也，傳載輿人之頌，詩美詢於芻蕘，古者聖人在上，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而庶人謗；孟春，徇木鐸以求歌謠，巡省，觀人詩以知風俗，過則正之，失則改之，道聽塗說，靡不畢紀，周官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道方慝以詔避忌，而職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誦四方之傳道而觀其衣物是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

石晉時，劉昫等因韋述舊史作唐書經籍志（後略稱唐志）則以毋煚等所修之古今書錄爲本，而意主簡略，刪其小序發明，史官之論述由是不可見。所錄小說，

與隋書經籍志（後略稱隋志）亦無甚異，惟删其亡書，而增張華博物志十卷，此在隋志，本屬雜家，至是乃入小說。

宋皇祐中，曾公亮等被命删定舊史，撰志者歐陽修，其藝文志（後略稱新唐志）小說類中，則大增晉至隋時著作，自張華列異傳戴祚甄異傳至吳筠續齊諧記等志神怪者十五家一百五十卷，王延秀感應傳至侯君素旌異記等明因果者九家七十卷，諸書前志本有，皆在史部雜傳類，與耆舊高隱孝子良吏列女等傳同列，至是始退爲小說，而史部遂無鬼神傳；又增益唐人著作，如李恕誡子拾遺等之垂教誡，劉孝孫事始等之數典故，李涪刊誤等之糾謬誤，陸羽茶經等之敍服用，並入此類，例乃愈棼，元修宋史，亦無變革，僅增蕪雜而已。

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二十八）以小說繁夥，派別滋多，於是綜核大凡，分爲六類：

一曰志怪：搜神，述異，宣室，酉陽之類是也；

一曰傳奇：飛燕，太眞，崔鶯，霍玉之類是也；

一曰雜錄：世說，語林，瑣言，因話之類是也；

一曰叢談：容齋，夢溪，東谷，道山之類是也；

一曰辯訂：鼠璞，雞肋，資暇，辯疑之類是也；

一曰箴規：家訓，世範，勸善，省心之類是也。

清乾隆中敕撰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以紀昀總其事，于小說別爲三派，而所論列則襲舊志。

……迹其流別，凡有三派：其一敍述雜事，其一記錄異聞，其一綴緝瑣語也。唐宋而後，作者彌繁，中間誣謾失眞，妖妄熒聽者，固爲不少，然寓勸戒，廣見聞，資考證者，亦錯出其中。班固稱「小說家流蓋出於稗官」，如淳注謂『王者欲知閭巷風俗，故立稗官，使稱說之。』然則博采旁蒐，是亦古制，固不必以冗雜廢矣。今甄錄其近雅馴者，以廣見聞，惟猥鄙荒誕，徒亂

耳目者，則黜不載焉。

西京雜記六卷。世說新語三卷。……

右小說家類雜事之屬……

山海經十八卷。穆天子傳六卷。神異經一卷。……

搜神記二十卷。……續齊諧記一卷。……

右小說家類異聞之屬……

博物志十卷。述異記二卷。酉陽雜俎二十卷，續集十卷。……

右小說家類瑣語之屬……

右三派者。校以胡應麟之所分，實止兩類，前一即雜錄，後二即志怪，第析敘事有條貫者爲異聞。鈔錄細碎者爲瑣語而已：傳奇不著錄；叢談辯訂箴規三類則多改隸於雜家，小說範圍，至是乃稍整潔矣。然山海經穆天子傳又自是始退爲小說，案語云，「穆天子傳舊皆入起居注類，……實則恍忽無徵，又非逸周書之比，……以爲

信史而錄之，則史體雜，史例破矣。今退置於小說家，義求其當，無庸以變古為嫌也。」於是小說之志怪類中又雜入本非依託之史，而史部遂不容多含傳說之書。

至於宋之平話，元明之演義，自來盛行民間，其書故當甚夥，而史志皆不錄。惟明王圻作續文獻通考，高儒作百川書志，皆收三國志演義及水滸傳，清初錢曾作也是園書目，亦有通俗小說三國志等三種，宋人詞話燈花婆婆等十六種。然三國水滸，嘉靖中有都察院刻本，世人視若官書，故得見收，後之書目，尋即不載，錢曾則專事收藏，偏重版本，緣為舊刊，始以入錄，非於藝文有眞知，遂離叛于曩例也。史家成見，自漢迄今蓋略同：目錄亦史之支流，固難有超其分際者矣。

第二篇　神話與傳說

志怪之作，莊子謂有齊諧，列子則稱夷堅，然皆寓言，不足徵信。漢志乃云出于稗官，然稗官者，職惟采集而非創作，「街談巷語」自生於民間，固非一誰某之所獨造也，探其本根，則亦猶他民族然，在於神話與傳說。

昔者初民，見天地萬物，變異不常，其諸現象，又出於人力所能以上，則自造衆說以解釋之：凡所解釋，今謂之神話。神話大抵以一「神格」爲中樞，又推演爲敍說，而於所敍說之神，之事，又從而信仰敬畏之，於是歌頌其威靈，致美於壇廟，久而愈進，文物遂繁。故神話不特爲宗敎之萌芽，美術所由起，且實爲文章之淵源。推神話雖生文章，而詩人則爲神話之讎敵，蓋當歌頌記敍之際，每不免有所粉飾，失其本來，以是神話雖託詩歌以光大，以存留，然亦因之而改易，而銷歇也。

如天地開闢之說，在中國所留遺者已設想較高，而初民之本色不可見，即其例矣。

天地混沌如雞子，盤古生其中，一萬八千歲。天地開闢，陽淸爲天，陽濁爲地，盤古在其中，一日九變，神於天，聖於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盤古日長一丈，如此萬八千歲，天數極高，地數極深，盤古極長。後乃有三皇。（藝文類聚一引徐整三五歷記）

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媧氏練五色石以補其闕，斷鼇之足以立四極。其後共工氏與顓頊爭爲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潦歸焉。（列子湯問）

迨神話演進，則爲中樞者漸近於人性，凡所敍述，今謂之傳說。傳說之所道，或爲神性之人，或爲古英雄，其奇才異能神勇爲凡人所不及，而由於天授，或有天相者，簡狄吞燕卵而生商，劉媼得交龍而孕季，皆其例也。此外尙甚衆。

堯之時，十日並出，焦禾稼，殺草木，而民無所食。猰貐鑿齒九嬰大風封豨

脩蛇，皆爲民害。堯乃使羿……上射十日而下殺猰貐。……萬民皆喜，置堯以爲天子。（淮南子本經訓）

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以奔月。（淮南子覽冥訓，高誘注曰，姮娥羿妻。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未及服之。姮娥盜食之，得仙，奔入月中爲月精。）

昔堯殛鯀於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於羽淵。（春秋左氏傳）

瞽瞍使舜上塗廩，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扞而下去，得不死。瞽瞍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爲匿空，旁出。（史記舜本紀）

中國之神話與傳說，今尙無集錄爲專書者，僅散見於古籍，而山海經中特多。山海經今所傳本十八卷，記海內外山川神祇異物及祭祀所宜，以爲禹益作者固非，而謂因楚辭而造者亦未是；所載祠神之物多用糈（精米），與巫術合；蓋古之巫書也，然秦漢人亦有增益。其最爲世間所知，常引爲故實者，有崑崙山與西王母。

崑崙之丘，是實惟帝之下都，神陸吾司之，其神狀虎身而九尾，人面而虎爪。是神也，司天之九部及帝之囿時。（西山經）

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而善嘯，蓬髮戴勝，是司天之厲及五殘。（同上）

崑崙之墟方八百里，高萬仞；上有木禾，長五尋，大五圍；面有九井，以玉爲檻；面有九門，門有開明獸守之。百神之所在，在八隅之巖，赤水之際，非仁羿莫能上。（海內西經）

西王母梯几而戴勝杖（案此字當衍），其南有三青鳥，爲西王母取食，在崑崙墟北。（海內北經）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豐沮玉門，日月所入。有靈山，巫咸巫卽巫肦巫彭巫姑巫眞巫禮巫抵巫謝巫羅十巫從此升降，百藥爰在。（大荒西經）

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崑崙之丘。有神

人面虎身有尾皆白處之。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輒然。有人戴勝虎齒有豹尾穴處，名曰西王母。此山萬物盡有。（同上）

晉咸寧五年，汲縣民不準盜發魏襄王冢，得竹書穆天子傳五篇，又雜書十九篇。穆天子傳今存，凡六卷；前五卷記周穆王駕八駿西征之事，後一卷記盛姬卒於塗次以至反葬，蓋卽雜書之一篇。傳亦言見西王母，而不敍諸異相，其狀已頗近於人王。

吉日甲子，天子賓於西王母，乃執白圭玄璧以見西王母。好獻錦組百純，□組三百純，西王母再拜受之。□乙丑。天子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西王母爲天子謠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尙能復來。」天子答之曰，「予歸東土，和治諸夏，萬民平均，吾願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天子遂驅升於弇山，乃紀丌跡於弇山之石，而樹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卷三）

有虎在乎葭中。天子將至。七萃之士高奔戎請生捕虎，必全之，乃生捕虎而獻之。天子命之爲柙而畜之東虞，是爲虎牢。天子賜奔戎畋馬十駟，歸之太牢，奔戎再拜𩒨首。（卷五）

漢應劭說，周書爲虞初小說所本，而今本逸周書中惟克殷世俘王會太子晉四篇，記述頗多夸飾，類於傳說，餘文不然。至汲冢所出周時竹書中，本有瑣語十一篇，爲諸國卜夢妖怪相書，今佚，太平御覽間引其文；又汲縣有晉立呂望表，亦引周志，皆記夢驗，甚似小說；或虞初所本者爲此等，然別無顯證，亦難以定之。

齊景公伐宋，至曲陵，夢見有短大夫賓於前。晏子曰，「君所夢何如哉？」公曰，「其賓者甚短，大上小下，其言甚怒，好俯。」晏子曰，「如是，則伊尹也。伊尹甚大而短，大上小下，赤色而髯，其言好俯而下聲。」公曰，「是矣。」晏子曰，「是怒君師，不如違之。」遂不果伐宋。（太平御覽三百七十八）

文王夢天帝服玄禳以立於令狐之津。帝曰，「昌，賜汝望。」文王再拜

稽首，太公於後亦再拜稽首。文王夢之之夜，太公夢之亦然。其後文王見太公而訊之曰，「而名爲望乎？」答曰，「唯，爲望。」文王曰，「吾如有所見於汝。」太公言其年月與其日，且盡道其言，「臣以此得見也。」文王曰，「有之，有之。」遂與之歸，以爲卿士。（晉立太公呂望表石刻，以東魏立呂望表補闕字）

他如漢前之燕丹子，漢楊雄之蜀王本紀，趙曄之吳越春秋，袁康吳平之越絕書等，雖本史實，並含異聞。若求之詩歌，則屈原所賦，尤在天問中，多見神話與傳說，如「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惟何，而顧菟在腹？」「鯀何所營？禹何所成？」「康回憑怒，地何故以東南傾？」「崑崙縣圃，其凥安在？增城九重，其高幾里？」「鯪魚何所？鬿堆焉處？羿焉彈日？烏焉解羽？」是也。王逸曰，「屈原放逐，彷徨山澤，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僪佹及古聖賢怪物行事，……因書其壁，向而問之。」（本書注）是知此種故事，當時不特流傳人口，且用爲

廟堂文飾矣。其流風至漢不絕，今在墟墓間猶見有石刻神祇怪物聖哲士女之圖。晉既得汲冢書，郭璞爲穆天子傳作注，又注山海經，作圖讚，其後江灌亦有圖讚，蓋神異之說，晉以後尚爲人士所深愛。然自古以來，終不聞有薈萃融鑄爲巨製，如希臘史詩者，第用爲詩文藻飾，而於小說中常見其迹象而已。

中國神話之所以僅存零星者，說者謂有二故。一者華土之民，先居黃河流域，頗乏天惠，其生也勤，故重實際而黜玄想，不更能集古傳以成大文。二者孔子出，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等實用爲教，不欲言鬼神，太古荒唐之說，俱爲儒者所不道，故其後不特無所光大，而又有散亡。

然詳案之，其故殆尤在神鬼之不別。天神地祇人鬼，古者雖若有辨，而人鬼亦得爲神祇。人神殽雜，則原始信仰無由蛻盡；原始信仰存則類於傳說之言日出而不已，而舊有者於是僵死，新出者亦更無光燄也。如下例，前二爲隨時可生新神，後三爲舊神有轉換而無演進。

蔣子文，廣陵人也，嗜酒好色，佻撻無度；常自謂骨青，死當爲神。漢末爲秣陵尉，逐賊至鍾山下，賊擊傷額，因解綬縛之，有頃遂死。及吳先主之初，其故吏見文於道，……謂曰，「我當爲此土地神，以福爾下民，爾可宣告百姓爲我立廟，不爾將有大咎。」是歲夏大疫，百姓輒相恐動，頗有竊祠之者矣。（太平廣記二九三引搜神記）

世有紫姑神，古來相傳云是人家妾，爲大婦所嫉，每以穢事相次役，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以其日作其形，夜於廁間或豬欄邊迎之。……投者覺重（案投當作捉，持也），便是神來，奠設酒果，亦覺貌輝輝有色，即跳躞不住；能占衆事，卜未來蠶桑，又善射鉤；好則大儛，惡便仰眠。（異苑五）

滄海之中，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其枝間東北曰鬼門，萬鬼所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鬱壘，主閱領萬鬼，害惡之鬼，執以葦索而以食虎。於是黃帝乃作禮，以時驅之，立大桃人，門戶畫神荼鬱壘與

虎，懸葦索，以禦凶魅。（論衡二十二引山海經，案今本中無之）

東南有桃都山，……下有二神，左名隆，右名窔，並執葦索，伺不祥之鬼，得而煞之。今人正朝作兩桃人立門旁，……蓋遺象也。（太平御覽二九及九一八引玄中記以玉燭寶典注補）

門神，乃是唐朝秦叔保胡敬德二將軍也。按傳，唐太宗不豫，寢門外拋磚弄瓦，鬼魅呼號。……太宗懼之，以告羣臣。秦叔保出班奏曰「臣平生殺人如剖瓜，積屍如聚蟻，何懼魍魎乎？願同胡敬德戎裝立門外以伺。」太宗可其奏，夜果無警，太宗嘉之，命畫工圖二人之形像，……懸於宮掖之左右門，邪祟以息。後世沿襲，遂永爲門神。（三教搜神大全七）

第三篇　漢書藝文志所載小說

漢志之敍小說家，以爲「出於稗官」，如淳曰，「細米爲稗。街談巷說，甚細碎之言也。王者欲知里巷風俗，故立稗官，使稱說之。」（本注）其所錄小說，今皆不存，故莫得而深考，然審察名目，乃殊不似有採自民間，如詩之國風者。其中依託古人者七：曰伊尹說，鬻子說，師曠，務成子，宋子，天乙，黃帝。記古事者二：曰周考，青史子，皆不言何時作。明著漢代者四家：曰封禪方說，待詔臣饒心術，臣壽周記，虞初周說。待詔臣安成未央術與百家雖亦不云何時作，而依其次第，自亦漢人。

漢志道家有伊尹說五十一篇，今佚；在小說家之二十七篇亦不可考，史記司馬相如傳注引伊尹書曰，「箕山之東，青島之所，有盧橘夏熟。」當是遺文之僅存者。呂氏春秋本味篇述伊尹以至味說湯，亦云「青島之所有甘櫨」，說極詳盡，然文

辭贍而意淺薄，蓋亦本伊尹書。伊尹以割烹要湯，孟子嘗所詳辯，則此殆戰國之士之所爲矣。

漢志道家有鬻子二十一篇，今僅存一卷，或以其語淺薄，疑非道家言。然唐宋人所引逸文，又有與今本鬻子頗不類者，則殆眞非道家言也。

武王率兵車以伐紂。紂虎旅百萬，陣於商郊，起自黃鳥，至於赤斧，走如疾風，聲如振霆。三軍之士，靡不失色。武王乃命太公把白旄以麾之，紂軍反走。（文選李善注及太平御覽三百一）

青史子爲古之史官，然不知在何時。其書隋世已佚，劉知幾史通云「青史由綴於街談」者，蓋據漢志言之，非逮唐而復出也。遺文今存三事，皆言禮，亦不知當時何以入小說。

古者胎敎，王后腹之七月而就宴室，太史持銅而御戶左，太宰持斗而御戶右，太卜持蓍龜而御堂下，諸官皆以其職御於門內。比及三月者，王后所求

聲音非禮樂，則太史縕瑟而稱不習，所求滋味者非正味，則太宰倚斗而不敢煎調，而言曰，「不敢以待王太子。」太子生而泣，太史吹銅曰，「聲中某律。」太宰曰，「滋味上某。」太卜曰，「命云某。」然後為王太子懸弧之禮義。……（大戴禮記保傅篇，賈誼新書胎敎十事）

古者年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居則習禮文，行則鳴珮玉，升車則聞和鸞之聲，是以非僻之心無自入也。……古之為路車也，蓋圓以象天，二十八橑以象列星，軫方以象地，三十幅以象月。故仰則觀天文，俯則察地理，前視則睹和鸞之聲，側聽則觀四時之運：此巾車敎之道也。（大戴禮記保傅篇）

雞者，東方之畜也。歲終更始，辨秩東作，萬物觸戶而出，故以雞祀祭也。（風俗通義八）

漢志兵陰陽家有師曠八篇，是雜占之書；在小說家者不可考，惟據本志注，知

其多本春秋而已。逸周書大子晉篇記師曠見大子，聆聲而知其不壽，大子亦自知「後三年當賓於帝所」，其說頗似小說家。

虞初事詳本志注，又嘗與丁夫人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見郊祀志，所著周說幾及千篇，而今皆不傳。晉唐人引周書者，有三事如山海經及穆天子傳，與逸周書不類，朱右曾（逸周書集訓校釋十一）疑是虞初說。

岭山，神蓐收居之。是山也，西望日之所入，其氣圓，神經光之所司也。（太平御覽三）

天狗所止地盡傾，餘光燭天爲流星，長十數丈，其疾如風，其聲如雷，其光如電。（山海經注十六）

穆王田，有黑鳥若鳩，翩飛而跱於衡，御者斃之以策，馬佚，不克止之，蹶於乘，傷帝左股。（文選李善注十四）

百家者，劉向說苑敘錄云，「說苑雜事，……其事類衆多，……除去與新序復

重者，其餘者淺薄不中義理，別集以爲百家。」說苑今存，所記皆古人行事之迹，足爲法戒者，執是以推百家，則殆爲故事之無當于治道者矣。

其餘諸家，皆不可考。今審其書名，依人則伊尹鬻熊師曠黃帝，說事則封禪養生，蓋多屬方士假託。惟靑史子非是。又務成子名昭，見荀子，尸子嘗記其「避逆從順」之敎；宋子名鈃，見莊子，孟子作宋牼，韓非子作宋榮子，荀子引子宋子曰，「明見侮之不辱，使人不鬭，」則「黃老意」，然俱非方士之說也。

第四篇　今所見漢人小說

現存之所謂漢人小說，蓋無一眞出於漢人，晉以來，文人方士，皆有僞作，至宋明尙不絕。文人好逞狡獪，或欲誇示異書，方士則意在自神其敎，故往往託古籍以衒人；晉以後人之託漢，亦猶漢人之依託黃帝伊尹矣。此羣書中，有稱東方朔班固撰者各二，郭憲劉歆撰者各一，大抵言荒外之事則云東方朔郭憲，關涉漢事則云劉歆班固，而大旨不離乎言神仙。

稱東方朔撰者有神異經一卷，仿山海經，然略于山川道里而詳于異物，間有嘲諷之辭。山海經稍顯于漢而盛行于晉，則此書當爲晉以後人作；其文頗有重複者，蓋又嘗散佚，後人鈔唐宋類書所引逸文復作之也。有注，題張華作，亦僞。

南方有㭊𣔻之林，其高百丈，圍三尺八寸，促節，多汁，甜如蜜。咋嚙其

汁，令人潤澤，可以留蚘蟲。人腹中蚘蟲，其狀如蚓，此消穀蟲也，多則傷人，少則穀不消。是甘蔗能滅多益少，凡蔗亦然。（南荒經）

西南荒中出訛獸，其狀若菟，人面能言，常欺人，言東而西，言惡而善。其肉美，食之，言不眞矣。（原註，言食其肉，則其人言不誠。）一名誕。（西南荒經）

崑崙之山有銅柱焉，其高入天，所謂「天柱」也，圍三千里，周圓如削。下有回屋，方百丈，仙人九府治之。上有大鳥，名曰希有，南向，張左翼覆東王公，右翼覆西王母；背上小處無羽，一萬九千里，西王母歲登翼上，會東王公也。（中荒經）

十洲記一卷，亦題東方朔撰，記漢武帝聞祖洲瀛洲玄洲炎洲長洲元洲流洲生洲鳳麟洲聚窟洲等十洲于西王母，乃延朔問其所有之物名，亦頗仿山海經。

玄洲在北海之中，戌亥之地，方七千二百里，去南岸三十六萬里。上有大玄

都，仙伯眞公所治。多丘山。又有風山，聲響如雷電，對天西北門。上多太玄仙官宮室，宮室各異。饒金芝玉草。乃是三天君下治之處，甚肅肅也。

征和三年，武帝幸安定。西胡月支獻香四兩，大如雀卵，黑如桑椹。帝以香非中國所有，以付外庫。……到後元元年，長安城內病者數百，亡者大半。帝試取月支神香燒之於城內，其死未三月者皆活，芳氣經三月不歇，於是信知其神物也，乃更祕錄餘香，後一旦又失之。……明年，帝崩於五柞宮，已亡月支國人鳥震檀卻死等香也。向使厚待使者，帝崩之時，何緣不得靈香之用耶？自合殞命矣！

東方朔雖以滑稽名，然誕謾不至此。漢書朔傳贊云，「朔之詼諧逢占射覆，其事浮淺，行于衆庶，兒童牧豎，莫不眩耀，而後之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朔。」則知漢世于朔，已多附會之談。二書雖僞作，而隋志已著錄，又以辭意新異，齊梁文人亦往往引爲故實。神異經固亦神仙家言，然文思較深茂，蓋文人之

爲。十洲記特淺薄，觀其記月支國反生香，及篇首云，「方朔云：臣，學仙者也，非得道之人，以國家之盛美，將招名儒墨於文教之內，抑絕俗之道於虛詭之迹，臣故韜隱逸而赴王庭，藏養生而侍朱闕。」則但爲方士竊慮失志，藉以震眩流俗，且自解嘲之作而已。

今稱班固作者，一曰漢武帝故事，今存一卷，記武帝生於猗蘭殿至崩葬茂陵雜事，且下及成帝時。其中雖多神仙怪異之言，而頗不信方士，文亦簡雅，當是文人所爲。隋志著錄二卷，不題撰人，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始云「世言班固作」，又云，「唐張柬之書洞冥記後云，漢武故事，王儉造也」然後人遂徑屬之班氏。

帝以乙酉年七月七日生於猗蘭殿，年四歲，立爲膠東王。數歲，長公主抱置膝上，問曰，「兒欲得婦不？」膠東王曰，「欲得婦。」長主指左右長御百餘人，皆云不用。末指其女問曰，「阿嬌好不？」於是乃笑對曰，「好。若得阿嬌，當作金屋貯之也。」長主大悅，乃苦要上，遂成婚焉。

上嘗輦至郎署，見一老翁，鬚鬢皓白，衣服不整。上問曰，「公何時爲郎？何其老也？」對曰，「臣姓顏名駟，江都人也，以文帝時爲郎。」上問曰「何其老而不遇也？」駟曰，「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而臣尙少，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世不遇。」上感其言，擢拜會稽都尉。

七月七日，上於承華殿齋，日正中，忽見有青鳥從西方來。上問東方朔，朔對曰，「西王母暮必降尊像上。」……是夜漏七刻，空中無雲，隱如雷聲，竟天紫氣。有頃，王母至，乘紫車，玉女夾馭；戴七勝；青氣如雲；有二青鳥，夾侍母旁。下車，上迎拜，延母坐，請不死之藥。母曰，「……帝滯情不遣，慾心尙多，不死之藥，未可致也。」因出桃七枚，母自噉二枚，與帝二枚。帝留核著前。王母問曰，「用此何爲？」上曰，「此桃美，欲種之。」母笑曰，「此桃三千年一著子，非下土所植也。」留至五更，談語世事而不肯言鬼神，肅然便去。東方朔於朱鳥牖中窺母。母曰，「此兒好作罪過，疏妄無

類，久謫斥退，不得還天，然原心無惡，尋當得還。帝善遇之！」母既去，上惆悵良久。

其一曰漢武帝內傳，亦一卷，亦記孝武初生至崩葬事，而于王母降特詳。其文雖繁麗而浮淺，且竊取釋家言，又多用十洲記及漢武故事中語，可知較二書爲後出矣。宋時尙不題撰人，至明乃並漢武故事皆稱班固作，蓋以固名重，因連類依託之。

到夜二更之後，忽見西南如白雲起，鬱然直來，徑趨宮庭，須臾轉近。聞雲中簫鼓之聲，人馬之響。半食頃，王母至也。縣投殿前，有似鳥集，或駕龍虎，或乘白麟，或乘白鶴，或乘軒車，或乘天馬，羣仙數千，光曜庭宇。既至，從官不復知所在，唯見王母乘紫雲之輦，駕九色斑龍。別有五十天仙，……咸住階下。王母唯扶二侍女上殿。侍女年可十六七，服青綾之褂，容眸流盼，神姿清發，眞美人也！王母上殿，東向坐，著黃金褡襡，文采鮮明，

光儀淑穆，帶靈飛大綬，腰佩分景之劍，頭上太華髻，戴太眞晨嬰之冠，履玄璚鳳文之舃，視之可年三十許，修短得中，天姿掩藹，容顏絕世，眞靈人也！

帝跪謝。……上元夫人使帝還坐。王母謂夫人曰，「卿之爲戒，言甚切急，更使未解之人，畏於意志。」夫人曰，「若其志道，將以身投餓虎，忘軀破滅，蹈火履水，固於一志，必無憂也。……急言之發，欲成其志耳，阿母既有念，必當賜以尸解之方耳。」王母曰，「此子勤心已久，而不遇良師，遂欲毀其正志，當疑天下必無仙人，是故我發閬宮，暫舍塵濁，既欲堅其仙志，又欲令向化不惑也。今日相見，令人念之。至於尸解下方，吾甚不惜。後三年，吾必欲賜以成丹半劑，石象散一。具與之，則徹不得復停。當令匈奴未彌，邊陲有事，何必令其倉卒舍天下之尊，而便入林岫？但當問篤志何如。如其迴改，吾方數來。」王母因拊帝背曰，「汝用上元夫人至言，必得長生，

可不勉勗耶？」帝跪曰，「徹書之金簡，以身佩之焉。」

又有漢武洞冥記四卷，題後漢郭憲撰。全書六十則，皆言神仙道術及遠方怪異之事；其所以名洞冥記者，序云，「漢武帝明俊特異之主，東方朔因滑稽以匡諫，洞心於道敎，使冥迹之奧，昭然顯著。今籍舊史之所不載者，聊以聞見，撰洞冥記四卷，成一家之書，」則所馮藉亦在東方朔。郭憲字子橫，汝南宋人，光武時徵拜博士，剛直敢言，有「關東觥觥郭子橫」之目，徒以潠酒救火一事，遂爲方士攀引，范曄作後漢書，遂亦不察而置之方術列傳中。然洞冥記稱憲作，實始於劉昫唐書，隋志但云郭氏，無名。六朝人虛造神仙家言，每好稱郭氏，殆以影射郭璞，故有郭氏玄中記，有郭氏洞冥記。玄中記今不傳，觀其遺文，亦與神異經相類。洞冥記今全，文如下：

黃安，代郡人也，爲代郡卒，……常服朱砂，舉體皆赤，冬不著裘，坐一神龜，廣二尺。人問「子坐此龜幾年矣？」對曰，「昔伏羲始造網罟，獲此龜以

授吾；吾坐此龜背已平矣。此蟲畏日月之光，二千歲卽一出頭，吾坐此龜，已見五出頭矣。」……（卷二）

天漢二年，帝昇蒼龍閣，思仙術，召諸方士言遠國遐方之事。唯東方朔下席操筆跪而進。帝曰，「大夫爲朕言乎？」朔曰，「臣遊北極，至種火之山，日月所不照，有青龍銜燭火以照山之四極。亦有園圃池苑，皆植異木異草；有明莖草，夜如金燈，折枝爲炬，照見鬼物之形。仙人甯封常服此草，於夜暝時，轉見腹光通外。亦名洞冥草。」帝令剉此草爲泥，以塗雲明之館，夜坐此館，不加燈燭，亦名照魅草；以藉足，履水不沉。（卷三）

至於雜載人間瑣事者，有西京雜記，本二卷，今六卷者宋人所分也。末有葛洪跋，言「其家有劉歆漢書一百卷，考校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劉氏，小有異同，固所不取，不過二萬許言。今鈔出爲二卷，以補漢書之闕。」然隋志不著撰人，唐志則云葛洪撰，可知當時皆不信爲眞出於歆。段成式（酉陽雜俎語資篇）云，「庾信作

詩，用西京雜記事，旋自追改曰，『此吳均語，恐不足用。』後人因以爲均作。然所謂吳均語者，恐指文句而言，非謂西京雜記也。梁武帝敕殷芸撰小說，皆鈔撮故書，已引西京雜記甚多，則梁初已流行世間，固以葛洪所造爲近是。或又以文中稱劉向爲家君，因疑非葛洪作，然既託名于歆，則摹擬歆語，固亦理勢所必至矣。書之所記，正如黃省曾序言，「大約有四：則猥瑣可略，閑漫無歸，與夫杳昧而難憑，觸忌而須諱者。」然此乃判以史裁，若論文學，則此在古小說中，固亦意緒秀異，文筆可觀者也。

司馬相如初與卓文君還成都，居貧愁懣，以所著鸘鷞裘就市人陽昌貰酒，與文君爲歡。既而文君抱頸而泣曰，「我生平富足，今乃以衣裘貰酒！」遂相與謀，於成都賣酒。相如親著犢鼻褌滌器，以恥王孫。王孫果以爲病，乃厚給文君，文君遂爲富人。文君姣好，眉色如望遠山，臉際常若芙蓉，肌膚柔滑如脂，爲人放誕風流，故悅長卿之才而越禮焉。……（卷二）

郭威，字文偉，茂陵人也，好讀書，以爲爾雅周公所制，而爾雅有「張仲孝友」，張仲，宣王時人，非周公之制明矣。余嘗以問楊子雲，子雲曰，「孔子門徒游夏之儔所記，以解釋六藝者也。」家君以爲外戚傳稱「史佚教其子以爾雅，爾雅，小學也。又記言「孔子教魯哀公學爾雅」，爾雅之出遠矣，舊傳學者皆云周公所記也，「張仲孝友」之類，後人所足耳。（卷三）

司馬遷發憤作史記百三十篇，先達稱爲良史之才。其以伯夷居列傳之首，以爲善而無報也；爲項羽本紀，以踞高位者非關有德也。及其序屈原賈誼，辭旨抑揚，悲而不傷，亦近代之偉才。（卷四）

（廣川王去疾聚無賴發）欒書冢，棺柩明器，朽爛無餘。有一白狐，見人驚走，左右擊之，不能得，傷其左脚。其夕，王夢一丈夫鬚眉盡白，來謂王曰，「何故傷吾左脚？」乃以杖叩王左脚。王覺，脚腫痛生瘡，至死不差。（卷六）

葛洪字稚川，丹楊句容人，少以儒學知名，究覽典籍，尤好神仙導養之法，太安中，官伏波將軍，以平賊功封關內侯。干寶深相親善，薦洪才堪國史，而洪聞交阯出丹，自求爲勾漏令，行至廣州，爲刺史所留，遂止羅浮，年八十一，兀然若睡而卒（約二九〇——三七〇），有傳在晉書。洪著作甚多，可六百卷，其抱朴子（內篇三）言太丘長穎川陳仲弓有異聞記，且引其文，略云郡人張廣定以避亂置其四歲女於古冢中，三年復歸，而女以效龜息得不死。然陳實此記，史志既所不載，其事又甚類方士常談，疑亦假託。葛洪雖去漢未遠，而溺於神仙；故其言亦不足據。

又有飛燕外傳一卷，記趙飛燕姊妹故事，題漢河東都尉伶玄子于撰。司馬光嘗取其「禍水滅火」語入通鑑，殆以爲眞漢人作，然恐是唐宋人所爲。又有雜事秘辛一卷，記後漢選閱梁冀妹及册立事，楊愼序云，「得於安甯土知州萬氏」，沈德符（野獲編二十三）以爲卽愼一時游戲之作也。

第五篇　六朝之鬼神志怪書（上）

中國本信巫，秦漢以來，神仙之說盛行，漢末又大暢巫風，而鬼道愈熾；會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漸見流傳。凡此，皆張皇鬼神，稱道靈異，故自晉訖隋，特多鬼神志怪之書。其書有出於文人者，有出於教徒者。文人之作，雖非如釋道二家，意在自神其教，然亦非有意爲小說，蓋當時以爲幽明雖殊途，而人鬼乃皆實有，故其敍述異事，與記載人間常事，自視固無誠妄之別矣。

隋志有列異傳三卷，魏文帝撰，今佚。惟古來文範中頗多引用，故猶得見其遺文，則正如隋志所言，「以序鬼物奇怪之事」者也。文中有甘露年間事，在文帝後，或後人有增益，或撰人是假託，皆不可知。兩唐志皆云張華撰，亦別無佐證，殆後有悟其抵牾者，因改易之。惟宋裴松之三國志注，後魏酈道元水經注皆已徵引，

則爲魏晉人作無疑也。

南陽宗定伯年少時，夜行逢鬼，問曰，「誰？」鬼曰，「鬼也。」鬼曰，「卿復誰？」定伯欺之，言我亦鬼也。鬼問欲至何所，答曰欲至宛市，鬼言我亦欲至宛市。共行數里，鬼言步行大亟，可共迭相擔也。定伯曰大善。鬼便先擔定伯數里，鬼言卿大重，將非鬼也？定伯言我新死，故重耳。定伯因復擔鬼，鬼略無重。如是再三，定伯復言，我新死，不知鬼悉何所畏忌？鬼曰唯不喜人唾。……行欲至宛市，定伯便擔鬼至頭上，急持之。鬼大呼，聲咋咋索下，不復聽之，徑至宛市中，著地化爲一羊，便賣之，恐其便化，乃唾之，得錢千五百。（太平御覽八百八十四，法苑珠林六）

神仙麻姑降東陽蔡經家，手爪長四寸。經意曰，「此女子實好佳手，願得以搔背。」麻姑大怒。忽見經頓地，兩目流血。（太平御覽三百七十）

武昌新縣北山上有望夫石，狀若人立者。相傳云，昔有貞婦，其夫從役，遠

赴國難，婦攜幼子，餞送此山，立望而形化爲石。（太平御覽八百八十八）

晉以後人之造僞書，於記注殊方異物者每云張華，亦如言仙人神境者之好稱東方朔。張華字茂先，范陽方城人，魏初舉太常博士，入晉官至司空，領著作，封壯武郡公，永康元年四月趙王倫之變，華被害，夷三族，時年六十九（二三二－三〇〇），傳在晉書。華既通圖緯，又多覽方伎書，能識災祥異物，故有博物洽聞之稱，然亦遂多附會之說。梁蕭綺所錄王嘉拾遺記（九）言華嘗「捃采天下遺逸，自書契之始，考驗神怪，及世間閭里所說，造博物志四百卷，奏于武帝，」帝令芟截浮疑，分爲十卷。其書今存，乃類記異境奇物及古代瑣聞雜事，皆刺取故書，殊乏新異，不能副其名，或由後人綴輯復成，非其原本歟？今所存漢至隋小說，大抵此類。

周書曰，「西域獻火浣布，昆吾氏獻切玉刀，火浣布汙則燒之則潔，刀切玉如蠟。」布漢世有獻者，刀則未聞。（卷二異產）

取鼈剉令如棊子大，擣赤莧汁和合，厚以茅苞，五六月中作，投池中，經旬臠臠盡成鼈也。（卷四戲術）

燕太子丹質於秦，……欲歸，請於秦王。王不聽。謬言曰，「令烏頭白，馬生角，乃可。」丹仰而嘆，烏即頭白，俯而嗟，馬生角。秦王不得已而遣之，爲機發之橋，欲陷丹，丹驅馳過之而橋不發，遁到關，關門不開，丹爲雞鳴，於是衆雞悉鳴，遂歸。（卷八史補）

老子云，「萬民皆付西王母；唯王，聖人，眞人，仙人，道人之命，上屬九天君耳。」（卷九雜說上）

新蔡干寶字令升，晉中興後置史官，寶始以著作郎領國史，因家貧求補山陰令，遷始安太守，王導請爲司徒右長史，遷散騎常侍（四世紀中）。寶著晉紀二十卷，時稱良史；而性好陰陽術數，嘗感于其父婢死而再生，及其兄氣絕復蘇，自言見天神事，乃撰搜神記二十卷，以「發明神道之不誣」（自序中語），見晉書本傳。搜

神記今存者正二十卷，然亦非原書，其書于神祇靈異人物變化之外，頗言神仙五行，又偶有釋氏說。

漢下邳周式，嘗至東海，道逢一吏，持一卷書，求寄載，行十餘里，謂式曰，「吾暫有所過，留書寄君船中，愼勿發之！」去後，式盜發視，書皆諸死人錄，下條有式名。須臾吏還，式猶視書。吏怒曰，「故以相告，而忽視之！」式叩頭流血，良久，吏曰，「感卿遠相載，此書不可除卿名，今日已去，還家三年勿出門，可得度也。勿道見吾書！」式還，不出已二年餘，家皆怪之。鄰人卒亡，父怒使往弔之，式不得已，適出門，便見此吏。吏曰，「吾令汝三年勿出，而今出門，知復奈何？吾求不見連累爲鞭杖，今已見汝，可復奈何？後三日日中，當相取也。」……至三日日中，果見來取，便死。（卷五）

阮瞻字千里，素執無鬼論，物莫能難，每自謂此理足以辨正幽明。忽有客通

名詣瞻，寒溫畢，聊談名理，客甚有才辨，瞻與之言良久，及鬼神之事，反復甚苦，客遂屈，乃作色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得獨言無？即僕便是鬼！」於是變爲異形，須臾消滅。瞻默然，意色大惡，歲餘而卒。（卷十六）

焦湖廟有一玉枕，枕有小坼。時單父縣人楊林爲賈客，至廟祈求，廟巫謂曰，「君欲好婚否？」林曰，「幸甚。」巫即遣林近枕邊，因入坼中，遂見朱樓瓊室。有趙太尉在其中，即嫁女與林，生六子，皆爲秘書郎。歷數十年，並無思歸之志，忽如夢覺，猶在枕傍，林愴然久之。（今本無此條，見太平寰宇記一百二十六引）

續干寶書者，有搜神後記十卷。題陶潛撰。其書今具存，亦記靈異變化之事如前記，陶潛曠達，未必拳拳於鬼神，蓋僞託也。

干寶字令升，其先新蔡人。父瑩，有嬖妾，母至妒，寶父葬時，因生推婢著藏中，寶兄弟年小，不之審也。經十年而母喪，開墓，見其妾伏棺上，衣服

如生，就視猶煖，與還家，終日而蘇，云寶父常致飲食，與之寢接，恩情如生。家中吉凶輒語之，校之悉驗，平復數年後方卒。寶兄常病，氣絕積日不冷，後遂寤，云見天地間鬼神事，如夢覺，不自知死。（卷四）

晉中興後，譙郡周子文家在晉陵，少時喜射獵。常入山，忽山岫間有一人長五六丈，手捉弓箭，箭鏑頭廣二尺許，白如霜雪，忽出聲喚曰，「阿鼠！」（原注，子文小字）子文不覺應曰「喏。」此人便牽弓滿鏑向子文，子文便失魂厭伏。（卷七）

晉時，又有荀氏作靈鬼志，陸氏作異林，西戎主簿戴祚作甄異傳，祖沖之作述異記，祖台之作志怪，此外作志怪者尚多，有孔氏殖氏曹毗等，今俱佚，間存遺文。至於現行之述異記二卷，稱梁任昉撰者，則唐宋間人僞作，而襲祖沖之之書名者也，故唐人書中皆未嘗引。

劉敬叔字敬叔，彭城人，少穎敏有異才，晉末拜南平國郎中令，入宋爲給事黃

門郎，數年，以病免，泰始中卒於家（約三九〇—四七〇），所著有異苑十餘卷，行世。（詳見明胡震亨所作小傳，在汲古閣本異苑卷首）異苑今存者十卷，然亦非原書。

魏時，殿前大鐘無故大鳴，人皆異之，以問張華，華曰，「此蜀郡銅山崩，故鐘鳴應之耳。」尋蜀郡上其事，果如華言。（卷二）

義熙中，東海徐氏婢蘭忽患羸黃，而拂拭異常，共伺察之，見掃帚從壁角來趨婢床，乃取而焚之，婢卽平復。（卷八）

晉太元十九年，鄱陽桓闡殺犬祭鄉里綏山，煮肉不熟。神怒，卽下敎於巫曰，「桓闡以肉生貽我，當謫令自食也。」其年忽變作虎，作虎之始，見人以斑皮衣之，卽能跳躍噬逐。（卷八）

東莞劉邕性嗜食瘡痂，以爲味似鰒魚。嘗詣孟靈休，靈休先患灸瘡，痂落在牀，邕取食之，靈休大驚，痂未落者悉褫取飴邕。南康國吏二百許人，不問

有罪無罪，遞與鞭，搶枷落，常以給膳。（卷十）

臨川王劉義慶（四〇三—四四四）爲性簡素，愛好文義，撰述甚多（詳見宋書宗室傳），有幽明錄三十卷，見隋志史部雜傳類，新唐志入小說。其書今雖不存，而他書徵引甚多，大抵如搜神列異之類；然似皆集錄前人撰作，非自造也。唐時甞盛行，劉知幾（史通）云晉書多取之。

宋散騎侍郎東陽无疑有齊諧記七卷，亦見隋志，今佚。梁吳均作續齊諧記一卷，今尙存，然亦非原本。吳均字叔庠，吳興故鄣人，天監初爲吳興主簿，旋兼建安王偉記室，終除奉朝請，以撰齊春秋不實免職，已而復召，使撰通史，未就，普通元年卒，年五十二（四六九—五二〇），事詳梁書文學傳。均夙有詩名，文體清拔，好事者或模擬之，稱「吳均體」，故其爲小說，亦卓然可觀，唐宋文人多引爲典據，陽羨鵝籠之記，尤其奇詭者也。

陽羨許彥於綏安山行，遇一書生，年十七八，臥路側，云脚痛，求寄鵝籠

中。彥以爲戲言，書生便入籠，籠亦不更廣，書生亦不更小，宛然與雙鵝並坐，鵝亦不驚。彥負籠而去，都不覺重。前行悉樹下，書生乃出籠謂彥曰，「欲爲君薄設。」彥曰，「善。」乃口中吐出一銅匳子，匳子中具諸餚饌。……酒數行，謂彥曰，「向將一婦人自隨，今欲暫邀之。」彥曰，「善。」又於口中吐一女子，年可十五六，衣服綺麗，容貌殊絕，共坐宴。俄而書生醉臥，此女謂彥曰，「雖與書生結妻，而實懷怨，向亦竊得一男子同行，書生既眠，暫喚之，君幸勿言。」彥曰，「善。」女子於口中吐出一男子，年可二十三四，亦穎悟可愛，乃與彥敍寒溫。書生臥欲覺，女子口吐一錦行障遮書生，書生乃留女子共臥。男子謂彥曰，「此女雖有情，心亦不盡，向復竊得一女人同行，今欲暫見之，願君勿洩。」彥曰，「善。」男子又於口中吐一婦人，年可二十許，共酌，戲談甚久，聞書生動聲，男子曰，「二人眠已覺。」因取所吐女人，還納口中。須臾，書生處女乃出謂彥曰，「書生欲起。」乃呑向男

子，獨對彥坐。然後書生起謂彥曰，「暫眠遂久，君獨坐，當悒悒耶？日又晚，當與君別。」遂吞其女子，諸器皿悉納口中，留大銅盤可二尺廣，與彥別曰，「無以藉君，與君相憶也。」彥大元中爲蘭臺令史，以盤餉侍中張散；散看其銘題，云是永平三年作。

然此類思想，蓋非中國所故有，段成式已謂出於天竺，酉陽雜俎（續集貶誤篇）云，「釋氏譬喻經云，昔梵志作術，吐出一壺，中有女子與屏，處作家室。梵志少息，女復作術，吐出一壺，中有男子，復與共臥。梵志覺，次第互吞之，柱杖而去，余以吳均嘗覽此事，訝其說以爲至怪也。」所云釋氏經者，卽舊雜譬喻經，吳時康僧會譯，今尙存；而此一事，則復有他經爲本，如觀佛三昧海經（卷一）說觀佛苦行時白毫毛相云，「天見毛內有百億光，其光微妙，不可具宣。于其光中，現化菩薩，皆修苦行，如此不異。菩薩不小，毛亦不大。」當又爲梵志吐壺相之淵源矣。魏晉以來，漸譯釋典，天竺故事亦漢傳世間，文人喜其穎異，於有意或無意中

用之，遂蛻化爲國有，如晉人荀氏作靈鬼志，亦記道人入籠子中事，尙云來自外國，至吳均記，乃爲中國之書生。

太元十二年，有道人外國來，能吞刀吐火，吐珠玉金銀，自說其所受師，即白衣，非沙門也。嘗行，見一人擔擔，上有小籠子，可受升餘，語擔人云，「吾步行疲極，欲寄君擔。」擔人甚怪之，慮是狂人，便語之云，「自可耳。」……即入籠中，籠不更大，其人亦不更小，擔之亦不覺重於先。旣行數十里，樹下住食，擔人呼共食，云「我自有食，」不肯出。……食未半，語擔人「我欲與婦共食，」即復口吐出女子，年二十許，衣裳容貌甚美，二人便共食。食欲竟，其夫便臥；婦語擔人，「我有外夫，欲來共食，夫覺，君勿道之。」婦便口中出一年少丈夫，共食。籠中便有三人，寬急之事，亦復不異。有頃，其夫動如欲覺，婦便以外夫內口中。夫起，語擔人曰，「可去！」即以婦內口中，次及食器物。……（法苑珠林六十一，太平御覽三百五十九）

第六篇　六朝之鬼神志怪書（下）

釋氏輔教之書，隋志著錄九家，在子部及史部，今惟顏之推冤魂志存，引經史以證報應，已開混合儒釋之端矣，而餘則俱佚。遺文之可考見者，有宋劉義慶宣驗記齊王琰冥祥記隋顏之推集靈記侯白旌異記四種，大抵記經像之顯效，明應驗之實有，以震聳世俗，使生敬信之心，顧後世則或視爲小說。王琰者，太原人，幼在交阯，受五戒，于宋大明及建元（五世紀中）年，兩感金像之異，因作記，撰集像事，繼以經塔。凡十卷，謂之冥祥，自序其事甚悉（見法苑珠林卷十七）。冥祥記在珠林及太平廣記中所存最多，其敍述亦最委曲詳盡，今略引三事，以概其餘。

漢明帝夢見神人，形垂二丈，身黃金色，項佩日光，以問羣臣。或對曰，「西方有神，其號曰佛，形如陛下所夢，得無是乎？」於是發使天竺，寫致

經像。表之中夏，自天子王侯，咸敬事之，聞人死精神不滅，莫不懼然自失。初，使者蔡愔將西域沙門迦葉摩騰等齎優塡王畫釋迦佛像，帝重之，如夢所見也，乃遣畫工圖之數本，於南宮淸涼臺及高陽門顯節壽陵上供養。又於白馬寺壁畫千乘萬騎遶塔三匝之像，如諸傳備載。（珠林十三）

晉謝敷字慶緖，會稽山陰人也，……少有高操，隱于東山，篤信大法，精勤不倦，手寫首楞嚴經，當在都白馬寺中，寺爲災火所延，什物餘經，並成煨燼，而此經止燒紙頭界外而已，文字悉存，無所毀失。敷死時，友人疑其得道，及聞此經，彌復驚異。……（珠林十八）

晉趙泰字文和，淸河貝邱人也，……年三十五時，嘗卒心痛，須臾而死。下屍於地，心煖不已，屈伸隨人。留屍十日，平旦，喉中有聲如雨，俄而蘇活。說初死之時，夢有一人來近心下，復有二人乘黃馬，從者二人，扶泰腋徑將東行，不知可幾里，至一大城，崔巍高峻，城色靑黑。將泰向城門入，

經兩重門，有瓦屋可數千間，男女大小亦數千人，行列而立。吏著皂衣，有五六人，條疏姓字，云「當以科呈府君。」泰名在三十，須臾，將泰與數千人男女一時俱進。府君西向坐，簡視名籍訖，復遣泰南入黑門。有人著絳衣坐大屋下，以次呼名，問「生時所事？作何孽罪？行何福善？諦汝等辭，以實言也！此恆遣六部使者常在人間，疏記善惡，具有條狀，不可得虛。」泰答「父兄仕宦，皆二千石。我少在家，修學而已，無所事也，亦不犯惡。」乃遣泰爲水官將作。……後轉泰水官都督知諸獄事，給泰兵馬，令案行地獄。所至諸獄，楚毒各殊：或針貫其舌，流血竟體；或被頭露髮，裸形徒跣，相牽而行，有持大杖，從後催促，鐵牀銅柱，燒之洞然，驅迫此人，抱臥其上，赴即焦爛，尋復還生；……或劍樹高廣，不知限量，根莖枝葉，皆劍爲之，人衆相訾，自登自攀，若有欣競，而身首割截，尺寸離斷。泰見祖父母及二弟在此獄中，相見涕泣。泰出獄門，見有二人齎文書，來語獄吏，言有三

人，其家爲其於塔寺中懸旛燒香，救解其罪，可出福舍。俄見三人自獄而出，已有自然衣服，完整在身，南詣一門，云名開光大舍。……泰案行畢，還水官處。……主者曰，「卿無罪過，故相使爲水官都督，不爾，與地獄中人無以異也。」泰問主者曰，「人有何行，死得樂報？」主者唯言「奉法弟子精進持戒，得樂報，無有謫罰也。」泰復問曰，「人未事法時所行罪過，事法之後，得以除不？」答曰，「皆除也。」語畢，主者開縢篋檢泰年紀，尙有餘算三十年在，乃遣泰還。……時晉太始五年七月十三日也。……（珠林七，廣記三百七十七）

佛敎既漸流播，經論日多，雜說亦日出，聞者雖或悟無常而歸依，然亦或怖無常而卻走。此之反動，則有方士亦自造僞經，多作異記，以長生久視之道，網羅天下之逃苦空者，今所存漢小說，除一二文人著述外，其餘蓋皆是矣。方士撰書，大抵託名古人，故稱晉宋人作者不多有，惟類書間有引神異記者，則爲道士王浮作。

浮，晉人，有淺妄之稱，即惠帝時（三世紀末至四世紀初）與帛遠抗論屢屈，遂改換西域傳造老子明威化胡經者也（見唐釋法琳辯正論六。）其記似亦言神仙鬼神，如洞冥列異之類。

陳敏，孫皓之世爲江夏太守，自建業赴職，聞宮亭廟驗（原注云言靈驗），過乞在任安穩，當上銀杖一枚。年限既滿，作杖擬以還廟，捶鐵以爲幹，以銀塗之。尋徵爲散騎常侍，往宮亭送杖於廟中，訖即進路。日晚，降神巫宣敎曰，「陳敏許我銀杖，今以塗杖見與，便投水中，當以還之。欺蔑之罪，不可容也！」於是取銀杖看之，剖視中見鐵幹，乃置之湖中。杖浮在水上，其疾如飛，逕到敏舫前，敏舟遂覆也。（太平御覽七百十）

丹丘生大茗，服之生羽翼。（事類賦注十六）

拾遺記十卷，題晉隴西王嘉撰，梁蕭綺錄。晉書藝術列傳中有王嘉，略云，嘉字子年，隴西安陽人，初隱於東陽谷，後入長安，苻堅累徵不起，能言未然之事，

辭如讖記，當時鮮能曉之。姚萇入長安，逼嘉自隨；後以答問失萇意，爲萇所殺（約三九〇）。嘉嘗造牽三歌讖，又著拾遺錄十卷，其記事多詭怪，今行於世。傳所云拾遺錄者，蓋即今記，前有蕭綺序，言書本十九卷，二百二十篇，當苻秦之季，典章散滅，此書亦多有亡，綺更删繁存實，合爲一部，凡十卷。今書前九卷起庖犧迄東晉，末一卷則記崑崙等九仙山，與序所謂「事訖西晉之末」者稍不同。其文筆頗靡麗，而事皆誕謾無實，蕭綺之錄亦附會，胡應麟（筆叢三十二）以爲「蓋即綺撰而託之王嘉」者也。

少昊以金德王，母曰皇娥，處璇宮而夜織，或乘桴木而晝游，經歷窮桑滄茫之浦。時有神童，容貌絕俗，稱爲白帝之子，即太白之精，降乎水際，與皇娥游戲，奏便娟之樂，游漾忘歸。窮桑者，西海之濱，有孤桑之樹，直上千尋，葉紅椹紫，萬歲一實，食之後天而老。……帝子與皇娥並坐，撫桐峯梓瑟；皇娥倚瑟而淸歌曰，「天淸地曠浩茫茫，萬象迴薄化無方，浛天蕩蕩望

滄滄，乘桴□漾著日傍，當其何所至窮桑，心知和樂悅未央。」俗謂遊樂之處爲桑中也，詩衛風云「期我乎桑中，」蓋類此也。……及皇娥生少昊，號曰窮桑氏，亦曰桑丘氏。至六國時，桑丘子著陰陽書，卽其餘裔也。……（卷一）

劉向於成帝之末，校書天祿閣，專精覃思。夜，有老人著黃衣，植靑藜杖，登閣而進，見向暗中獨坐誦書，老父乃吹杖端，烟燃，因以見向，說開闢已前。向因受五行洪範之文，恐辭說繁廣忘之，乃裂裳及紳，以記其言，至曙而去。向請問姓名，云「我是太一之精，天帝聞卯金之子有博學者，下而觀焉。」乃出懷中竹牒，有天文地圖之書，「余略授子焉。」至向子歆，從向授其術。向亦不悟此人焉。（卷六）

洞庭山浮於水上，其下有金堂數百間，玉女居之，四時聞金石絲竹之聲，徹於山頂。楚懷王之時，舉羣才賦詩於水湄。……楚懷王好進姦雄，羣賢逃

越。屈原以忠見斥，隱於沅湘，披蓁茹草，混同禽獸，不交世務，採柏實以和桂膏，用養心神，被王逼逐，乃赴淸冷之水，楚人思慕，謂之水仙。其神遊於天河，精靈時降湘浦，楚人爲之立祠，漢末猶在。（卷十）

第七篇　世說新語與其前後

漢末士流，已重品目，聲名成毀，決於片言，魏晉以來，乃彌以標格語言相尚，惟吐屬則流於玄虛，舉止則故為疏放，與漢之惟俊偉堅卓為重者，甚不侔矣。蓋其時釋教廣被，頗揚脫俗之風，而老莊之說亦大盛，其因佛而崇老為反動，而厭離於世間則一致，相拒而實相扇，終乃汗漫而為清談；渡江以後，此風彌甚，有迕言者，惟一二梟雄而已。世之所尚，因有撰集，或者掇拾舊聞，或者記述近事，雖不過叢殘小語，而俱為人間言動，遂脫志怪之牢籠也。

記人間事者已甚古，列禦寇韓非皆有錄載，惟其所以錄載者，列在用以喻道，韓在儲以論政。若為賞心而作，則實萌芽於魏而盛大於晉，雖不免追隨俗尚，或供揣摩，然要為遠實用而近文藝矣。晉隆和（三六二）中，有處士河東裴啟，撰漢魏

以來迄於同時言語應對之可稱者，謂之語林，時頗盛行，以記謝安語不實，爲安所詆，書遂廢（詳見世說新語輕詆篇）。後仍時有，凡十卷，至隋而亡，然羣書中亦常見其遺文也。

婁護字君卿，歷游五侯之門，每旦，五侯家各餉遺之，君卿口厭滋味，乃試合五侯所餉之鯖而食，甚美。世所謂「五侯鯖」，君卿所致。（太平廣記二百三十四）

魏武云，「我眠中不可妄近，近輒斫人不覺，左右宜愼之！」後乃陽凍眠，所幸小兒竊以被覆之，因便斫殺，自爾莫敢近。（太平御覽七百七）

鍾士季嘗向人道，「吾年少時一紙書，人云是阮步兵書，皆字字生義，既知是吾，不復道也。」（續談助四）

祖士言與鍾雅語相調，鍾語祖曰，「我汝潁之士利如錐，卿燕代之士鈍如槌。」祖曰，「以我鈍槌，打爾利錐。」鍾曰，「自有神錐，不可得打。」祖曰，

「既有神錐，必有神槌。」錘遂屈。（御覽四百六十六）

王子猷嘗暫寄人空宅住，使令種竹，或問暫住何煩爾？嘯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御覽三百八十九）

隋志又有郭子三卷，東晉中郎郭澄之撰，唐志云，賈泉注，今亡。審其遺文，亦與語林相類。

宋臨川王劉義慶有世說八卷，梁劉孝標注之爲十卷，見隋志。今存者三卷曰世說新語，爲宋人晏殊所删併，於注亦小有翦裁，然不知何人又加新語二字，唐時則曰新書，殆以漢志儒家類錄劉向所序六十七篇中，已有世說，因增字以別之也。世說新語今本凡三十八篇，自德行至仇隙，以類相從，事起後漢，止於東晉，記言則玄遠冷儁，記行則高簡瑰奇，下至繆惑，亦資一笑。孝標作注，又徵引浩博，或駁或申，映帶本文，增其雋永，所用書四百餘種，今又多不存，故世人尤珍重之。然世說文字，間或與裴郭二家書所記相同，殆亦猶幽明錄宣驗記然，乃纂緝舊文，非

由自造：宋書言義慶才詞不多，而招聚文學之士，遠近必至，則諸書或成於衆手，未可知也。

阮光祿在剡，曾有好車，借者無不皆給。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阮後聞之，歎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爲？」遂焚之。（卷上德行篇）

阮宣子有令聞，太尉王夷甫見而問曰，「老莊與聖教同異？」對曰『將無同。』太尉善其言，辟之爲掾，世謂『三語掾。』（卷上文學篇）

祖士少好財，阮遙集好屐，並恆自經營，同是一累，而未判其得失。人有詣祖，見料視財物，客至，屏當未盡，餘兩小簏，著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見自吹火蠟屐，因歎曰，『未知一生當著幾量屐？』神色閑暢。於是勝負始分。（卷中雅量篇）

世目李元禮『謖謖如松下勁風。』（卷中賞譽篇）

公孫度目邴原：「所謂雲中白鶴，非燕雀之網所能羅也。」（同上）

劉伶恆縱酒放達，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人見譏之，伶曰，『我以天地爲棟宇，屋室爲幝衣，諸君何爲入我幝中？（卷下任誕篇）

石崇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飲酒不盡者，使黃門交斬美人。王丞相與大將軍嘗共詣崇，丞相素不能飲，輒自勉彊，至於沈醉。每至大將軍，固不飲以觀其變，已斬三人，顏色如故，尙不肯飲。丞相讓之，大將軍曰，『自殺伊家人，何預卿事？』（卷下汰侈篇）

梁沈約（四四一——五一三，梁書有傳）作俗說三卷，亦此類，今亡。梁武帝嘗敕安右長史殷芸（四七一——五二九，梁書有傳）撰小說三十卷，至隋僅存十卷，明初尙存，今乃止見於續談助及原本說郛中，亦采集羣書而成，以時代爲次第，而特置帝王之事于卷首，繼以周漢，終於南齊。

晉咸康中，有士人周謂者，死而復生，言天帝召見，引升殿，仰視帝，面方一尺。問左右曰，「是古張天帝耶？」答云，「上古天帝，久已聖去，此近曹

世帝也。」（紺珠集二）

孝武未嘗見驢，謝太傅問曰，「陛下想其形當何所似？」孝武掩口笑云，「正當似豬。」（續談助四。原注云，出世說。案今本無之。）

孔子嘗游於山，使子路取水。逢虎於水所：與其戰，攬尾得之，內懷中；取水還。問孔子曰，「上士殺虎如之何？」子曰「上士殺虎持虎頭。」又問曰，「中士殺虎如之何？」子曰，「中士殺虎持虎耳。」又問「下士殺虎如之何？」子曰，「下士殺虎捉虎尾。」子路出尾棄之，因恚孔子曰，「夫子知水所有虎，使我取水，是欲死我。」乃懷石盤欲中孔子，又問「上士殺人如之何？」子曰，「上士殺人使筆端。」又問曰，「中士殺人如之何？」子曰，「中士殺人用舌端。」又問「下士殺人如之何？」子曰，「下士殺人懷石盤。」子路出而棄之，於是心服。（原本說郛二十五。原注云：出衝波傳。）

鬼谷先生與蘇秦張儀書云，「二君足下，功名赫赫，但春華到秋，不得久茂

日數將冬，時訖將老。子獨不見河邊之樹乎？僕御折其枝，波浪激其根；此木非與天下人有仇怨，蓋所居者然。子見嵩岱之松柏，華霍之樹檀？上葉干青雲，下根通三泉，上有猿狖，下有赤豹麒麟，千秋萬歲，不逢斧斤之伐：此木非與天下之人有骨肉，亦所居者然。今二子好朝露之榮，忽長久之功，輕喬松之求延，貴一旦之浮爵，夫「女愛不極席，男歡不畢輪」，痛夫痛夫，二君二君！』（續談助四。原注云，出鬼谷先生書。）

隋志又有笑林三卷，後漢給事中邯鄲淳撰。淳一名竺，字子禮，潁川人，弱冠有異才，元嘉元年（一五一），上虞長度尚為曹娥立碑，淳者尚之弟子，於席間作碑文，操筆而成，無所點定，遂知名，黃初初（約二二一），為魏博士給事中，見後漢書曹娥傳及三國魏志王粲傳等注。笑林今佚，遺文存二十餘事，舉非違，顯紕繆，實世說之一體，亦後來誹諧文字之權輿也。

魯有執長竿入城門者，初，豎執之不可入，橫執之不可入，計無所出。俄有

老父至曰，「吾非聖人，但見事多矣，何不以鋸中截而入？」遂依而截之。（太平廣記二百六十二）

平原陶丘氏，取渤海墨台氏女，女色甚美，才甚令，復相敬，已生一男而歸。母丁氏，年老，進見女婿。女婿既歸而遣婦。婦臨去請罪，夫曰，「曩見夫人年德以衰，非昔日比，亦恐新婦老後，必復如此，是以遣，實無他故。」（太平御覽四百九十九）

甲父母在，出學三年而歸，舅氏問其學何所得，並序別父久。乃答曰，「渭陽之思，過於秦康。」既而父數之，「爾學奚益。」答曰，「少失過庭之訓，故學無益。」（廣記二百六十二）

甲與乙鬥爭，甲齧下乙鼻，官吏欲斷之，甲稱乙自齧落。吏曰，「夫人鼻高而口低，豈能就齧之乎？」甲曰，「他踏床子就齧之。」（同上）

笑林之後，不乏繼作，隋志有解頤二卷，楊松玢撰，今一字不存，而羣書常引

談藪，則世說之流也。唐志有啟顏錄二卷，侯白撰。白字君素，魏郡人，好學有捷才，滑稽善辯，舉秀才爲儒林郎，好爲誹諧雜說，人多愛狎之，所在之處，觀者如市。隋高祖聞其名，召令于秘書修國史，後給五品食，月餘而死（約六世紀後葉），見隋書陸爽傳。啟顏錄今亦佚，然太平廣記引用甚多，蓋上取子史之舊文，近記一己之言行，事多浮淺，又好以鄙言調謔人，誹諧太過，時復流於輕薄矣。其有唐世事者，後人所加也。古書中往往有之，在小說尤甚。

開皇中，有人姓出名六斤，欲參（楊）素，齎名紙至省門，遇白，請爲題其姓，乃書曰「六斤半。」名既入，素召其人，問曰，「卿姓六斤半？」答曰，「是出六斤。」曰，「何爲六斤半？」曰，「向請侯秀才題之，當是錯矣。」卽召白至，謂曰，「卿何爲錯題人姓名？」對云，「不錯。」素曰，「若不錯，何因姓出名六斤，請卿題之，乃言六斤半？」對曰，「白在省門，會卒無處覓稱，既聞道是出六斤，斟酌只應是六斤半。」素大笑之。（廣記二百四

十八）

山東人娶蒲州女，多患癭，其妻母項癭甚大。成婚數月，婦家疑壻不慧，婦翁置酒盛會親戚，欲以試之。問曰，「某郎在山東讀書，應識道理。鴻鶴能鳴，何意？」曰，「天使其然。」又曰，「松柏冬青，何意？」曰，「天使其然。」又曰，「道邊樹有骨䐡，何意？」曰，「天使其然。」婦翁曰，「某郎全不識道理，何因浪住山東？」因以戲之曰，「鴻鶴能鳴者頸項長，松柏冬青者心中強，道邊樹有骨䐡者車撥傷：豈是天使其然？」壻曰，「蝦蟆能鳴，豈是頸項長？竹亦冬青，豈是心中強？夫人項下癭如許大，豈是車撥傷？」婦翁羞愧，無以對之。（同上）

其後則唐有何自然笑林，今亦佚，宋有呂居仁軒渠錄，沈徵君史；周文玘開顏集，天和子善謔集，元明又十餘種；大抵或取子史舊文，或拾同時瑣事，殊不見有新意。惟託名東坡之艾子雜說稍卓特，顧往往嘲諷世情，譏刺時病，又異於笑林之

無所爲而作矣。

至於世說一流，仿者尤衆，劉孝標有續世說十卷，見唐志，然據隋志，則殆卽所注臨川書。唐有王方慶續世說新書（見新唐志雜家，今佚），宋有王讜唐語林，孔平仲續世說，明有何良俊何氏語林，李紹文明史說新語，焦竑類林，張墉廿一史識餘，鄭仲夔清言等；然纂舊聞則別無穎異，述時事則傷於矯揉，而世人猶復爲之不已，至於淸，又有吳肅公作明語林，章撫功作漢世說，李淸作女世說，顏從喬作僚世說，王晫作今世說，汪琬作說鈴，今亦尚有易宗夔作新世說也。

第八篇　唐之傳奇文

小說亦如詩，至唐代而一變，雖尚不離于搜奇記逸，然敍述宛轉，文辭華艷，與六朝之粗陳梗概者較，演進之迹甚明，而尤顯者乃在是時則始有意爲小說。胡應麟（筆叢三十六）云，「變異之談，盛于六朝，然多是傳錄舛訛，未必盡幻設語，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說以寄筆端。」其云作意，云幻設者，則卽意識之創造矣。此類文字，當時或爲叢集，或爲單篇，大率篇幅曼長，記敍委曲，時亦近于俳諧，故論者每訾其卑下，貶之曰「傳奇」，以別於韓柳輩之高文，顧世間則甚風行，文人往往有作，投謁時或用之爲行卷，今頗有存於太平廣記中者，（他書所收，時代及撰人多錯誤不足據），實唐代特絕之作也。然而後來流派，乃亦不昌，但有演述，或者摹擬而已，惟元明人多本其事作雜劇或傳奇，而影響遂及於曲。

幻設爲文，晉世固已盛，如阮籍之大人先生傳劉伶之酒德頌陶潛之桃花源記五柳先生傳皆是矣，然咸以寓言爲本，文詞爲末，故其流可衍爲王績醉鄉記韓愈圬者王承福傳柳宗元種樹郭橐駝傳等，而無涉于傳奇。傳奇者流，源蓋出于志怪，然施之藻繪，擴其波瀾，故所成就乃特異，其間雖亦或託諷喻以紓牢愁，談禍福以寓懲勸，而大歸則究在文采與意想，與昔之傳鬼神明因果而外無他意者，甚異其趣矣。

隋唐間，有王度作古鏡記（見廣記二百三十，題曰王度），自述獲神鏡於侯生，能降精魅，後其弟勣（當作績）遠遊，借以自隨，亦殺諸鬼怪，顧終乃化去。其文甚長，然僅綴古鏡諸靈異事，猶有六朝志怪流風。王度，太原祁人，文中子通之弟，東皐子績兄也，蓋生於開皇初（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十云通生于開皇四年），大業中爲御史，罷歸河東，復入長安爲著作郎，奉詔修國史，又出兼芮城令，武德中卒（約五八五——六二五），史亦不成，（見古鏡記唐文粹及新唐書王績傳，惟傳云兄名凝，未詳孰是。）遺文僅存此篇而已。績棄官歸龍門後，史不言其游涉，蓋

度所假設也。

唐初又有補江總白猿傳一卷，不知何人作，宋時尙單行，今見廣記（四百四十四，題曰歐陽紇）中。傳言梁將歐陽紇略地至長樂，深入溪洞，其妻遂爲白猿所掠，逮救歸，已孕，周歲生一子，「厥狀肖焉」。紇後爲陳武帝所殺，子詢以江總收養成人，入唐有盛名，而貌類獮猴，忌者因作此傳，云以補江總，是知假小說以施䛕蔑之風，其由來亦頗古矣。

武后時，有深州陸澤人張鷟字文成，以調露初登進士第，爲岐王府參軍，屢試皆甲科，大有文譽，調長安尉，然性躁卞，儻蕩無檢，姚崇尤惡之；開元初，御史李全交劾鷟訕短時政，貶嶺南，旋得內徙，終司門員外郞。（約六六〇—七四〇，詳見兩唐書張薦傳）日本有游仙窟一卷，題寧州襄樂縣尉張文成作，蓋卽鷟少時所爲，自敍奉使河源，道中夜投大宅，逢二女曰十娘五娘，宴飮歡笑，以詩相調，止宿而去，文近駢儷而時雜鄙語，氣度與所作朝野僉載龍筋鳳髓判正同，唐書謂「鷟

下筆輒成，浮豔少理致，其論著率詆誚蕪穢，然大行一時，晚進莫不傳記。……新羅日本使至，必出金寶購其文，」殆實錄矣。游仙窟中國久失傳，後人亦不復傚其體制，今略錄數十言以見大概，乃升堂燕飲時情狀也。

……十娘喚香兒爲少府設樂，金石並奏，簫管間響：蘇合彈琵琶，綠竹吹篳篥，仙人鼓瑟，玉女吹笙。玄鶴俯而聽琴，白魚躍而應節。淸音𠺕叨，片時則梁上塵飛，雅韻鏗鏘，卒爾則天邊雪落；一時忘味，孔丘留滯不虛，三日繞梁，韓娥餘音是實。……兩人俱起舞，共勸下官，……遂舞著詞曰，「從來巡遶四邊，忽逢兩個神仙，眉上冬天出柳，頰中旱地生蓮，千看千處嫵媚，萬看萬種嬞妍，今宵若其不得，剌命過與黃泉。」又一時大笑。舞畢，因詠曰，「僕實庸才，得陪淸賞，賜垂音樂，慚荷不勝。」十娘詠曰，「得意似鴛鴦，情乖若胡越，不向君邊盡，更知何處歇。」十娘曰，「兒等並無可收採，少府公云『冬天出柳，旱地生蓮』總是相弄也。」……

然作者蔚起，則在開元天寶以後。大歷中有沈既濟，蘇州吳人，經學該博，以楊炎薦，召拜左拾遺史館修撰。貞元時炎得罪，既濟亦貶處州司戶參軍，後入朝，位禮部員外郎，卒（約七五〇—八〇〇）。撰建中實錄，人稱其能，新唐書有傳。文苑英華（八百三十三）錄其枕中記（亦見廣記八十二，題曰呂翁）一篇，爲小說家言，略謂開元七年，道士呂翁行邯鄲道中，息邸舍，見旅中少年盧生侘傺歎息，乃探囊中枕授之。生夢娶清河崔氏，舉進士，官至陝牧，入爲京兆尹，出破戎虜，轉吏部侍郎，遷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爲時宰所忌，以飛語中之，貶端州刺史，越三年徵爲常侍，未幾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嘉謨密命，一日三接，獻替啟沃，號爲賢相，同列害之，復誣與邊將交結，所圖不軌，下制獄，府吏引從至其門而急收之。生惶駭不測，謂妻子曰，「吾家山東有良田五頃，足以禦寒餒，何苦求祿；而今及此，思衣短褐乘青駒行邯鄲道中，不可得也！」引刃自刎，其妻救之獲免。其罹者皆死，獨生

有中官保之，減罪死投驩州；數年，帝知冤，復追爲中書令，封燕國公，恩旨殊異。生五子，……其姻媾皆天下望族，有孫十餘人。……後年漸衰邁，屢乞骸骨，不許。病，中人候問，相踵於道，名醫上藥，無不至焉，……薨；生欠伸而悟，見其身方偃於旅舍，呂翁坐其傍，主人蒸黍未熟：觸類如故。生蹶然而興曰，「豈其夢寐也？」翁謂主人曰，「人生之適，亦如是矣。」生憮然良久，謝曰，「夫寵辱之道，窮達之運，得喪之理，死生之情，盡知之矣：此先生所以窒吾欲也，敢不受教？」稽首再拜而去。

如是意想，在歆慕功名之唐代，雖詭幻動人，而亦非出於獨創，干寶搜神記有焦湖廟祝以玉枕使楊林入夢事（見第五篇），大旨悉同，當即此篇所本，明人湯顯祖之邯鄲記，則又本之此篇。既濟文筆簡鍊，又多規誨之意，故事雖不經，尙爲當時推重，比之韓愈毛穎傳；間亦有病其俳諧者，則以作者嘗爲史官，因而繩以史法，失小說之意矣。既濟又有任氏傳（見廣記四百五十二）一篇，言妖狐幻化，終於守志

殉人，「雖今之婦人有不如者」，亦諷世之作也。

「吳興才人」（李賀語）沈亞之字下賢，元和十年進士第，太和初爲德州行營使者柏耆判官，耆以罪貶，亞之亦謫南康尉，終郢州掾（約八世紀末至九世紀中），集十二卷，今存。亞之有文名，自謂「能刱窈窕之思」，今集中有傳奇文三篇（沈下賢集卷二卷三，亦見廣記二百八十三及二百九十八），皆以華豔之筆，敍恍忽之情，而好言仙鬼復死，尤與同時文人異趣。 湘中怨記鄭生偶遇孤女，相依數年，一旦別去，自云「蛟宮之娣」，謫限已滿矣，十餘年後，又遙見之畫艫中，含嚬悲歌，而「風濤崩怒」，竟失所在。異夢錄記邢鳳夢見美人，示以「弓彎」之舞；及王炎夢侍吳王久，忽聞笳鼓，乃葬西施，因奉教作挽歌，王嘉賞之。秦夢記則自述道經長安，家槖泉邸舍，夢爲秦官有功，時弄玉壻簫史先死，因尚公主，自題所居曰翠微宮。穆公遇亞之亦甚厚，一日，公主忽無疾卒，穆公乃不復欲見亞之，遣之歸。

將去，公置酒高會，聲秦聲，舞秦舞，舞者擊髆拊髀嗚嗚而音有不快，聲甚

怨。……既，再拜辭去，公復命至翠微宮與公主侍人別，重入殿內時，見珠翠遺碎青階下，窗紗檀點依然，宮人泣對亞之。亞之感咽良久，因題宮門詩曰，「君王多感放東歸，從此秦宮不復期，春景自傷秦喪主，落花如雨淚臙脂。」竟別去，……覺臥邸舍。明日，亞之與友人崔九萬具道；九萬，博陵人，諳古，謂余曰，「皇覽云，『秦穆公葬雍橐泉祈年宮下』，青其神靈憑乎？」亞之更求得秦時地誌，說如九萬云。嗚呼！弄玉既仙矣，惡又死乎？

陳鴻爲文，則辭意慷慨，長於弔古，追懷往事，如不勝情。鴻少學爲史，貞元二十一年登太常第，始閒居遂志，乃修大統紀三十卷，七年始成（見唐文粹九十五）在長安時，嘗與白居易爲友，爲長恨歌作傳（見廣記四百八十六）新唐志小說家類有陳鴻開元昇平源一卷，注云，「字大亮，貞元主客郎中，」或亦其人也（約八世紀後半至九世紀中葉）。所作又有東城老父傳（見廣記四百八十五），記賈昌於兵火之後，憶念太平盛事，榮華苓落，兩相比照，其語甚悲。長恨歌傳則作于元和初，

亦迫追開元中楊妃入宮以至死蜀本末，法與賈昌傳相類。楊妃故事，唐人本所樂道，然鮮有條貫秩然如此傳者，又得白居易作歌，故特爲世間所知，淸洪昇撰長生殿傳奇，卽本此傳及歌意也。傳今有數本，廣記及文苑英華（七百九十四）所錄，字句已多異同，而明人附載文苑英華後之出于麗情集及京本大曲者尤異，蓋後人（麗情集之撰者張君房？）又增損之。

天寶末，兄國忠盜丞相位，愚弄國柄，及安祿山引兵嚮闕，以討楊氏爲詞。潼關不守，翠華南幸，出咸陽，道次馬嵬亭，六軍徘徊，持戟不進，官郎吏伏上馬前，請誅鼂錯以謝天下，國忠奉氂纓盤水，死於道周。左右之意未快，上問之，當時敢言者請以貴妃塞天下怨，上知不免，而不忍見其死，反袂掩面，使牽之而去；倉皇展轉，竟就死於尺組之下。（文苑英華所載）

天寶末，兄國忠盜丞相位，竊弄國柄，羯胡亂燕，二京連陷，翠華南幸，駕出都西門百餘里，六師徘徊，擁戟不行，從官郎吏伏上馬前，請誅錯以謝

之；國忠奉犛纓盤水，死於道周。左右之意未快，當時敢言者請以貴妃塞天下之怒，上慘容，但心不忍見其死，反袂掩面，使牽之而去。拜於上前，回眸血下，墜金鈿翠羽於地，上自收之。嗚呼，蕙心紈質，天王之愛，不得已而死於尺組之下，叔向母云「甚美必甚惡」，李延年歌曰「傾國復傾城」，此之謂也。（麗情集及大曲所載）

白行簡字知退，其先蓋太原人，後家韓城，又徙下邽，居易之弟也，貞元末進士第，累遷司門員外郎主客郎中，寶曆二年（八二六）冬病卒，年蓋五十餘，兩唐書皆附見居易傳。有集二十卷，今不存，而廣記（四百八十四）收其傳奇文一篇曰李娃傳，言滎陽巨族之子溺于長安倡女李娃，貧病困頓，至流落為挽郎，復為李娃所拯，勉之學，遂擢第，官成都府參軍。行簡本善文筆，李娃事又近情而聳聽，故纚縷可觀；元人已本其事為曲江池，明薛近兗則以作繡襦記。行簡又有三夢記一篇（見原本說郛四），舉「彼夢有所往而此遇之者，或此有所為而彼夢之者，或兩相通

夢者」三事，皆叙述簡質，而事特瑰奇，其第一事尤勝。

天后時，劉幽求爲朝邑丞，嘗奉使夜歸，未及家十餘里，適有佛寺，路出其側，聞寺中歌笑歡洽，寺垣短缺，盡得覩其中，劉俯身窺之，見十數人兒女雜坐，羅列盤饌，環繞之而共食；見其妻在坐中語笑，劉初愕然，不測其故，久之，且思其不當至此，復不能捨之，又熟視容止言笑無異，將就察之，寺門閉不得入，劉擲瓦擊之，其中罍洗，破迸散走，因忽不見。劉踰垣直入，與從者同視殿廡，皆無人，寺扃如故，劉訝益甚，遂馳歸。比至其家，妻方寢，聞劉至，乃叙寒暄訖，妻笑曰，「向夢中與數十人同遊一寺，皆不相識，會食于殿庭，有人自外以瓦礫投之，杯盤狼藉，因而遂覺。」劉亦具陳其見，蓋所謂彼夢有所往而此遇之也。

第九篇　唐之傳奇文（下）

然傳奇諸作者中，有特有關係者二人：其一，所作不多而影響甚大，名亦甚盛者曰元稹；其二，多所著作，影響亦甚大而名不甚彰者曰李公佐。

元稹字微之，河南河內人，舉明經，補校書郎，元和初應制策第一，除左拾遺，歷監察御史，坐事貶江陵，又自虢州長史徵入，漸遷至中書舍人承旨學士，進工部侍郎同平章事，未幾罷相，出爲同州刺史，又改越州，兼浙東觀察史。太和初，入爲尚書左丞檢校戶部尚書，兼鄂州刺史武昌軍節度使，五年七月暴疾，一日而卒於鎭，時年五十三（七七九—八三一），兩唐書皆有傳。稹自少與白居易唱和，當時言詩者稱元白，號爲「元和體」，然所傳小說，止鶯鶯傳（見廣記四百八十八）一篇。

鶯鶯傳者，即敍崔張故事，亦名會眞記者也。略謂貞元中，有張生者，性貌溫美，非禮不動，年二十三未嘗近女色。時生游於蒲，寓普救寺，適有崔氏孀婦將歸長安，過蒲，亦寓茲寺，緒其親則於張爲異派之從母。會渾瑊薨，軍人因喪大擾蒲人，崔氏甚懼，而生與蒲將之黨有善，得將護之，十餘日後廉使杜確來治軍，軍遂戢。崔氏由此甚感張生，因招讌，見其女鶯鶯，生惑焉，託崔之婢紅娘以春詞二首通意，是夕得綵牋，題其篇曰明月三五夜，辭云，「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隔牆花影動，疑是玉人來。」張喜且駭，已而崔至，則端服嚴容，責其非禮，竟去，張自失者久之。數夕後，崔又至，將曉而去，終夕無一言。

……張生辨色而興，自疑曰，「豈其夢邪？」及明，覩粧在臂，香在衣，淚光熒熒然猶瑩於茵席而已。是後又十餘日，杳不復知。張生賦會眞詩三十韻，未畢而紅娘適至，因授之，以貽崔氏，自是復容之，朝隱而出，暮隱而入，同安於曩所謂西廂者幾一月矣。張生常詰鄭氏之情，則曰，「我不可奈何

矣。」因欲就成之。無何，張生將至長安，先以情諭之，崔氏宛然無難詞，然而愁怨之容動人矣，將行之夕，不可復見，而張生遂西下。……

明年，文戰不利，張生遂止於京，貽書崔氏以廣其意，崔報之，而生發其書於所知，由是爲時人傳說。楊巨源爲賦崔娘詩，元稹亦續生會眞詩三十韻，張之友聞者皆聳異，而張志亦絕矣。元稹與張厚，問其說，張曰：

「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於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貴，乘嬌寵，不爲雲爲雨，則爲蛟爲螭，吾不知其變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據萬乘之國，其勢甚厚，然而一女子敗之，潰其衆，屠其身，至今爲天下僇笑，予之德不足以勝妖孽，是用忍情。」

越歲餘，崔已適人，張亦別娶，適過其所居，請以外兄見，崔終不出；後數日，張生將行，崔則賦詩一章以謝絕之云，「棄置今何道，當時且自親，還將舊來意，憐取眼前人。」自是遂不復知。時人多許張爲善補過者云。

元稹以張生自寓，述其親歷之境，雖文章尚非上乘，而時有情致，固亦可觀，惟篇末文過飾非，遂墮惡趣，而李紳楊巨源輩既各賦詩以張之，稹又早有詩名，後秉節鉞，故世人仍多樂道，宋趙德麟已取其事作商調蝶戀花十闋（見侯鯖錄），金則有董解元絃索西廂，元則有王實甫西廂記，關漢卿續西廂記，明則有李日華南西廂記，陸采南西廂記等，其他曰竟曰翻曰後曰續者尤繁，至今尚或稱道其事。唐人傳奇留遺不少，而後來煊赫如是者，惟此篇及李朝威柳毅傳而已。

李公佐字顓蒙，隴西人，嘗舉進士，元和中爲江淮從事，後罷歸長安（見所作謝小娥傳中）會昌初，又爲楊府錄事，大中二年，坐累削兩任官（見唐書宣宗紀），蓋生於代宗時，至宣宗初猶在（約七七〇—八五〇），餘事未詳；新唐書宗室世系表有千牛備身公佐，則別一人也。其著作今存四篇，南柯太守傳（見廣記四百七十五，題淳於棼，今據唐語林改正）最有名，傳言東平淳於棼家廣陵郡東十里，宅南有大槐一株，貞元七年九月因沈醉致疾，二友扶生歸家，令臥東廡下，而自秣馬濯

足以俟之。生就枕，昏然若夢，見二紫衣使稱奉王命相邀，出門登車，指古槐穴而去。使者驅車入穴，忽見山川，終入一大城，城樓上有金書題曰「大槐安國」。生既至，拜駙馬，復出爲南柯太守，守郡三十載，「風化廣被，百姓歌謠，建功德碑，立生祠宇」，王甚重之，遞遷大位，生五男二女，後將兵與檀蘿國戰，敗績，公主又薨。生罷郡，而威福日盛，王疑憚之，遂禁生遊從，處之私第，已而送歸；既醒，則「見家之僮僕擁篲於庭，二客濯足於榻，斜日未隱於西垣，餘樽尚湛於東牖，夢中倏忽，若度一世矣。」其立意與枕中記同，而描摹更爲盡致，明湯顯祖亦本之作傳奇曰南柯記。篇末言命僕發穴，以究根源，乃見蟻聚，悉符前夢，則假實證幻，餘韻悠然，雖未盡於物情，已非枕中之所及矣。

……有大穴，根洞然明朗。可容一榻，上有積土壤以爲城郭殿臺之狀，有蟻數斛，隱聚其中；中有小臺，其色若丹，二大蟻處之，素翼朱首，長可二寸，左右大蟻數十輔之，諸蟻不敢近，此其王矣：即槐安國都是也。又窮一

穴，直上南枝可四丈，宛轉方中，亦有土城小樓，羣蟻亦處其中：卽生所領南柯郡也。……追想前事，感歎於懷，……不欲令二客壞之，遽令掩塞如舊。……復念檀蘿征伐之事，又請二客訪跡於外，宅東一里有古涸澗，側有大檀樹一株，藤蘿擁織，上不見日，旁有小穴，亦有羣蟻隱聚其間，檀蘿之國，豈非此耶？嗟乎！蟻之靈異猶不可窮，況山藏木伏之大者所變化乎？……

謝小娥傳（見廣記四百九十一）言小娥姓謝，豫章人，八歲喪母，後嫁歷陽俠士段居貞。夫婦與父皆習賈，往來江湖間，爲盜所殺，小娥亦折足墮水，他船拯起之，流轉至上元縣，依妙果寺尼以居。初，小娥嘗夢父告以雠人爲「車中猴東門草」，又夢夫告以雠人爲「禾中走一日夫」，廣求智者，皆不能解，至公佐乃辨之曰，「車中猴，車字去上下各一畫，是申字，又申屬猴，故曰車中猴；草下有門，門中有東，乃蘭字也。又禾中走是穿田過，亦是申字也；一日夫者，夫上更一畫，下有日。是春字也。殺汝父是申蘭，殺汝夫是申春，足可明矣。」小娥乃變男子服

爲傭保，果遇二賊於潯陽，刺殺之，並聞於官，擒其黨，而小娥得免死。解謎獲賊，甚乏理致，而當時亦盛傳，李復言已演其文入續玄怪錄，明人則本之作平話（見拍案驚奇十九）。

其餘二篇，未詳原題，廣記則題曰廬江馮媼（三百四十三），曰李湯（四百六十七）。馮媼記董江妻亡更娶，而媼見有女泣路隅一室中，後乃知即亡人之墓，董聞則罪以妖妄，逐媼去之，其事甚簡，故文亦不華。李湯者，永泰時楚州刺史，聞漁人見龜山下水中有大鐵鎖，乃以人牛曳出之，風濤陡作，「一獸狀有如猿，白首長鬐，雪牙金爪，闖然上岸，高五丈許，蹲踞之狀若猿猴，但兩目不能開，兀若昏昧，……久乃引頸伸欠，雙目忽開，光彩若電，顧視人焉，欲發狂怒。觀者奔走，獸亦徐徐引鎖曳牛入水去，竟不復出。」當時湯與楚州知名之士，皆錯愕不知其由。後公佐訪古東吳，泛洞庭，登包山，入靈洞，探仙書，於石穴間得古嶽瀆經第八卷，乃得其故，而其經文字奇古，編次蠹毀，頗不能解，公佐與道士焦君共詳讀

之，如下文：

「禹理水，三至桐柏山，驚風走雷，石號木鳴，土伯擁川，天老肅兵，功不能興。禹怒，召集百靈，授命夔龍，桐柏等山君長稽首請命，禹因囚鴻濛氏，章商氏，兜盧氏，犁婁氏，乃獲淮渦水神名無支祁，善應對言語，辨江淮之淺深，原隰之遠近，形若猿猴，縮鼻高額，青軀白首，金目雪牙，頸伸百尺，力踰九象，搏擊騰踔疾奔，輕利倏忽，聞視不可久。禹授之童律，不能制；授之烏木由，不能制；授之庚辰，能制。鴟脾桓胡木魅水靈山祅石怪奔號聚遶，以數千載，庚辰以戰（一作戟）逐去，頸鎖大索，鼻穿金鈴，徙淮陰之龜山之足下，俾淮水永安流注海也。庚辰之後，皆圖此形者，免淮濤風雨之難。」

宋朱熹（楚辭辨證中）嘗斥僧伽降伏無支祁事爲俚說，羅泌（路史）有無支祁辯，元人西遊記（有數齣在納書楹曲譜中）有「無支祁是他姊妹」語，明宋濂亦隱括其

事爲文，知宋元以來，此說流傳不絕，且廣被民間，致勞學者彈糾，而實則僅出于李公佐假設之作而已，惟後來漸誤禹爲僧伽或泗洲大聖，明吳承恩演西游記，又移其神變奮迅之狀于孫悟空，於是禹伏無支祁故事遂以堙昧也。

傳奇之文，此外尚夥，其較顯著者，有隴西李朝威作柳毅傳（見廣記四百十九），記毅以下第將歸湘濱，道經涇陽，遇牧羊女子言是龍女，爲舅姑及壻所貶，託毅寄書于父洞庭君，洞庭君有弟錢塘君性剛暴，殺壻取女歸，欲以配毅，因毅嚴拒而止。後毅喪妻，徙家金陵，娶范陽盧氏，則龍女也；又徙南海，復歸洞庭，其表弟薛嘏嘗遇之于湖中，得仙藥五十丸，此後遂絕影響。金人已取其事爲雜劇（語見董解元絃索西廂中），元尚仲賢則作柳毅傳書，翻案而爲張生煮海，淸李漁又折衷之而成蜃中樓。又有蔣防作霍小玉傳（見廣記四百八十七），言李益年二十擢進士第，入長安，思得名妓，乃遇霍小玉，寓于其家，相從者二年，其後年，生授鄭縣主簿，則堅約婚姻而別。及生覲母，始知已訂婚盧氏，母又素嚴，生不敢拒，遂與

小玉絕。小玉久不得生音問，竟臥病，踪迹招益，益亦不敢往。一日益在崇敬寺，忽有黃衫豪士強邀之，至霍氏家，小玉力疾相見，數其負心，長慟而卒。益爲之縞素，旦夕哭泣甚哀，已而婚于盧氏，然爲怨鬼所祟，竟以猜忌出其妻，至于三娶，莫不如是。杜甫少年行有云，「黃衫年少宜來數，不見堂前東逝波，」謂此也。又有許堯佐作柳氏傳（見廣記四百八十五），記詩人韓翃得李生豔姬柳氏，會安祿山反，因寄柳于法靈寺而自爲淄靑節度使書記，亂平復來，則柳已爲蕃將沙吒利所取，淄靑諸將中有俠士許虞候者，刦以還翃。其事又見於孟棨本事詩，蓋亦實錄矣。他如柳珵（廣記二百七十五上淸傳）薛調（又四百八十六無雙傳）皇甫枚（又四百九十一非烟傳）房千里（同上楊娼傳）等，亦皆有造作。而杜光庭之虬髯客傳（見廣記一百九十三）流傳乃獨廣，光庭爲蜀道士，事王衍，多所著述，大抵誕謾，此傳則記楊素妓人之執紅拂者識李靖于布衣時，相約遁去，道中又逢虬髯客，知其不凡，推資財，授兵法，令佐太宗興唐，而自率海賊入扶餘國殺其主，自立爲王云。後

世樂此故事，至作畫圖，謂之三俠；在曲則明凌初成有虬髯翁，張鳳翼張太和皆有紅拂記。

上來所舉之外，尚有不知作者之李衛公別傳，李林甫外傳，郭湜之高力士外傳，姚汝能之安祿山事迹等，惟著述本意，或在顯揚幽隱，非爲傳奇，特以行文枝蔓，或拾事瑣屑，故後人亦每以小說視之。

第十篇　唐之傳奇集及雜俎

造傳奇之文，會萃爲一集者，在唐代多有，而煊赫莫如牛僧孺之玄怪錄。僧孺字思黯，本隴西狄道人，居宛葉間，元和初以賢良方正對策第一，條指失政，鯁訐不避宰相，至考官，調去，僧孺則調伊闕尉，穆宗卽位，漸至御史中丞，後以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武宗時累貶循州長史，宣宗立，乃召還爲太子少師，大中二年卒，贈太尉，年六十九（七八〇——八四八），諡曰文簡，有傳在兩唐書。僧孺性堅僻，而頗嗜志怪，所撰玄怪錄十卷，今已佚，然太平廣記所引尙三十三篇，可以攷見大概。其文雖與他傳奇無甚異，而時時示人以出於造作，不求見信；蓋李公佐李朝威輩，僅在顯揚筆妙，故尙不肯言事狀之虛，至僧孺乃並欲以構想之幻自見，因故示其詭設之迹矣。元無有卽其一例：

寶應中，有元無有，常以仲春末獨行維揚郊野。值日晚，風雨大至，時兵荒後，人戶多逃，遂入路旁空莊。須臾霽止，斜月方出，無有坐北窗，忽聞西廊有行人聲，未幾見月中有四人，衣冠皆異，相與談諧吟詠甚暢，乃云，「今夕如秋，風月若此，吾輩豈得不爲一言，以展平生之事也？」……吟詠既朗，無有聽之具悉。其一衣冠長人卽先吟曰，「齊紈魯縞如霜雪，寥亮高聲予所發。」其二黑衣冠短陋人詩曰，「嘉賓良會淸夜時，煌煌燈燭我能持。」其三故弊黃衣冠人，亦短陋，詩曰，「淸冷之泉候朝汲，桑綆相牽常出入。」其四故黑衣冠人詩曰，「爨薪貯泉相煎熬，充他口腹我爲勞。」無有亦不以四人爲異，四人亦不虞無有之在堂隍也，遞相褒賞，觀其自負，則雖阮嗣宗詠懷，亦若不能加矣，四人遲明乃歸舊所；無有就尋之，堂中惟有故杵燈臺水桶破鐺：乃知四人卽此物所爲也。（廣記三百六十九）

牛僧孺在朝，與李德裕各立門戶，爲黨爭，以其好作小說，李之門客韋瓘遂託

僧孺名撰周秦行紀以誣之。記言自以舉進士落第將歸宛葉，經伊闕鳴皋山下，因暮失道，遂止薄太后廟中，與漢唐妃嬪燕飲。太后問今天子爲誰？則對曰，「『今皇帝先帝長子。』太眞笑曰，『沈婆兒作天子也。大奇！』」復賦詩，終以昭君侍寢，至明別去，「竟不知其何如」（詳見廣記四百八十九）。德裕因作論，謂僧孺姓應圖讖，玄怪錄又多造隱語，意在惑民，周秦行紀則以身與后妃冥遇，欲證其身非人臣相，「及至戲德宗爲沈婆兒，以代宗皇后爲沈婆，令人骨戰，可謂無禮於其君甚矣！」作逆若非當代，必在子孫，故「須以『太牢』少長咸置於法，則刑罰中而社稷安」也（詳見李衛公外集四）。自來假小說以排陷人，此爲最怪，顧當時說亦不行。惟僧孺既有才名，又歷高位，其所著作，世遂盛傳，而摹擬者亦不尠，李復言有續玄怪錄十卷，「分仙術感應二門，」薛漁思有河東記三卷，「亦記譎怪事，序云續牛僧孺之書」，（皆見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十三）又有撰宣室志十卷，以記仙鬼靈異事迹者，曰張讀字聖朋，則張鷟之裔而牛僧孺之外孫也（見唐書張薦傳），後來亦好爲「少而

習見，故沿其流波」（清四庫提要子部小說家類三）云。

他如武功人蘇鶚有杜陽雜編，記唐世故事，而多誇遠方珍異，參寥子高彥休有唐闕史，雖間有實錄，而亦言見夢升仙，故皆傳奇，但稍遷變。至於康駢劇談錄之漸多世務，孫棨北里志之專叙狹邪，范攄雲溪友議之特重歌詠，雖若彌近人情，遠于靈怪，然選事則新穎，行文則逶迤，固仍以傳奇爲骨者也。迨裴鉶著書，徑稱傳奇，則盛述神仙怪譎之事，又多崇飾，以惑觀者。鉶爲淮南節度副大使高駢從事，駢後失志，尤好神仙，卒以叛死，則此或當時諛導之作，非由本懷。聶隱娘勝妙手空空兒事即出此書（文見廣記一百九十四），明人取以入僞作之段成式劍俠傳，流傳遂廣，迄今猶爲所謂文人者所樂道也。

段成式字柯古，齊州臨淄人，宰相文昌子也，以蔭爲校書郎，累遷至吉州刺史，大中中歸京，仕至太常少卿，咸通四年（八六三）六月卒，新唐書附見段志玄傳末（餘見酉陽雜俎及南楚新聞）。成式家多奇篇秘籍，博學彊記，尤深於佛書，

而少好畋獵，亦早有文名，詞句多奧博，世所珍異，其小說有廬陵官下記二卷，今佚；酉陽雜俎二十卷凡三十篇，今具在，并有續集十卷：卷一篇，或錄秘書，或敍異事，仙佛人鬼以至動植，彌不畢載，以類相聚，有如類書，雖源或出於張華博物志，而在唐時，則猶之獨栱之作矣。每篇各有題目，亦殊隱僻，如紀道術者曰壺史，鈔釋典者曰貝編，述喪葬者曰尸穸，志怪異者曰諾皋記，而抉擇記敍，亦多古豔穎異，足副其目也。

夏啟爲東明公，文王爲西明公，邵公爲南明公，季札爲北明公，四時主四方鬼。至忠至孝之人，命終皆爲地下主者，一百四十年，乃授下仙之教，授以大道。有上聖之德，命終受三官書，爲地下主者，一千年乃轉三官之五帝，復一千四百年方得遊行太清，爲九宮之中仙。（卷二玉格）

始生天者五相，一光覆身而無衣，二見物生希有心，三弱顏，四疑，五怖。（卷三貝編）

國初僧玄奘往五印取經，西域敬之。成式見倭國僧金剛三昧，言嘗至中天寺，寺中多畫玄奘麻屩及匙筯，以綵雲乘之，蓋西域所無者，每至齋日，輒膜拜焉。（同上）

天翁姓張，名堅，字刺渴，漁陽人，少不羈，無所拘忌。常張羅得一白雀，愛而養之，夢劉天翁責怒，每欲殺之，白雀輒以報堅，堅設諸方待之，終莫能害。天翁遂下觀之，堅盛設賓主，乃竊騎天翁車，乘白龍，振策登天，天翁乘餘龍追之，不及。堅既到玄宮，易百官，杜塞北門，封白雀爲上卿侯，改白雀之胤不產於下土。劉翁失治，徘徊五岳作災，堅患之，以劉翁爲太山太守，主生死之籍。（卷十四諾臯記）

大歷中，有士人莊在渭南，遇疾卒於京，妻柳氏因莊居。……士人祥齋日，暮，柳氏露坐逐涼，有胡蜂遶其首面，柳氏以扇擊墮地，乃胡桃也。柳氏遽取，翫之掌中；遂長，初如拳，如椀，驚顧之際，已如盤矣，曝然分爲

兩扇，空中輪轉，聲如分蜂，忽合於柳氏首。柳氏碎首，齒著於樹。其物因飛去，竟不知何怪也。（同上）

又有聚文身之事者曰黥，述養鷹之法者曰肉攫部，續集則有貶誤以收考證，有寺塔記以志伽藍，所涉既廣，遂多珍異，爲世愛翫，與傳奇並驅爭先矣。

成式能詩，幽澀繁縟如他著述，時有祁人溫庭筠字飛卿，河內李商隱字義山亦俱用是相夸，號「三十六體」。溫庭筠亦有小說三卷曰乾𦠆子，遺文見於廣記，僅錄事略，簡率無可觀，與其詩賦之豔麗者不類。李於小說無聞，今有義山雜纂一卷，新唐志不著錄，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十一）以爲商隱作，書皆集俚俗常談鄙事，以類相從，雖止於瑣綴，而頗亦穿世務之幽隱，蓋不特聊資笑噱而已。

殺風景

松下喝道　看花淚下　苔上鋪席　斫却垂楊　花下曬褌　遊春重載　石筍繫馬　月下把火　步行將軍　背山起樓　果園種菜　花架下養雞鴨

惡模樣

作客與人相爭罵……做客踏翻臺桌……對丈人丈母唱豔曲　嚼殘魚肉歸盤上　對衆倒臥　橫筋在羹碗上

十誡

不得飲酒至醉　不得暗黑處驚人　不得陰損於人　不得獨入寡婦人房　不得開人家書　不得戲取物不令人知　不得暗黑獨自行　不得與無賴子弟往還　不得借人物用了經旬不還（原缺一則）

中和年間有李就今字衮求，爲臨晉令，亦號義山，能詩，初舉時恆遊倡家，見孫棨北里志，則雜纂之作，或出此人，未必定屬商隱，然他無顯證，未能定也。後亦時有仿作者，宋有續，稱王君玉，有再續，稱蘇東坡，明有三續，爲黃允交。

第十一篇　宋之志怪及傳奇文

宋既平一宇內，收諸國圖籍，而降王臣佐多海內名士，或宣怨言，遂盡招之館閣，厚其廩餼，使修書，成太平御覽文苑英華各一千卷；又以野史傳記小說諸家成書五百卷，目錄十卷，是爲太平廣記，以太平興國二年（九七七）三月奉詔撰集，次年八月書成表進，八月奉敕送史館，六年正月奉旨雕印板（據宋會要及進書表），後以言者謂非後學所急，乃收版貯太清樓，故宋人反多未見。廣記採摭宏富，用書至三百四十四種，自漢晉至五代之小說家言，本書今已散亡者，往往賴以考見，且分類纂輯，得五十五部，視每部卷帙之多寡，亦可知晉唐小說所敘，何者爲多，蓋不特稗說之淵海，且爲文心之統計矣。今舉較多之部於下，凡末有雜傳記九卷，則唐人傳奇文也。

神僊五十五卷　女仙十五卷　異僧十二卷
報應三十三卷　徵應（休咎也）十一卷　定數十五卷
夢七卷　神二十五卷　鬼四十卷
妖怪九卷　精怪六卷　再生十二卷
龍八卷　虎八卷　狐九卷

太平廣記以李昉監修，同修者十二人，中有徐鉉，有吳淑，皆嘗為小說，今俱傳。鉉字鼎臣，揚州廣陵人，南唐翰林學士，從李煜入宋，官至直學士院給事中散騎常侍，淳化年坐累謫靜難行軍司馬，中寒卒于貶所，年七十六（九一六—九九一），事詳宋史文苑傳。鉉在唐時，已作志怪，歷二十年成稽神錄六卷，僅一百五十事，比修廣記，常希收采而不敢自專，使宋白問李昉，昉曰，「詎有徐率更言無稽者！」遂得見收。然其文平實簡率，既失六朝志怪之古質，復無唐人傳奇之纏綿，當宋之初，志怪又欲以「可信」見長，而此道於是不復振也。

廣陵有王姥，病數日，忽謂其子曰，「我死，必生西溪浩氏爲牛，子當贖之，而我腹下有『王』字是也。」頃之遂卒，其西溪者，海陵之西地名也；其民浩氏，生牛，腹有白毛成「王」字。其子尋而得之，以束帛贖之以歸。（卷二）

瓜村有漁人，妻得勞瘦疾，轉相傳染，死者數人。或云：取病者生釘棺中，棄之，其病可絕。頃之，其女病，即生釘棺中，流之於江，至金山，有漁人見而異之，引之至岸，開視之，見女子猶活，因取置漁舍中，多得鰻鯬魚以食之，久之病愈，遂爲漁人之妻，至今尚無恙。（卷三）

吳淑，徐鉉壻也，字正儀，潤州丹陽人，少而俊爽，敏於屬文，在南唐舉進士，以校書郎直內史，從李煜歸宋，仕至職方員外郎，咸平五年卒，年五十六（九四七—一〇〇二），亦見宋史文苑傳。所著江淮異人錄三卷，今有從永樂大典輯成本，凡二十五人，皆傳當時俠客術士及道流，行事大率詭怪。唐段成式作酉陽雜俎，

已有盜俠一篇，敍怪民奇異事，然僅九人，至薈萃諸詭幻人物，蓄爲專書者，實始于吳淑，明人鈔廣記僞作劍俠傳又揚其波，而乘空飛劍之說日熾；至今尚不衰。

成幼文爲洪州錄事參軍，所居臨通衢而有牕。一日坐牕下，時雨霽泥濘而微有路，見一小兒賣鞋，狀甚貧窶，有一惡少年與兒相遇，絓鞋墮泥中。小兒哭求其價，少年叱之不與。兒曰，「吾家且未有食，待賣鞋營食，而悉爲所汙。」有書生過，憫之，爲償其值。少年怒曰，「兒就我求食，汝何預焉？」因辱罵之。生甚有慍色；成嘉其義，召之與語，大奇之，因留之宿。夜共話，成暫入內，及復出，則失書生矣，外戶皆閉，求之不得，少頃復至前曰，「日來惡子，吾不能容，已斷其首。」乃擲之於地。成驚曰，「此人誠忤君子，然斷人之首，流血在地，豈不見累乎？」書生曰，「無苦。」乃出少藥，傅於頭上，捽其髮摩之，皆化爲水，因謂成曰，「無以奉報，願以此術授君。」成曰，「某非方外之士不敢奉教。」書生於是長揖而去，重門

皆鎖閉，而失所在。

宋代雖云崇儒，並容釋道，而信仰本根，夙在巫鬼，故徐鉉吳淑而後，仍多變怪讖應之談，張君房之乘異記（咸平元年序），張師正之括異志，聶田之祖異志（康定元年序），秦再思之洛中紀異，畢仲詢之幕府燕閒錄（元豐初作），皆其類也。迨徽宗惑于道士林靈素，篤信神仙，自號「道君」，而天下大奉道法。至于南遷，此風未改：高宗退居南內，亦愛神仙幻誕之書，時則有知興國軍歷陽郭彖字次象作睽車志五卷，翰林學士鄱陽洪邁字景盧作夷堅志四百二十卷，似皆嘗呈進以供上覽。諸書大都偏重事狀，少所鋪敍，與稽神錄略同，顧夷堅志獨以著者之名與卷帙之多稱於世。

洪邁幼而強記，博極羣書，然從二兄試博學宏詞科獨被黜，年五十始中第，爲敕令所刪定官。父皓嘗忤秦檜，憾并及邁，遂出添差教授福州，累遷吏部郎兼禮部；嘗接伴金使，頗折之，旋爲報聘使，以爭朝見禮不屈，幾被抑留，還朝又以使

金辱命論罷，尋起知泉州，又歷知吉州，贛州，婺州，建寧及紹興府，淳熙二年以端明殿學士致仕卒，年八十（一〇九六——一一七五），謚文敏，有傳在宋史。邁在朝敢於讜言，又廣見洽聞，多所著述，考訂辨證，並越常流，而夷堅志則爲晚年遣興之書，始刊於紹興末，絕筆于淳熙初，十餘年中，凡成甲至癸二百卷，支甲至支癸三甲至三癸各一百卷，四甲四乙各十卷，卷帙之多，幾與太平廣記等，今惟甲至丁八十卷支甲至支戊五十卷三志若干卷，又摘鈔本五十卷及二十卷存。奇特之事，本緣希有見珍，而作者自序，乃甚以繁夥自憙，耄期急於成書，或以五十日作十卷，妄人因稍易舊說以投之，至有盈數卷者，亦不暇刪潤，徑以入錄（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十一云），蓋意在取盈，不能如本傳所言「極鬼神事物之變」也。惟所作小序三十一篇，什九「各出新意，不相複重」，趙與旹嘗撮其大略入所著賓退錄（八），歎爲「不可及」，則於此書可謂知言者已。

傳奇之文，亦有作者：今訛爲唐人作之綠珠傳一卷，楊太眞外傳二卷，即宋樂

史之撰也，宋志又有滕王外傳李白外傳許邁傳各一卷，今俱不傳。史字子正，撫州宜黃人，自南唐入宋爲著作佐郎，出知陵州，以獻賦召爲三館編修，又累獻所著書共四百二十餘卷，皆記敍科第孝弟神仙之事者，遷著作郎，直史館，轉太常博士，出知舒州，知黃州，又知商州，復職後再入文館，掌西京勘磨司，賜金紫，景德四年卒，年七十八（九三〇——一〇〇七），事詳宋史樂黃目傳首。史又長於地理，有太平寰宇記二百卷，徵引羣書至百餘種，而時雜以小說家言，至綠珠太眞二傳，本薈萃稗史成文，則又參以輿地志語；篇末垂誡，亦如唐人，而增其嚴冷，則宋人積習如是也，於綠珠傳最明白：

……趙王倫亂常，孫秀使人求綠珠，……崇勃然曰，「他無所愛，綠珠不可得也！」秀自是譖倫族之。收兵忽至，崇謂綠珠曰，「我今爲爾獲罪。」綠珠泣曰，「願效死於君前！」於是墮樓而死。崇棄東市，後人名其樓曰綠珠樓。樓在步庚里，近狄泉；泉在正城之東。綠珠有弟子宋褘，有國色，善吹

笛，後入宋明帝宮中。今白州有一派水，自雙角山出，合容州江，呼爲綠珠江，亦猶歸州有昭君村昭君場，吳有西施谷脂粉塘，蓋取美人出處爲名。又有綠珠井，在雙角山下，故老傳云，汲此井飲者，誕女必多美麗，里閭有識者以美色無益於時，因以巨石鎭之，爾後有產女端妍者，七竅四肢多不完具。異哉，山水之使然！……

……其後詩人題歌舞妓者，皆以綠珠爲名。……其故何哉？蓋一婢子，不知書，而能感主恩，憤不顧身，志烈懍懍，誠足使後人仰慕歌詠也。至有享厚祿，盜高位，亡仁義之性，多反覆之情，暮四朝三，唯利是視，節操反不若一婦人，豈不愧哉？今爲此傳，非徒述美麗，窒禍源，且欲懲戒辜恩負義之類也。……

其後有亳州譙人秦醇字子復（一作子履），亦撰傳奇，今存四篇，見于北宋劉斧所編之青瑣高議前集及別集。其文頗欲規撫唐人，然辭意皆蕪劣，惟偶見一二好

語，點綴其間：又大抵託之古事，不敢及近，則仍由士習拘謹之所致矣，故樂史亦如此。一曰趙飛燕別傳，序云得之李家牆角破筐中，記趙后入宮至自縊，復以冥報化爲大黿事：文中有「蘭湯灧灧，昭儀坐其中，若三尺寒泉浸明玉」語，明人遂或擊節詫爲眞古籍，與今人爲楊愼僞造之漢雜事祕辛所惑正同，所謂漢伶玄撰之飛燕外傳亦此類，但文辭殊勝而已。二曰驪山記，三曰溫泉記，言張俞不第還蜀，于驪山下就故老問楊妃逸事，故老爲具道；他日俞再經驪山，遇楊妃遣使相召，問人間事，且賜浴，明日敕吏引還，則驚起如夢覺，乃題詩于驛，後步野外，有牧童送酬和詩，云是前日一婦人之所託也。四曰譚意歌傳，則爲當時故事：意歌本良家子，流落長沙爲倡，與汝州民張正者相悅，婚約甚堅，而正迫于母命，竟別娶；越三年妻歿，適有客來自長沙，責正負義，且述意歌之賢，遂迎以歸，後其子成進士。意歌「終身爲命婦，夫妻偕老，子孫繁茂，」蓋襲蔣防之霍小玉傳，而結以「團圓」者也。

不知何人作者有大業拾遺記二卷，題唐顏師古撰，亦名隋遺錄。跋言會昌年間得于上元瓦棺寺閣上，本名南部烟化錄，乃隋書遺稿，惜多缺落，因補以傳；末無名，蓋與造本文者出一手。記起於煬帝將幸江都，命麻叔謀開河，次及途中諸縱恣事，復造迷樓，怠荒於內，時之人望，乃歸唐公，宇文化及將謀亂，因請放官奴分直上下，詔許之，「是有焚草之變」。其敍述頗陵亂，多失實，而文筆明麗，情致亦時有綽約可觀覽者。

……長安貢御車女袁寶兒，年十五，腰肢纖墮，騃冶多態，帝寵愛之特厚。時洛陽進合蒂迎輦花，云得之嵩山塢中，人不知名，採者異而貢之。……帝令寶兒持之，號曰「司花女」。時虞世南草征遼指揮德音敕於帝側，寶兒注視久之。帝謂世南曰，「昔傳飛燕可掌上舞，朕常謂儒生飾于文字，豈人能若是乎？及今得寶兒，方昭前事；然多憨態，今注目於卿，卿才人，可便嘲之！」世南應詔爲絕句曰，「學畫鴉黃半未成，垂肩嚲袖太憨生，緣憨却得

君王惜：長把花枝傍輦行。」帝大悅。……

……帝昏湎滋深，往往爲妖祟所惑，嘗游吳公宅雞臺，恍惚間與陳後主相遇。……舞女數十許，羅侍左右，中一人迥美，帝屢目之。後主云，「殿下不識此人耶？卽麗華也。每憶桃葉山前乘戰艦與此子北渡，爾時麗華最恨方倚臨春閣試東郭㕙紫毫筆書小砑紅綃作答江令『璧月』句，詩詞未終，見韓擒虎躍青驄駒擁萬甲直來衝人，都不存去就，便至今日。」俄以綠文測海蠡酌紅粱新醞勸帝，帝飲之甚歡，因請麗華舞「玉樹後庭花」，麗華辭以抛擲歲久，自井中出來，腰肢依拒，無復往時姿態，帝再三索之，乃徐起終一曲。後主問帝，「蕭妃何如此人？」帝曰，「春蘭秋菊，各一時之秀也。」……

又有開河記一卷，敍麻叔謀奉隋煬詔開河，虐民掘墓，納賄，食小兒，事發遂誅死；迷樓記一卷，敍煬帝晚年荒恣，因王義切諫。獨居二日，以爲不樂，復入宮，後聞童謠，自識運盡；海山記二卷，則始自降生，次及興土木，見妖鬼，幸江

亂，詢王義，以至遇害，無不具記。三書與隋遺錄相類，而叙述加詳，顧時雜俚語，文采遜矣。海山記已見於青瑣高議中，自是北宋人作，餘當亦同，今本有題唐韓偓撰者，明人妄增之。帝王縱恣，世人所不欲遭而所樂道，唐人喜言明皇，宋則益以隋煬，明羅貫中復撰集爲隋唐志傳，淸褚人穫又增改以爲隋唐演義。

梅妃傳一卷亦無撰人，蓋見當時圖畫有把梅美人號梅妃者，泛言唐明皇時人，因造此傳，謂爲江氏名采蘋，入宮因太眞妬復見放，値祿山之亂，死於兵。有跋，略謂傳是大中二年所寫，在萬卷朱遵度家，今惟葉少蘊與予得之；末不署名，蓋亦即撰本文者，自云與葉夢得同時，則南渡前後之作矣。今本或題唐曹鄴撰，亦明人妄增之。

第十二篇　宋之話本

宋一代文人之爲志怪，既平實而乏文彩，其傳奇，又多託往事而避近聞，擬古且遠不逮，更無獨創之可言矣。然在市井間，則別有藝文興起。卽以俚語著書，敍述故事，謂之「平話」，卽今所謂「白話小說」者是也。

然用白話作書者，實不始于宋。淸光緒中，燉煌千佛洞之藏經始顯露，大抵運入英法，中國亦拾其餘藏京師圖書館；書爲宋初所藏，多佛經，而內有俗文體之故事數種，蓋唐末五代人鈔，如唐太宗入冥記，孝子董永傳，秋胡小說則在倫敦博物館，伍員入吳故事則在中國某氏，惜未能目覩，無以知其與後來小說之關係。以意度之，則俗文之興，當由二端，一爲娛心，一爲勸善，而尤以勸善爲大宗，故上列諸書，多關懲勸，京師圖書館所藏，亦尙有俗文維摩法華等經及釋迦八相成道記目

連入地獄故事也。

唐太宗入冥記首尾並闕，中間僅存，蓋記太宗殺建成元吉，生魂被勘事者；諱其本朝之過，始盛于宋，此雖關涉太宗，故當仍爲唐人之作也，文略如下：

……判官懆惡，不敢道名字。」帝曰，「卿近前來。」輕道，「姓崔，名子玉。」「朕當識。」言訖，使人引皇帝至院門，使人奏曰，「伏惟陛下且立在此，容臣入報判官速來。」言訖，使來者到廳拜了，「啓判官；奉大王處，太宗是生魂到，領判官推勘，見在門外，未敢引。」判官聞言，驚忙起立，……

宋有梁公九諫一卷（在士禮居叢書中），文亦朴陋如前記，書敘武后廢太子爲廬陵王，而欲傳位於姪武三思，經狄仁傑極諫者九，武后始感悟，召還復立爲太子。卷首有范仲淹唐相梁公碑文，乃貶守番陽時作，則書出當在明道二年（一〇三三）以後矣。

第六講

則天睡至三更，又得一夢，夢與大羅天女對手着棋，局中有子，旋被打將，頻輸天女，忽然驚覺。來日受朝，問諸大臣，其夢如何？狄相奏曰，「臣圓此夢，於國不祥。陛下夢與大羅天女對手着棋，局中有子，旋被打將，頻輸天女：蓋謂局中有子，不得其位，旋被打將，失其所主。今太子盧陵王貶房州千里，是謂局中有子，不得其位，遂感此夢。臣願東宮之位，速立盧陵王爲儲君，若立武三思，終當不得！」

然據現存宋人通俗小說觀之，則與唐末之主勸懲者稍殊，而實出於雜劇中之「說話」。說話者，謂口說古今驚聽之事，蓋唐時亦已有之，段成式酉陽雜俎（續集四貶誤篇）有云，「予太和末，因弟生日觀雜戲，有市人小說，呼扁鵲作「褊鵲」字，上聲。……」李商隱驕兒詩（集一）亦云，「或謔張飛胡，或笑鄧艾吃。」似當時已有說三國故事者，然未詳。宋都汴，民物康阜，游樂之事甚多，市井間有雜

伎藝，其中有「說話」，執此業者曰「說話人」。說話人又有專家，孟元老（東京夢華錄五）嘗舉其目，曰小說，曰合生，曰說諢話，曰說三分，曰說五代史。南渡以後，此風未改，據吳自牧（夢粱錄二十）所記載則有四科如下：

說話者，謂之舌辨，雖有四家數，各有門庭：

且「小說」名「銀字兒」，如煙粉靈怪傳奇公案撲刀捍棒發跡變態之事。……談論古今，如水之流。

「談經」者，謂演說佛書。「說參請」者，謂賓主參禪悟道等事。……又有「說諢經」者。……

「講史書」者，謂講說通鑑漢唐歷代書史文傳興廢爭戰之事。

「合生」，與起令隨令相似，各占一事也。

灌園耐得翁（都城紀勝）述臨安盛事，亦謂說話有四家，曰小說，曰說經說參，曰說史，曰合生，而分小說爲三類，即「一者銀字兒，如煙粉靈怪傳奇；說公案，皆

是搏拳提刀趕棒及發跡變態之事；說鐵騎兒，謂士馬金鼓之事」是也。周密之書（武林舊事六），敍四科又略異，曰演史，曰說經諢經，曰小說，曰說諢話，無合生；且謂小說有雄辯社（卷三），則其時說話人不惟各守家數，且有集會以磨鍊其技藝者矣。

說話之事，雖在說話人各運匠心，隨時生發，而仍有底本以作憑依，是爲「話本」。夢粱錄（二十）影戲條下云，「其話本與講史書者頗同，大抵眞假相半。」又小說講經史條下云，「蓋小說者，能講一朝一代故事，頃刻間捏合。」都城紀勝所說同，惟「捏合」作「提破」而已。是知講史之體，在歷敍史實而雜以虛辭，小說之體，在說一故事而立知結局，今所存五代史平話及通俗小說殘本，蓋卽此二科話本之流，其體式正如此。

新編五代史平話者，講史之一，孟元老所謂「說五代史」之話本，此殆近之矣。其書梁唐晉漢周每代二卷，各以詩起，次入正文，又以詩終。惟梁史平話始于開

關，次略敍歷代興亡之事，立論頗奇，而亦雜以誕妄之因果說。

龍爭虎戰幾春秋，　五代梁唐晉漢周，
興廢風燈明滅裏，　易君變國若傳郵。

粤自鴻荒既判，風氣始開，伏羲畫八卦而文籍生，黃帝垂衣裳而天下治。……那時諸侯皆已順從，獨蚩尤共炎帝侵暴諸侯，不服王化。黃帝乃帥諸侯，興兵動衆，……遂殺死炎帝，活捉蚩尤，萬國平定。這黃帝做着個廝殺的頭腦，教天下後世習用干戈。……湯伐桀，武王伐紂，皆是以臣弑君，篡奪了夏殷的天下。湯武不合做了這個樣子，後來周室衰微，諸侯強大，春秋之世二百四十年之間，臣弑其君的也有，子弑其父的也有。孔子聖人爲見三綱淪，九法斁，秉那直筆，做一卷書，喚做春秋，褒獎他善的，貶罰他惡的，故孟子道是「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只有漢高祖姓劉字季，他取秦始皇天下不用篡弑之謀，眞個是：

手拿三尺龍泉劍，　　奪却中原四百州。

劉季殺了項羽，立着國號曰漢，只因疑忌功臣，如韓王信彭越陳豨之徒，皆不免族滅誅夷。這三個功臣抱屈啣冤，訴於天帝，天帝可憐見三個功臣無辜被戮，令他每三個托生做三個豪傑出來：韓信去曹家托生做着個曹操；彭越去孫家托生做着個孫權，陳豨去那宗室家托生做着個劉備。這三個分了他的天下，……三國各有史，道是三國志是也。……

於是更自晉及唐，以至黃巢變亂，朱氏立國，其下卷今闕，必當訖於梁亡矣。全書敍述，繁簡頗不同，大抵史上大事，卽無發揮，一涉細故，便多增飾，狀以駢儷，證以詩歌，又雜諢詞，以博笑噱，如說黃巢下第，與朱溫等爲盜，將刼侯家莊馬評事時途中情景，卽其例也：

……黃巢道，「若去刼他時，不消賢弟下手，咱有桑門劍一口，是天賜黃巢的，咱將劍一指，看他甚人，也抵敵不住。」道罷便去，行過一個高嶺，名

做懸刀峯，白行了半個日頭，方得下嶺，好座高嶺！是：根盤地角，頂接天涯，蒼蒼老檜拂長空，挺挺孤松侵碧漢，山雞共日雞齊鬬，天河與澗水接流，飛泉飄雨脚廉纖，怪石與雲頭相軋。怎見得高？

幾年攧下一樵夫，　至今未曾攧到底。

黃巢兄弟四人過了這座高嶺，望見卅侯家莊。好座莊舍！但見：石惹閑雲，山連溪水，堤邊垂柳，弄風裊裊拂溪橋，路畔閑花，映日叢叢遮野渡。那四個兄弟望見莊舍遠不出五里田地，天色正晡，同入個樹林中彈了，待晚西却行到那馬家門首去。……

京本通俗小說不知本幾卷，今存卷十至十六，每卷一篇，曰碾玉觀音，曰菩薩蠻，曰西山一窟鬼，曰志誠張主管，曰拗相公，曰錯斬崔寧，曰馮玉梅團圓等，每篇各具首尾，傾刻可了，與吳自牧所記正同。其取材多在近時，或採之他種說部，主在娛心，而雜以懲勸。體製則什九先以閒話或他事，後乃綴合，以入正文。如

碾玉觀音因欲敍咸安郡王游春，則輒舉春詞至十餘首：

山色晴嵐景物佳，煖烘回，雁起平沙，東郊漸覺花供眼，南陌依稀草吐芽。堤上柳，未藏鴉，尋芳趁步到山家，隴頭幾樹紅梅落，紅杏枝頭未着花。

這首「鷓鴣天」說孟春景致，原來又不如仲春詞做得好：

……………………………………………………

這三首詞，都不如王荊公看見花瓣兒片片風吹下地來，原來這春歸去是東風斷送的。有詩道：

春日春風有時好，春日春風有時惡，
不得春風花不開，花開又被風吹落。

蘇東坡道，不是東風斷送春歸去，是春雨斷送春歸去。有詩道：

雨前初見花間蕊，雨後全無葉底花，

蜂蝶紛紛過墻去，　却疑春色在鄰家。

秦少游道，也不干風事，也不干雨事，是柳絮飄將春色去。有詩道：

三月柳花輕復散，　飄颺澹蕩送春歸，
此花本是無情物，　一向東飛一向西。

……………………………………

王岩叟道，也不干風事，也不干雨事，也不干柳絮事，也不干胡蝶事，也不干黃鶯事，也不干杜鵑事，也不干燕子事，是九十日春光已過春歸去。曾有詩道：

怨風怨雨兩俱非，　風雨不來春亦歸，
腮邊紅褪青梅小，　口角黃消乳燕飛，
蜀魄健啼花影去，　吳蠶強食柘桑稀，
直惱春歸無覓處，　江湖辜負一簑衣。

說話的因甚說這春歸詞？紹興年間，行在有個關西延州延安府人，本身是三鎮節度使咸安郡王，當時怕春歸去，將帶着許多鈞眷游春，……

此種引首，與講史之先敘天地開闢者略異，大抵詩詞之外，亦用故實，或取相類，或取不同，而多為時事。取不同者由反入正，取相類者較有淺深，忽而相牽，轉入本事，故敘述方始，而主意已明，耐得翁之所謂「提破」，吳自牧之所謂「捏合」，殆指此矣。凡其上半，謂之「得勝頭迴」，頭迴猶云前回，聽說話者多軍民，故冠以吉語曰得勝，非因進講宮中，因有此名也。至於文式，則與五代史平話之鋪敘瑣事處頗相似，然較詳。西山一窟鬼述吳秀才一為鬼誘，至所遇無一非鬼，蓋本之鬼董（四）之樊生，而描寫委曲瑣細，則雖明清演義亦無以過之，如其記訂婚之始云：

……開學堂後，有一年之上，也罪過，那街上人家都把孩子們來與它教訓，頗有些趲足。當日正在學堂裏教書，只聽得青布簾兒上鈴聲響，走將一個人入來。吳教授看那入來的人：不是別人，卻是十年前搬去的隣舍王婆。原來

那婆子是個「撮合山」，專靠做媒爲生。吳教授相揖罷，道，「多時不見。而今婆婆在那里住？」婆子道，「只道教授忘了老媳婦，如今老媳婦在錢塘門裏沿城住。」教授問「婆婆高壽？」婆子道，「老媳婦犬馬之年七十有五。教授青春多少？」教授道，「小子二十有二。」婆子道，「教授方纔二十有二，却像三十以上人，想教授每日價費多少心神；據我媳婦愚見，也少不得一個小娘子相伴。」教授道，「我這裏也幾次問人來，却沒這般頭腦。」婆子道，「這個『不是冤家不聚會。』好教官人得知，却有一頭好親在這裏，一千貫錢房計，帶一個從嫁，又好人材，却有一床樂器都會，又寫得算得，又是啅嚇大官府第出身，只要嫁個讀書官人，教授却是要也不？」教授聽得說罷，喜從天降，笑逐顏開，道，「若還眞個有這人時，可知好哩！只是這個小娘子如今在那里？」……

南宋亡，雜劇消歇，說話遂不復行，然話本蓋頗有存者，後人目染，彷以爲

書，雖已非口談，而猶存曩體，小說者流有拍案驚奇醉醒石之屬，講史者流有列國演義隋唐演義之屬，惟世間于此二科，漸不復知所嚴別，遂俱以「小說」爲通名。

第十三篇　宋元之擬話本

說話既盛行，則當時若干著作，自亦蒙話本之影響。北宋時，劉斧秀才雜輯古今稗說爲青瑣高議及青瑣摭遺，文辭雖拙俗，然尚非話本，而文題之下，已各係以七言，如

流紅記（紅葉題詩娶韓氏）　　趙飛燕外傳（別傳敍飛燕本末）

韓魏公（不罪碎盞燒鬚人）　　王榭（風濤飄入烏衣國）

等，皆一題一解，甚類元人劇本結末之「題目」與「正名」，因疑汴京說話標題，體裁或亦如是，習俗浸潤，乃及文章。至於全體被其變易者，則今尚有大唐三藏法師取經記及大宋宣和遺事二書流傳，皆首尾與詩相始終，中間以詩詞爲帖綴，辭句多俚，顧與話本又不同，近講史而非口談，似小說而無捏合。錢曾于宣和遺事，則並

燈花婆婆等十五種並謂之「詞話」（也是園書目十），以其有詞有話也，然其間之錯斬崔寧馮玉梅團圓兩種，亦見京本通俗小說中，本說話之一科，傳自專家，談吐如流，通篇相稱，殊非宣和遺事所能企及。蓋宣和遺事雖亦有詞有說，而非全出於說話人，乃由作者掇拾故書，益以小說，補綴聯屬，勉成一書，故形式僅存，而精采遂遜，文辭又多非己出，不足以云創作也。取經記尤苟簡。惟說話消亡，而話本終蛻爲著作，則又賴此等爲其樞紐而已。

大唐三藏法師取經記三卷，舊本在日本，又有一小本曰大唐三藏取經詩話，內容悉同，卷尾一行云「中瓦子張家印」，張家爲宋時臨安書舖，世因以爲宋刊，然逮於元朝，張家或亦無恙，則此書或爲元人撰，未可知矣。三卷分十七章，今所見小說之分章回者始此；每章必有詩，故曰詩話。首章兩本俱闕，次章則記玄奘等之遇猴行者。

行程遇猴行者處第二

僧行六人，當日起行。……偶於一日午時，見一白衣秀才，從正東而來，便揖和尚，「萬福萬福！和尚今往何處，莫不是再往西天取經否？」法師合掌曰，「貧道奉敕，爲東土衆生未有佛敎，是取經也。」秀才曰，「和尚生前兩廻去取經，中路遭難，此廻若去，千死萬死！」法師云，「你如何得知？」秀才曰，「我不是別人，我是花果山紫雲洞八萬四千銅頭鐵額彌猴王。我今來助和尚取經，此去百萬程途，經過三十六國，多有禍難之處。法師應曰，「果得如此，三世有緣，東土衆生，獲大利益。」當便改呼爲猴行者。僧行七人次日同行，左右伏事。猴行者因留詩曰：

百萬程途向那邊，　今來佐助大師前，
一心祝願逢眞敎，　同往西天雞足山。

三藏法師詩答曰：

此日前生有宿緣，　今朝果遇大明仙，

前途若到妖魔處，　　望顯神通鎭佛前。

於是藉行者神通，借入大梵天王宮，法師講經已，得賜「隱形帽一頂，金鐶錫杖一條，鉢盂一隻，三件齊全，」復反下界，經香林寺，履大蛇嶺九龍池諸危地，俱以行者法力，安穩進行；又得深沙神身化金橋，渡越大水，出鬼子母國女人國而達王母池處，法師欲桃，命猴行者往竊之。

入王母池之處第十一

……法師曰，「願今日蟠桃結實，可偷三五個喫。」猴行者曰，「我因八百歲時偷喫十顆，被王母捉下，左肋判八百，右肋判三千鐵棒，配在花果山紫雲洞，至今肋下尙痛，我今定是不敢偷喫也。」……前去之間，忽見石壁高岑萬丈，又見一石盤，闊四五里地，又有兩池，方廣數十里，瀰瀰萬丈，鴉鳥不飛。七人纔坐，正歇之次，舉頭遙望，萬丈石壁之中，有數株桃樹，森森聳翠，上接靑天，枝葉茂濃，下浸池水。……行者曰，「樹上今有十餘顆，

爲地神專在彼處守定，無路可去偷取。」師曰，「你神通廣大，去必無妨。」說由未了，攧下三顆蟠桃入池中去，師甚敬惶，問此落者是何物？答曰，「師不要敬，此是蟠桃正熟，攧下水中也。」師曰，「可去尋取來喫！」

……

行者以杖擊石，先後現二童子，一云三千歲，一五千歲，皆揮去，……又敲數下，偶然一孩兒出來，問曰，「你年多少？」答曰，「七千歲。「行者放下金鐶杖，叫取孩兒入手中，問和尚你喫否？和尚聞語，心敬便走。被行者手中旋數下，孩兒化成一枝乳棗。當時吞入腹中，後歸東土唐朝，遂吐出於西川，至今此地中生人參是也。空中見有一人，遂吟詩曰：

花果山中一子才，　小年曾此作場乖，

而今耳熱空中見，　前次偷桃客又來。

由是竟達天竺，求得經文五千四百卷，而闕多心經，回至香林寺，始由定光佛見

授。七人既歸，則皇帝郊迎，諸州奉法，至七月十五日正午，天宮乃降採蓮舡，法師乘之，向西仙去；後太宗復封猴行者爲銅筋鐵骨大聖云。

大宋宣和遺事世多以爲宋人作，而文中有呂省元宣和講篇及南儒詠史詩，省元南儒皆元代語，則其書或出於元人，抑宋人舊本，而元時又有增益，皆不可知，口吻有大類宋人者，則以鈔撮舊籍而然，非著者之本語也。書分前後二集，始於稱述堯舜而終以高宗之定都臨安，案年演述，體裁甚似講史。惟節錄成書，未加融會，故先後文體，致爲參差，灼然可見其剽取之書當有十種。前集先言歷代帝王荒淫之失者其一，蓋猶宋人講史之開篇；次述王安石變法之禍者其二，亦北宋末士論之常套；次述安石引蔡京入朝至童貫蔡攸巡邊者其三。首一爲語體，次二爲文言而並雜以詩者其四，則梁山濼聚義本末，首述楊志賣刀殺人，晁蓋劫生日禮物，遂邀約二十人，同入太行山梁山濼落草，而宋江亦以殺閻婆惜出亡，伏屋後九天玄女廟中，見官兵已退，出謝玄女，

……則見香案上一聲響亮，打一看時，有一卷文書在上。宋江纔展開看了，認得是個天書；又寫着三十六個姓名；又題著四句道：

　　破國因山木，兵刀用水工，
　一朝充將領，海內聳威風。

宋江讀了，口中不說，心下思量：這四句分明是說了我裏姓名；又把開天書一卷，仔細看覷，見有三十六將的姓名。那三十六人道個甚底？

智多星吳加亮　玉麒麟李進義　青面獸楊志　混江龍李海　九紋龍史進
入雲龍公孫勝　浪裏白條張順　霹靂火秦明　活閻羅阮小七　立地太歲
阮小五　短命二郎阮進　大刀關必勝　豹子頭林冲　黑旋風李逵　小旋
風柴進　金鎗手徐寧　撲天鵰李應　赤髮鬼劉唐　一直撞董平　插翅虎
雷橫　美髯公朱同　神行太保戴宗　賽關索王雄　病尉遲孫立　小李廣
花榮　沒羽箭張青　沒遮攔穆横　浪子燕青　花和尚魯智深　行者武松

鐵鞭呼延綽　急先鋒索超　拚命三郎石秀　火船工張岑　摸着雲杜千

鐵天王晁蓋

宋江看了人名，末後有一行字寫道，「天書付天罡院三十六員猛將，使呼保義宋江爲帥，廣行忠義，殄滅姦邪。」

於是江率朱同等九人亦赴山寨，會晁蓋已死，遂被推爲首領，「各人統率强人，略州劫縣，放火殺人，攻奪淮陽京西河北三路二十四州八十餘縣，刼掠子女玉帛，擄掠甚衆，」已而魯智深等亦來投，遂足三十六人之數。

一日，宋江與吳加亮商量，「俺三十六員猛將，並已登數，休要忘了東嶽保護之恩，須索去燒香賽還心願則個。」擇日起行，宋江題了四句放旗上道：

來時三十六，　去後十八雙，

若還少一個，　定是不歸鄉！

宋江統率三十六將往朝東嶽，賽取金爐心願。朝廷不奈何，只得出榜招諭

宋江等。有那元帥姓張名叔夜的，是世代將門之子，前來招誘，宋江和那三十六人歸順宋朝，各受大夫誥敕，分注諸路巡檢使去也；因此三路之寇，悉得平定。後遣宋江收方臘有功，封節度使。

其五，爲徽宗幸李師師家，曹輔進諫及張天覺隱去；其六，爲道士林靈素進用及其死葬之異；其七爲臘月預賞元宵及元宵看燈之盛，皆平話體。其敍元宵看燈云：

宣和六年正月十四日，去大內門直上一條紅綿繩上，飛下一個仙鶴兒來，口內銜一道詔書，有一員中使接得展開，奉聖旨：宣萬姓。有那快行家手中把着金字牌，喝道，「宣萬姓！」少刻，京師民有似雲浪，盡頭上戴着玉梅，雪柳，鬧蛾兒，直到鰲山下看燈。却去宣德門直上有三四個貴官，……得了聖旨，交撒下金錢銀錢，與萬姓搶金錢。那教坊大使袁陶曾作詞，名做撒金錢：

頻瞻禮，喜昇平又逢元宵佳致。鰲山高聳翠，對端門珠璣交製，似嫦娥，降仙宮，乍臨凡世。恩露勻施，凭御闌聖顏垂視。撒金錢，亂拋

墜，萬姓推搶沒理會；告官裏，這失儀，且與免罪。

是夜撒金錢後，萬姓各各徧遊市井，可謂是：

燈火熒煌天不夜，笙歌嘈雜地長春。

後集則始自金人來運糧，以至京城陷爲第八種；又自金兵入城，帝后北行受辱，以至高宗定都臨安爲第九第十種，即取南燼紀聞竊憤錄及續錄而小有删節，二書今俱在，或題辛棄疾作，而宋人已以爲僞書。卷末復有結論，云「世之儒者謂高宗失恢復中原之機會者有二焉：建炎之初失其機者，潛善伯彥偷安於目前誤之也；紹興之後失其機者，秦檜爲虜用間誤之也。失此二機，而中原之境土未復，君父之大仇未報，國家之大恥不能雪，此忠臣義士之所以扼腕，恨不食賊臣之肉而寢其皮也歟！」則亦南宋時檜黨失勢後士論之常套也。

第十四篇　元明傳來之講史

宋之說話人，於小說講史皆多高手（名見夢粱錄及武林舊事），而不聞有著作；其以講史著稱後世者，蓋莫過於元之施耐庵。耐庵，錢唐人（明高儒百川書志六，）著水滸傳；胡應麟曾見一小說序，云耐庵「嘗入市肆紬閱故書，於敝楮中得宋張叔夜禽賊招語一通，備悉其一百八人所由起，因潤飾成此編。」而名及事跡皆不可考，（序言見筆叢四十一，然難信，又云「施某事見田叔禾西湖志餘」，而實無有，乃誤記也。）或者實無其人。又有羅本字貫中，亦錢唐人（明郎瑛七修類稿二十二田汝成西湖遊覽志餘四十五及筆叢），或云耐庵門人（亦筆叢說），或云名貫（明王圻續文獻通考），或云越人，生洪武初（周亮工書影一）；疑實生於元，至明初猶在（約一三三〇——一四〇〇）。其所著小說尤夥，明時云有數十種（志

餘），今存者有三國志演義隋唐志傳及三遂平妖傳；亦能詞曲，有雜劇龍虎風雲會（目見元人雜劇選）。然今所傳水滸三國志等書，皆屢經後人增損，施羅眞面，殆已無從復見矣。

水滸故事爲南宋以來流行之傳說，宋江亦實有其人。宋史（二十二）載徽宗宣和三年「淮南盜宋江等犯淮陽軍，遣將討捕，又犯京東，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張叔夜招降之。」降後之事，則史無文，而稗史乃云「收方臘有功，封節度使。」（見前篇）然擒方臘者蓋韓世忠（宋史本傳），於宋江輩無與，惟侯蒙傳（宋史三百五十一）又云，「宋江寇京東，蒙上書，言宋江以三十六人橫行齊魏，官軍數萬，無敢抗者，不若赦江，使討方臘以自贖。」似即稗史所本。顧當時雖有此議，而實未行，江等且竟見殺。洪邁夷堅乙志（六）言，「宣和七年，戶部侍郎蔡居厚罷，知青州，以病不赴，歸金陵，疽發於背卒。未幾，其所親王生亡而復醒，見蔡受冥譴，囑生歸告其妻，云『今祗是理會鄆州事。』夫人慟哭曰，『侍郎去年

帥鄆時，有梁山濼賊五百人受降，既而悉誅之，吾屢諫，不聽也。……」乙志成於乾道二年，去宣和六年不過四十餘年，耳目甚近，冥譴固小說家言，殺降則不容虛造，山濼健兒終局，蓋如是而已。

然宋江等嘯聚梁山濼時，其勢實甚盛，宋史（三百五十三）亦云「轉略十郡，官軍莫敢攖其鋒。」於是自有奇聞異說，生於民間，輾轉繁變，以成故事，復經好事者掇拾粉飾，而文籍以出。宋遺民龔聖與作宋江三十六人贊，自序已云「宋江事見於街談巷語，不足采著，雖有高如李嵩輩傳寫，士大夫亦不見黜。」（周密癸辛雜識續集上）今高李所作雖散失，然足見宋末已有傳寫之書。宣和遺事由鈔撮舊籍而成。故前集中之梁山濼聚義始末，或亦為當時所傳寫者之一種，其節目如下：

楊志等押花石綱阻雪違限　楊志途貧賣刀殺人刺配衛州　孫立等奪楊志往太行山落草　石碣村晁蓋夥劫生辰綱　宋江通信晁蓋等脫逃　宋江殺閻婆惜題詩於壁　宋江得天書有三十六將姓名　宋江奔梁山濼尋晁蓋　宋江三十六將

共反　宋江朝東嶽賽還心願　張叔夜招宋江三十六將降　宋江收方臘有功封節度使

惟宣和遺事所載，與龔聖與贊已頗不同：贊之三十六人中有宋江，而遺事在外；遺事之吳加亮李進義李海阮進關必勝王雄張青張岑，贊則作吳學究盧進義李俊阮小二關勝楊雄張清張橫；諢名亦偶異。又元人雜劇亦屢取水滸故事爲資材，宋江燕青李逵尤數見，性格每與在今本水滸傳中者差違，但於宋江之仁義長厚無異詞，而陳泰（茶陵人，元延祐乙卯進士）記所聞於篙師者，則云「宋之爲人勇悍狂俠」（所安遺集補遺江南曲序），與他書又正反。意者此種故事，當時載在人口者必甚多，雖或已有種種書本，而失之簡略，或多舛迕，於是又復有人起而薈萃取捨之，綴爲巨袟，使較有條理，可觀覽，是爲後來之大部水滸傳。其綴集者，或曰羅貫中（王圻田汝成郎瑛說），或曰施耐菴（胡應麟說），或曰施作羅編（李贄說），或曰施作羅續（金人瑞說）。

原本水滸傳今不可得，周亮工（書影一）云「故老傳聞，羅氏爲水滸傳一百回，各以妖異語引其首，嘉靖時郭武定重刻其書，削其致語，獨存本傳。」所削者蓋即「燈花婆婆等事」（水滸傳全書發凡），本亦宋人單篇詞話（也是園書目十），而羅氏襲用之，其他不可考。

現存之水滸傳則所知者有六本，而最要者四：

一曰一百十五回本忠義水滸傳。前署「東原羅貫中編輯」，明崇禎末與三國演義合刻爲英雄譜，單行本未見。其書始于洪太尉之誤走妖魔，而次以百八人漸聚山泊，已而受招安，破遼，平田虎王慶方臘，於是智深坐化於六和，宋江服毒而自盡，累顯靈應，終爲神明，惟文詞蹇拙，體制紛紜，中間詩歌，亦多鄙俗，甚似草創初就，未加潤色者，雖非原本，蓋近之矣。其記林冲以忤高俅斷配滄州，看守大軍草場，於大雪中出危屋覓酒云：

……却說林冲安下行李，看那四下里都崩壞了，自思曰，「這屋如何過得一

冬，待雪晴了叫泥水匠來修理。」在土炕邊向了一回火，覺得身上寒冷，尋思「却纔老軍說（五里路外有市井），何不去沽些酒來喫？」便把花鎗挑了酒葫蘆出來，信步投東，不上半里路，看見一所古廟，林冲拜曰，「願神明保祐，改日來燒紙。」却又行一里，見一簇店家，林冲逕到店裏。店家曰，「客人那里來？」林冲曰，「你不認得這個葫蘆？」店家曰，「這是草場老軍的。既是大哥來此，請坐，先待一席以作接風之禮。」林冲喫了一回，却買一腿牛肉，一葫蘆酒，把花鎗挑了便回，已晚，奔到草場看時，只叫得苦。原來大理昭然，庇護忠臣義士，這場大雪，救了林冲性命：那兩間草廳，已被雪壓倒了。……（第九回豹子頭刺陸謙富安）

又有一百十回之忠義水滸傳，亦英雄譜本，「內容與百十五回本略同。」（胡適文存三）別有一百二十四回之水滸傳，文詞脫略，往往難讀，亦此類。

二）一百回本忠義水滸傳。　前署「錢塘施耐菴的本，羅貫中編次。」（百川

書志六）即明嘉靖時武定侯郭勳家所傳之本，「前有汪太函序，託名天都外臣者。」（野獲編五）今未見。別有本亦一百回，有李贄序及批點，殆即出郭氏本，而改題爲「施耐菴集撰，羅貫中纂脩。」然今亦難得，惟日本尚有享保戊申（一七二八）翻刻之前十回及寶歷九年（一七五九）續翻之十一至二十回，亦始於誤走妖魔而繼以魯達林冲爭迹，與百十五回本同；第五回於魯達有「直教名馳塞北三千里證果江南第一州」之語，即指六和坐化故事，則結束當亦無異。惟於文辭，乃大有增删，幾乎改觀，除去惡詩，增益駢語：描寫亦愈入細微，如述林冲雪中行沽一節，即多於百十五回本者至一倍餘：

……只說林冲就牀上放了包裹被臥，就坐下生些焰火起來，屋邊有一堆柴炭，拿幾塊來生在地爐裏；仰面看那草屋時，四下里崩壞了，又被朔風吹撼搖振得動。林沖道，「這屋如何過得一冬，待雪晴了，去城中喚個泥水匠來修理。」向了一回火，覺得身上寒冷，尋思「却纔老軍所說五里路外有那市

井，何不去沽些酒來喫？」便去包裹取些碎銀子，把花鎗挑了酒葫蘆，將火炭蓋了，取氈笠子戴上，拿了鑰匙出來，把草廳門拽上，出到大門首，把兩扇草場門反拽上，鎖了，帶了鑰匙，信步投東，雪地裏踏着碎瓊亂玉，迤邐背着北風而行，——那雪正下得緊。行不上半里多路，看見一所古廟，林沖頂禮道，「神明庇佑，改日來燒錢紙。」又行了一回，望見一簇人家，林沖住脚看時，見籬笆中挑着一個草帚兒在露天裏。林沖逕到店裏；主人道，「客人那裏來？」林沖道，「你認得這個葫蘆麽？」主人看了，道，「這葫蘆是草料場老軍的。」林沖道，「如何？便認的。」店主道，「既是草料場看守大哥，且請少坐，天氣寒冷，且酌三杯權當接風。」店家切一盤熟牛肉，盪一壺熱酒，請林沖。又自買了些牛肉，又喫了數盃，就又買了一葫蘆酒，包了那兩塊牛肉，留下些碎銀子，把花鎗挑了酒葫蘆，懷內揣了牛肉，叫聲「相擾」，便出籬笆門，依舊迎着朔風回來。看那雪，到晚越下的緊了。

古時有個書生，做了一個詞，單題那貧苦的恨雪：

廣莫嚴風刮地，這雪兒下的正好，扯絮撏綿，裁幾片大如栲栳，見林間竹屋茅茨，爭些兒被他壓倒。富室豪家，却道是「壓瘴猶嫌少」，向的是獸炭紅爐，穿的是棉衣絮襖，手撚梅花，唱道「國家祥瑞」，不念貧民些小。高臥有幽人，吟咏多詩草。

再說林冲踏着那瑞雪，迎着北風，飛也似奔到草場門口，開了鎖，入內看時，只叫得苦。原來天理昭然，佑護善人義士，因這場大雪，救了林冲的性命；那兩間草廳，已被雪壓倒了。……（第十回林教頭風雪山神廟）

三曰一百二十回本忠義水滸全書。亦題「施耐菴集撰，羅貫中纂修」，與李贄序百回本同。首有楚人楊定見序，自云事李卓吾，因袁無涯之請而刻此傳；次發凡十條；次爲宣和遺事中之梁山濼本末及百八人籍貫出身。全書自首至受招安，事略全同百十五回本，破遼小異，且少詩詞，平田虎王慶則幷事略亦異，而收方臘又悉

同。文詞與百回本幾無別，特於字句稍有更定，如百回本中「林冲道，『如何？便認的。』」此則作「林冲道，『原來如此。』」詩詞又較多，則爲刊時增入，故發凡云，「舊本去詩詞之煩蕪，一慮事緖之斷，一慮眼路之迷，頗直截淸明，第有得此以形容人態，頓挫文情者，又未可盡除，茲復爲增定，或攛原本而進所有，或逆古意而益所無，惟周勸懲，兼善戲謔」也。亦有李贄評，與百回本不同，而兩皆弇陋，蓋卽葉晝輩所僞託（詳見書影一）。

發凡又云，「古本有羅氏致語，相傳燈花婆婆等事，既不可復見，乃後人有因『四大寇』之拘而酌損之者，有嫌一百廿回之繁而淘汰之者，皆失。郭武定本卽舊本移置閻婆事，甚善，其於寇中去王田而加遼國，猶是小家照應之法，不知大手筆者正不爾爾。」是知水滸有古本百回，當時「既不可復見」；又有舊本，似百廿回，中有『四大寇』，蓋謂王田方及宋江，卽柴進見於白屛風上御書者（見百十五回本之六十七回及水滸全書七十二回。）郭氏本始破其拘，削王田而加遼國，成百回；水

滸全書又增王田，仍存遼國，復爲百卄回，而宋江乃始退居於四寇之外。然宣和遺事所謂「三路之寇」者，實指攻奪淮陽京西河北三路强人，皆宋江屬，不知何人誤讀，遂以王慶田虎輩當之，然破遼故事慮亦非始作於明，宋代外敵憑陵，國政弛廢，轉思草澤，蓋亦人情，故或造野語以自慰，復多異說，不能合符，於是後之小說，既以取捨不同而紛歧，所取者又以話本非一而違異，田虎王慶在百回本與百十七回本名同而文迥別，殆亦由此而已。惟其後討平方臘，則各本悉同，因疑在郭本所據舊本之前，當又有別本，即以平方臘接招安之後，如宣和遺事所記者，於事理始爲密合，然而證信尙缺，未能定也。

總上五本觀之，知現存之水滸傳實有兩種，其一簡略，其一繁縟。胡應麟（筆叢四十一）云，「余二十年前所見水滸傳本尙極足尋味，十數載來，爲閩中坊賈刊落，止錄事實，中間游詞餘韻神情寄寓處一概刪之，遂既不堪覆瓿，復數十年，無原本印證，此書將永廢。」應麟所見本，今莫知如何，若百十五回簡本，則成就殆

當先於繁本，以其用字造句，與繁本每有差違，倘是删存，無煩改作也。又簡本撰人，止題羅貫中，周亮工聞於故老者亦第云羅氏，比郭氏本出，始着耐菴，因疑施乃演爲繁本者之託名，當是後起，非古本所有。其成書年代，殆在嘉靖中（一五二二—一五六六），設郭本所據舊本已列施名，則其人當生成化至正德（一四六五—一五二一）之際（詳見胡適文存三）。後人見繁本題施作羅編，未及悟其依託，遂或意爲次第，定耐菴生元代，而貫中爲其門人。

四曰七十回本水滸傳。正傳七十回楔子一回，實七十一回，有原序一篇，題「東都施耐菴撰」，爲金人瑞字聖歎所傳，自云得古本，止七十回，於宋江受天書之後，即以盧俊義夢全夥被縛於嵇叔夜終，而指招安以下爲羅貫中續成，斥曰「惡札」。其書與百二十回本之前七十回無甚異，惟刊去駢語特多，百廿回本發凡有「舊本去詩詞之繁累」語，頗似聖歎眞得古本，然文中有因删去詩詞，而語氣遂稍參差者，則所據殆仍是百回本耳。周亮工（書影一）記水滸傳云，「近金聖歎自七

十回之後，斷爲羅所續，因極口詆羅，復僞爲施序於前，此書遂爲施有矣。」二八生同時，其說當可信。惟字句亦小有佳處，如第五回敍魯智深詰責瓦官寺僧一節云：

……智深走到面前，那和尚喫了一驚，跳起身來，便道，「請師兄坐，同喫一盞。」智深提着禪杖道，「你這兩個，如何把寺來廢了？」那和尚便道，「師兄請坐，聽小僧……」智深睜着眼道，「你說你說」「……說：在先敝寺，十分好個去處，田庄又廣，僧衆極多，只被廊下那幾個老和尚喫酒撒潑，將錢養女，長老禁約他們不得，又把長老排告了出去，因此把寺來都廢了。……」

聖歎於「聽小僧……」下注云「其語未畢」，於「……說」下又多所申釋，而終以「章法奇絕從古未有」譽之，疑此等「奇絕」，正聖嘆所爲，其批改西廂記亦如此。此文在百回本，爲「那和尚便道，『師兄請坐，聽小僧說。』智深睜着眼道，『你

說你說！』那和尚道，『在先敝寺，十分好個去處，田庄廣有，僧衆極多……』』任百十五回本，則并無智深睜眼之文，但云「那和尚曰，『師兄聽小僧說：在先敝寺，田庄廣有，僧衆也多……』」而已。

至於刊落之由，什九常因於世變，胡適（文存三）說，「聖嘆生在流賊遍天下的時代，眼見張獻忠李自成一班强盜流毒全國，故他覺得强盜是不能提倡的，是應該口誅筆伐的。」故至淸，則世異情遷，遂復有以爲「雖始行不端，而能翻然悔悟，改紘易轍，以善其修，斯其意固可嘉，而其功誠不可泯」者，截取百十五回本之六十七回至結末，稱後水滸，一名蕩平四大寇傳，附刊七十回之後以行矣，其卷首有乾隆壬子（一七九二）賞心居士序。

淸初，有後水滸傳四十回，云是「古宋遺民著，雁宕山樵評」，蓋以續百回本。其書言宋江既死，餘人尙爲宋禦金，然無功，李俊遂率衆浮海，王於暹羅，結末頗似杜光庭之虬髯傳。古宋遺民者，本書卷首論略云，「不知何許人，以時考之，當

去施羅未遠，或與之同時，不相爲下，亦未可知。」然實乃陳忱之託名；忱浙江烏程人，生平著作並佚，惟此書存，爲明末遺民（兪樾茶香室續鈔十三引沈登瀛南潯備志）故雖遊戲之作，亦見避地之意矣。然至道光中，有山陰兪萬春作結水滸傳七十回結子一回，亦名蕩寇志，則立意正相反，使山泊首領，非死即誅，專明「當年宋江並沒有受招安平方臘的話，只有被張叔夜擒拿正法一句話，」以結七十回本。兪萬春字仲華，別號忽來道人，嘗隨其父官粵，猺民之變，從征有功議敍，後行醫於杭州，晚年乃奉道釋，道光己酉（一八四九）卒。蕩寇志之作，始於丙戌而迄於丁未，首尾二十二年，「未遑修飾而歿」，咸豐元年（一八五一），其子龍光始修潤而刻之（本書識語）。書中造事行文，有時幾欲摩前傳之壘，采錄景象，亦頗有施羅所未試者，在糾纏舊作之同類小說中，蓋差爲佼佼者矣。

第十五篇　明之講史

明代所傳羅貫中小說至數十種，處亦當有依託者，然不可考，現存三種中，則大抵文詞已多改易，徒存貫中之名而已，其最著稱者爲三國志通俗演義。

三國時多英雄，武勇智術，瓌偉動人，而事狀無楚漢之簡，又無春秋列國之繁，故尤宜于講說。宋時，里巷間有說古話者，其中即含三國故事，東坡（志林六）所謂「王彭嘗云，『塗巷中小兒薄劣，其家所厭苦，輒與錢，令聚坐聽說古話，至說三國事，聞劉玄德敗，頻蹙眉，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澤，百世不斬。』」者是也。在瓦舍，則「說三分」爲說話之一專科，與「講五代史」並列（東京夢華錄五）。金元雜劇亦常用三國時事，如赤壁鏖兵諸葛亮秋風五丈原隔江鬬智連環計復奪受禪臺等，而今日搬演爲戲文者尤多，則其爲世所樂道可知也。

然宋元之三國話本，今俱不傳，能見者要以羅氏本爲最古，惟亦莫辨其出於模擬，抑又有所師承。全書一百二十回，回分上下，得二百四十卷。明嘉靖時本題曰「晉平陽侯陳壽史傳，明羅本貫中編次。」（百川書志六）起於漢靈帝中平元年「祭天地桃園三結義」，終於晉武帝太康元年「王濬計取石頭城」，凡首尾九十七年（一八四—二八〇）事實，皆排比陳壽三國志及裴松之注，間采稗史，且又雜以臆說作之；論斷仍取陳裴及習鑿齒孫盛語，引詩則多爲胡曾與周靜軒。然據舊史即難於抒寫，雜虛辭則易滋溷淆，故明謝肇淛（五雜組十五）既以爲「太實則近腐」，清章學誠（丙辰劄記）又病其「七實三虛惑亂觀者」也。至於寫人，亦頗有失，以致欲顯劉備之長厚而似僞，狀諸葛之多智而近妖；惟於關羽，特多好語，義勇之概，時時如見矣。如敍羽之出身丰采及勇力云：

……忽階下一人大呼出曰，「小將願往斬華雄頭獻於帳下！」衆視之：見其人身長九尺五寸，髯長一尺八寸，丹鳳眼，臥蠶眉，面如重棗，聲似巨鐘，

立於帳前。紹問何人。公孫瓚曰，「此劉玄德之弟關某也。」紹問見居何職。瓚曰，「跟隨劉玄德充馬弓手。」帳上袁術大喝曰，「汝欺吾衆諸侯無大將耶？量一弓手，安敢亂言。與我亂棒打出！」曹操急止之曰，「公路息怒。此人既出大言，必有廣學；試教出馬，如其不勝，誅亦未遲」……關某曰「如不勝，請斬某頭。」操教釃熱酒一盃，與關某飲了上馬。關某曰，「酒且斟下，某去便來。」出帳提刀，飛身上馬。衆諸侯聽得關外鼓聲大震，喊聲大舉，如天摧地塌，岳撼山崩。衆皆失驚，却欲探聽。鸞鈴響處，馬到中軍，雲長提華雄之頭，擲於地上；其酒尚溫。……（第五回上曹操起兵伐董卓）

又如曹操赤壁之敗，孔明知操命不當盡，乃故使羽扼華容道，俾得縱之，而又故以軍法相要，使立軍令狀而去，此敍孔明止見狡獪，而羽之氣概則凜然：

……華容道上，三停人馬，一停落後，一停塡了溝壑，一停跟隨曹操。過了

險峻，路稍平安，操回顧止有三百餘騎隨後，並無衣甲袍鎧整齊者。……又行不到數里，操在馬上加鞭大笑。衆將問丞相笑者何故。操曰，「人皆言周瑜諸葛亮足智多謀，吾笑其無能爲也。今此一敗，是吾欺敵之過，若使此處伏一旅之師，吾等皆束手受縛矣。」言未畢，一聲砲響，兩邊五百校刀手擺開，當中關雲長提青龍刀，跨赤兔馬，截住去路。操軍見了，亡魂喪膽，面面相覷，皆不能言。操在人叢中曰，「既到此處，只得決一死戰。」衆將曰，「人縱然不怯，馬力乏矣：戰則必死」。程昱曰，「某素知雲長傲上而不忍下，欺強而不凌弱，人有患難，必須急之，仁義播於天下。丞相舊日有恩在彼處，何不親自告之，必脫此難矣。」操從其說，卽時縱馬向前，欠身與雲長曰「將軍別來無恙？」雲長亦欠身答曰，「關某奉軍師將令，等候丞相多時。」操曰，「曹操兵敗勢危，到此無路，望將軍以昔日之言爲重。」雲長答曰，「昔日關某雖蒙丞相厚恩，曾解白馬之危以報之矣。今日奉命，豈敢爲私

乎？」操曰，「五關斬將之時，還能記否？古之大丈夫處世必以信義爲重；將軍深明春秋，豈不知庾公之斯追子濯孺子者乎？」雲長聞知，低首不語。當時曹操引這件事來說，雲長是個義重如山之人，又見曹軍惶惶，皆欲垂淚，雲長思起五關斬將放他之恩，如何不動其心，於是把馬頭勒回，與衆軍曰，「四散擺開！」這個分明是放曹操的意思。操見雲長回馬，便和衆將一齊衝將過去，雲長回身時，前面衆將已自護送曹操過去了。雲長大喝一聲，衆皆下馬，哭拜于地，雲長不忍殺之，正猶豫中，張遼驟馬而至，雲長見了，又動故舊之情，長歎一聲，並皆放之。後人史官有詩讚曰：

徹膽常存義，終身思報恩，威風齊日月，名譽震乾坤，忠勇高三國，神謀陷七屯，至今千古下，軍旅拜英魂。（第五十回下關雲長義釋曹操）

清康熙時，茂苑毛宗崗字序始師金人瑞改水滸傳及西廂記成法，即舊本遍加改竄，自云得古本，評刻之，亦稱「聖歎外書」，而舊本乃不復行。凡所改定，就其序

例可見，約舉大端，則一曰改，如舊本第八十回上廢獻帝曹丕篡漢本言曹后助兄斥獻帝，毛本則云助漢而斥丕。二曰增，如第八十四回上先主夜走白帝城本不涉孫夫人，毛本則云「夫人在吳聞猇亭兵敗，訛傳先主死於軍中，遂驅兵至江邊，望西遙哭，投江而死。」三曰削，如第百三回上孔明火燒木柵寨本有孔明燒司馬懿於上方谷時，欲并燒魏延，第百十七回下諸葛瞻大戰鄧艾有艾貽書勸降，瞻覽畢狐疑，其子尙詰責之，乃决死戰，而毛本皆無有。其餘小節，則一者整頓回目，二者修正文辭，三者削除論贊，四者增删瑣事，五者改換詩文而已。

隋唐志傳原本未見，清康熙十四年(一六七五)長洲褚人穫有改訂本，易名隋唐演義，序有云，「隋唐志傳剏自羅氏，纂輯於林氏，可謂善矣。然始於隋宮剪綵，則前多闕略，厥後補綴唐季一二事，又零星不聯屬，觀者猶有議焉。」其概要可議矣。

隋唐演義計一百回，以隋主伐陳開篇，次爲周禪於隋，隋亡於唐，武后稱尊，

明皇幸蜀，楊妃縊於馬嵬，既復兩京，明皇退居西內，令道士求楊妃魂，得見張果，因知明皇楊妃爲隋煬帝朱貴兒後身，而全書隨畢。凡隋唐間英雄，如秦瓊竇建德單雄信王伯當花木蘭等事迹，皆於前七十回中穿插出之。其明皇楊妃再世姻緣故事，序言得之袁于令所藏逸史，喜其新異，因以入書。此他事狀，則多本正史紀傳，且益以唐宋雜說，如隋事則大業拾遺記海山記迷樓記開河記，唐事則隋唐嘉話明皇雜錄常侍言旨開天傳信記次柳氏舊聞長恨歌傳開元天寶遺事及梅妃傳太眞外傳等，敍述多有來歷，殆不亞於三國志演義。惟其文筆，乃純如明季時風，浮豔在膚，沈著不足，羅氏軌範，殆已蕩然，且好嘲戲，而精神反蕭索矣。今舉一例：

……一日玄宗於昭慶宮閑坐，祿山侍坐於側旁，見他腹過於膝，因指着細說道，「此兒腹大如抱甕，不知其中藏的何所有？」祿山拱手對道，「此中並無他物，惟有赤心耳；臣願盡此赤心，以事陛下。」玄宗聞祿山所言，心中甚喜。那知道：

人藏其心，不可測識。自謂赤心，心黑如墨！

玄宗之待安祿山，眞如腹心；安祿山之對玄宗，却純是賊心狼心狗心，乃眞是負心喪心。有心之人，方切齒痛心，恨不得即剖其心，食其心；虧他還哄人說是赤心。可笑玄宗還不覺其狼子野心，却要信他是眞心，好不癡心。閒話少說。且說當日玄宗與安祿山閒坐了半晌，回顧左右，問妃子何在，此時正當春深時候，天氣尚暖，貴妃方在後宮坐蘭湯洗浴。宮人回報玄宗說道，「妃子洗浴方完。」玄宗微笑說道，「美人新浴，正如出水芙蓉。」令宮人即宣妃子來，不必更洗梳粧。少頃，楊妃來到。你道他新浴之後，怎生模樣？有一曲黃鶯兒說得好：

皎皎如玉，光嫩如瑩，體愈香，雲鬢慵整偏嬌樣。羅裙厭長，輕衫取涼，臨風小立神駘宕。細端詳：芙蓉出水，不及美人粧。（第八十二回）

北宋三遂平妖傳二十回，記貝州王則以妖術變亂事。宋史（二百九十二明鎬傳）言則本涿州人，歲饑，流至恩州（唐爲貝州），慶曆七年僭號東平郡王，改元得聖，六十六日而平。小說卽本此事，開篇爲汴州胡浩得仙畫，其婦焚之，灰繞於身，因孕，生女，曰永兒，有妖狐聖姑姑授以道法，遂能爲紙人豆馬。王則則貝州軍排，後娶永兒，術人彈子和尚張鸞卜吉左黜皆來見，云則當王，會知州貪酷，遂以術運庫中錢米買軍倡亂。已而文彥博率師討之，其時張鸞卜吉彈子和尚見則無道，皆先去，而文彥博軍尚不能克。幸得彈子和尚化身諸葛遂智助文，鎭伏邪法；馬遂詐降擊則裂其脣，使不能持咒；李遂又率掘子軍作地道入城；乃擒則及永兒。奏功者三人皆名遂，故曰三遂平妖傳也。

平妖傳今本十八卷四十回，有楚黃張無咎序，云是龍子猶所補。其本成於明泰昌元年（一六二〇），前加十五回，記袁公受道法於九天玄女，復爲彈子和尚所盜，及妖狐聖姑姑鍊法事。他五回則散入舊本各回間，多補述諸怪民道術。事蹟於

意造而外，亦采取他雜說，附會入之。如第二十九回敍杜七聖賣符，幷呈幻術，斷小兒首，覆以衾即復續，而偶作大言，爲彌子和尙所聞，遂攝小兒生魂，入麵店覆楪子下，杜七聖咒之再三，兒竟不起，

杜七聖慌了，看着那看的人道，「衆位看官在上，道路雖然各別，養家總是一般，只因家火相逼。適間言語不到處，望看官們恕罪則個。這番敎我接了頭，下來吃杯酒，四海之內，皆相識也。」杜七聖伏罪道，「是我不是了，這番接上了。」只顧口中念咒，揭起臥單看時，又接不上。杜七聖焦燥道，「你敎我孩兒接不上頭，我又求告你再三，認自己的不是，要你恕饒，你却直恁的無理。」便去後面籠兒內取出一個紙包兒來，就打開，撮出一顆葫蘆子，去那地上，把土來掘鬆了，把那顆葫蘆子埋在地下，口中念念有詞，噴上一口水，喝聲「疾！」可霎作怪：只見地下生出一條藤兒來，漸漸的長大，便生枝葉，然後開花，便見花謝，結一個小葫蘆兒。一夥人見了，都喝采

道，「好！」杜七聖把那葫蘆兒摘下來，左手提着葫蘆兒，右手拿着刀，道，「你先不近道理，收了我孩兒的魂魄，教我接不上頭，你也休想在世上活了！」看着葫蘆兒，攔腰一刀，剁下半個葫蘆兒來。却說那和尚在樓上，拿起麵來却待要喫；只見那和尚的頭從腔子上骨碌碌滾將下來。一樓上喫麵的人都喫一驚，小膽的丟了麵跑下樓去了，大膽的立住了脚看。只見那和尚慌忙放下碗和筯，起身去那樓板上摸，一摸摸着了頭，雙手捉住兩隻耳朵，掇那頭安在腔子上，安得端正，把手去摸一摸。和尚道，「我只顧喫麵，忘還了他的兒子魂魄，」伸手去揭起槕兒來。這里却好揭得起槕兒，那里杜七聖的孩兒早跳起來；看的人發聲喊。杜七聖道，「我從來行這家法，今日掃着師父了。」……（第二十九回下杜七聖狠行續頭法）

此蓋相傳舊話，尉遲偓（中朝故事）云在唐咸通中，謝肇淛（五雜組六）又以爲明嘉靖慶隆間事，惟術人無姓名，僧亦死，是書略改用之。馬遂擊賊被殺則當時事實，

宋鄭獬有馬遂傳。

餘人所作講史，種類尤多，明已有荒古（周游開闢演義），東西周（東周列國志西周志四友傳），兩漢（前漢演義後漢演義），兩晉（西晉演義東晉演義），兩唐（說唐前傳說唐後傳），兩宋（北宋志傳南宋志傳）諸史事平話，淸以來亦不絕，且或總攬全史（二十四史通俗演義），或訂補舊文（兩漢兩晉隋唐等）。然大抵倣三國志演義而不及，雖其上者，亦復拘牽史實，襲用陳言，故既拙于措詞，又頗闇於敘事，蔡奡東周列國志讀法云，「若說是正經書，却畢竟是小說樣子，……但要說他是小說，他却件件從經傳上來。」本以美之，而講史之病亦在此，

至於敘一時故事而特置重於一人若數人者，據夢粱錄（二十）講史條下云，「有王六大夫，於咸淳年間敷衍復華篇及中興名將傳，聽者紛紛。」則亦當隸於講史，水滸傳即其一，後出者尤夥，較顯者有英烈傳一名雲合奇蹤，武定侯郭勳家所傳，記明開國武烈，而特揚其始祖郭英之功；後有眞英烈傳，則反其事而詈之。

有精忠全傳，吉水鄒元標編次，記宋岳飛功績及冤獄；後有說岳全傳，則就其事而演之。清有女仙外史，作者呂熊（劉廷璣在園雜志云），述青州唐賽兒之亂；有檮杌閒評，無作者名，記魏忠賢客氏之惡。其於武勇，則有敘唐之薛家（征東征西全傳），宋之楊家（楊家將全傳）及狄青（五虎平西平南傳）者，文意並拙，然盛行於里巷間。其他託名故實，而藉以騰謗報怨之作亦多，今不復道。

第十六篇　明之神魔小說（上）

奉道流羽客之隆重，極于宋宣和時，元雖歸佛，亦甚崇道，其幻惑故遍行于人間，明初稍衰，比中葉而復極顯赫，成化時有方士李孜，釋繼曉，正德時有色目人于永，皆以方伎雜流拜官，榮華熠耀，世所企羨，則妖妄之說自盛，而影響且及於文章。且歷來三教之爭，都無解決，互相容受，乃曰『同源』，所謂義利邪正善惡是非眞妄諸端，皆溷而又析之，統於二元，雖無專名，謂之神魔，蓋可賅括矣。其在小說，則明初之平妖傳已開其先，而繼起之作尤夥。凡所敷敍，又非宋以來道士造作之談，但爲人民閭巷間意，蕪雜淺陋，率無可觀。然其力之及於人心者甚大，又或有文人起而結集潤色之，則亦爲鴻篇鉅製之胚胎也。

彙此等小說成集者，今有四游記行於世，其書凡四種，著者三人，不知何人編

定，惟觀刻本之狀，當在明代耳。一曰上洞八仙傳，亦名八仙出處東游記傳，二卷五十六回，題「蘭江吳元泰著」。傳言鐵拐（姓李名玄）得道，度鍾離權，權度呂洞賓，二人又共度韓湘曹友，張果藍采和何仙姑則別成道，是爲八仙。一日俱赴蟠桃大會，歸途各履寶物渡海，有龍子愛藍采和所踏玉版，攝而奪之，遂大戰，八仙「火燒東洋」，龍王敗績，請天兵來助，亦敗，後得觀音和解，乃各謝去，而「天淵迥別天下太平」之候，自此始矣。書中文言俗語間出，事亦往往不相屬，蓋雜取民間傳說作之。

二曰五顯靈官大帝華光天王傳。即南游記，四卷十八回，題「三台山人仰止余象斗編」。言有妙吉祥童子以殺獨火鬼忤如來，貶爲馬耳娘娘子，是曰三眼靈光，具五神通，報父讎，游靈虛，緣盜金鎗，爲帝所殺；復生炎魔天王家，是爲靈耀，師事天尊，又詐取其金刀，煉爲金磚以作法寶，終鬧天宮，上界鼎沸；玄天上帝以水服之，使走人間，託生蕭氏，是爲華光，仍有神通，與神魔戰，中界亦鼎沸，帝

乃赦之。華光因失金磚，復欲製煉，尋求金塔，遂遇鐵扇公主，擒以為妻，又降諸妖，所向無敵，以憶其母，訪於地府，復因爭執，大鬧陰司，下界亦鼎沸。已而知生母實妖也，名吉芝陀聖母，食蕭長者妻，幻作其狀，而生華光，然仍食人，為佛所報，方在地獄，受惡報也，華光乃救以去。

……却說華光三下酆都，救得母親出來，十分歡悅。那吉芝陀聖母曰，「我兒你救得我出來，道好，我要討岐娥喫。」華光問「岐娥是甚麼子，我兒娘俱不曉得。」母曰，「岐娥不曉得，可去問千里眼順風耳。」華光即問二人。二人曰，「那岐娥是人，他又思量喫人。」華光聽罷，對娘曰，「娘，你在酆都受苦，我孩兒用盡計較，救得你出來，如何又想喫人，此事萬不可為。」母曰，「我要喫！不孝子，你沒有岐娥與我喫，是誰要救我出來？」華光無奈，只推曰，「容兩日討與你喫。」……（第十七回華光三下酆都）

於是張榜求醫，有言惟仙桃可治者，華光即幻為齊天大聖狀，竊而奉之，吉芝陀乃

始不思食人。然齊天被嫌，詢於佛母，知是華光，則來討，爲火舟所燒，敗績；其女月孛有骷髏骨，擊之敵頭即痛，二日死。華光被術，將不起，火炎王光佛出而議和，月孛削骨上擊痕，華光始愈，終歸佛道云。

明謝肇淛（五雜組十五）以華光小說比擬西游記，謂「皆五行生剋之理，火之熾也，亦上天下地，莫之撲滅，而眞武以水制之，始歸正道。」又於吉芝陀出獄即思食人事，則至慨於遷善之難，因知在萬歷時，此書已有。沈德符論劇曲（野獲編二十五），亦有「華光顯聖則太妖誕」語，是此種故事，當時且演爲劇本矣，惟書於何時始出，則未詳。

其三曰北方眞武玄天上帝出身志傳，即北游記，四卷二十四回，亦余象斗編，記眞武本身及成道降妖事。上帝爲玄天之說，在漢已有（周禮大宗伯鄭氏注），然與後來之玄帝，實又不同。此玄帝眞武者，蓋起於宋代羽客之言，即元洞玉歷記（三教搜神大全一引）所謂元始說法於玉清，下見惡風彌塞，乃命周武伐紂以治陽，玄

帝收魔以治陰，「上賜玄帝披髮跣足，金甲玄袍，皂纛玄旗，統領丁甲，下降凡世，與六天魔王戰於洞陰之野，是時魔王以坎離二炁，化蒼龜巨蛇，變現方成，玄帝神力攝於足下，鎖鬼衆於酆都大洞，人民治安，宇內清肅」者是也，元嘗加封，明亦崇奉。此傳所言，間符舊說，但亦時竊佛傳，雜以鄙言，盛誇感應，如村巫廟祝之見。初謂隋煬帝時，玉帝當醮會之際，而忽思凡，遂以三魂之一，爲劉氏子，如來三清並來點化，乃隱蓬萊；又以凡心，生哥闍國，次生西霞，皆是王子，蒙天尊敎，捨國出家，功行既完，上謁玉帝，封蕩魔天尊，令收天將；於是復生爲淨洛國王子，得斗母元君點化，入武當山成道。玄帝方升天宮，忽見妖氣起於中界，知郎天將，擾亂人間，乃復下凡，降龜蛇怪，服趙公明，收雷神，獲月孛及他神將，引以朝天。玉帝即封諸神爲玄天部將，計三十六員。然揚子江有鍋及竹纜二妖，獨逸去不可得，眞武因指一化身，復入人世，於武當山鎮守之。篇末則記永樂三年玄天助國却敵事，而下有「至今二百餘載」之文，頗似此書流行，當在明季，然舊刻

無後一語，可知有者乃後來增訂之本矣。

四曰西遊記傳，四卷四十一回，「題齊雲楊志和編，天水趙景眞校」，敍孫悟空得道，唐太宗入冥，玄奘應詔求經，途中遇難，終達西土，得經東歸者也，太宗之夢，唐人已言，張鷟朝野僉載云，「太宗至夜半奄然入定，見一人云，『陛下蹔合來，還卽去也。』帝問『君是何人？』對曰，『臣是生人判冥事。』太宗入見判官，問六月四日事，卽令還，向見者又送迎引導出。」又有俗文，亦記斯事，有殘卷從敦煌千佛洞得之（詳見第十二篇）。至玄奘入竺，實非應詔，事具唐書（百九十一方伎傳），又有專傳曰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在佛藏中，初無諸奇詭事，而後來稗說，頗涉靈怪。大唐三藏取經詩話已有猴行者深沙神及諸異境；金人院本亦有唐三藏（陶宗儀輟耕錄）；元雜劇有吳昌齡唐三藏西天取經（鍾嗣成錄鬼簿），一名西遊記，倘納書楹曲譜（補遺一）所摘錄者卽此本，則收孫悟空，加戒箍，火孩兒，猪八戒者已見。似取經故事，自唐末以至宋元，乃漸漸演成神異，且能有條貫，小說家

因亦得取爲記傳也。

全書之前九回爲孫悟空得仙至被降故事，言有石猴，尋得水源，衆奉爲王，而復出山，就師悟道，以大神通，攪亂天地，玉帝不得已，封爲齊天大聖，復擾蟠桃大會，帝命灌口二郎眞君討之，遂大戰，悟空手所獲爽叙當時戰鬬變化之狀云：

……那小猴見眞君到，急急報知猴王。猴王即掣起金箍棒，步上雲履。二人相見，各言姓名，遂排開陣勢，來往三百餘合。二人各變身萬丈，戰入雲端，離却洞口。……大聖正在鬧戰，忽見本山衆猴驚散，抽身就走；眞君大步趕上，急走急追。大聖慌忙將身一變，入水中。眞君道，「這猴入水必變魚蝦，待我變作鷹鷂逐他。」大聖見眞君趕來，又變一羣飛鳥，飛在樹上，被眞君拽弓一彈，打下草坡，遍尋不見，回轉天王營中去說猴王敗陣等事，又趕不見踪跡。天王把照妖鏡一照，急云「妖猴往你灌口去了。」眞君回灌口；猴王急變做眞君模樣，座在中堂，被二郎用一神鎗，猴王讓過，變

出本相，二人對較手段，意欲回轉花果山，奈四面大將圍住念咒。忽然眞君與菩薩在雲端觀看，見猴王精力將疲，老君擲下金剛圈，與猴王腦上一打。猴王跌倒在地，被眞君神犬咬住胸肚子，又拖跌一交，却被眞君兄弟等神鎗刺住，把鐵索綑縛。……（第七回眞君收捉猴王）

然斫之無傷，煉之不死，如來乃壓之五行山下，令待取經人。次四回即魏徵斬龍，太宗入冥，劉全進瓜，及玄奘應詔西行：爲求經之所由起。十四回以下則玄奘道中收徒及遇難故事，而以見佛得經東歸證果終。徒有三，曰孫行者，猪八戒，沙僧，並得龍馬；災難三十餘，其大者五莊觀，平頂山，火雲洞，通天河，毒敵山，六耳獼猴，小雷音寺等也。凡所記述，簡略者多，但亦偶雜游詞，以增笑樂，如寫火雲之戰云：

……那山前山後土地皆來叩頭報名，「此處叫做枯松澗，澗邊有一座山洞，叫做火雲洞，洞有一位魔王，是牛魔王的兒子，叫做紅孩兒。 他有三昧眞

火，甚是利害。」行者聽說，叱退土神，……與八戒同進洞中去尋，……那魔王分付小妖，推出五輪小車，擺下五方，遂提鎗殺出，與行者戰經數合，八戒助陣，魔王走轉，把鼻子一搥，鼻中冒出火來，一時五輪車子，烈火齊起。八戒道，「哥哥快走！少刻把老猪燒得囫圇，再加香料，儘他受用。」行者雖然避得火燒，却只怕烟，二人只得逃轉。……（第三十二回唐三藏收妖過黑河）

復請觀世音至，化刀爲蓮臺，誘而執之，旣降復叛，則環以五金箍，灑以甘露，乃始兩手相合，歸落伽山云。西遊記雜劇中揭鉢一齣，蓋用鬼子母揭鉢盂救幼子故事者，其中有云，「告世尊，肯發慈悲力。我着唐三藏西遊便回，火孩兒妖怪放生了他。到前面，須得二聖郎救了你。」（納書楹曲譜補遺一引）即此事，而於此乃改爲牛魔王子，且與參善知識之善才童子相溷矣。

第十七篇　明之神魔小說（中）

又有一百回本西遊記，蓋出於四十一回本西遊記傳之後，而今特盛行，且以爲元初道士邱處機作。處機固嘗西行，李志常記其事爲長春眞人西遊記，凡二卷，今尚存道藏中，惟因同名，世遂以爲一書；淸初刻西遊記小說者，又取虞集撰長春眞人西遊記之序文冠其首，而不根之談乃愈不可拔也。

然至淸乾隆末，錢大昕跋長春眞人西遊記（潛研堂文集二十九）已云小說西遊演義是明人作；紀昀（如是我聞三）更因「其中祭賽國之錦衣衞，朱紫國之司禮監，滅法國之東城兵馬司，唐太宗之大學士翰林院中書科，皆同明制，」決爲明人依託，惟尙不知作者爲何人。而鄉邦文獻，尤爲人所樂道，故是後山陽人如丁晏（石亭記事續編）阮葵生（茶餘客話）等，已皆探索舊志，知西遊記之作者爲吳承恩

矣。吳玉搢（山陽志遺）亦云然，而尚疑是演邱處機書，猶羅貫中之演陳壽三國志者，當由未見二卷本，故其說如此；又謂「或云有後西遊記，爲射陽先生撰」，則第志俗說而已。

吳承恩字汝忠，號射陽山人，性敏多慧，博極羣書，復善諧劇，著雜記數種，名震一時，嘉靖甲辰歲貢生，後官長興縣丞，隆慶初歸山陽，萬歷初卒（約一五一〇－一五八〇）。雜記之一即西遊記（見天啟淮安府志一六及一九光緒淮安府志貢舉表），餘未詳。又能詩，其「詞微而顯，旨博而深」（陳文燭序語），爲有明一代淮郡詩人之冠，而貧老乏嗣，遺稿多散佚，邱正綱收拾殘缺爲射陽存稿四卷續稿一卷，吳玉搢盡收入山陽耆舊集中（山陽志遺四）。然同治間修山陽縣志者，于人物志中去其「善諧劇著雜記」語，于藝文志又不列西遊記之目，於是吳氏之性行遂失眞，而知西遊記之出於吳氏者亦愈少矣。

西遊記全書次第，與楊志和作四十一回本殆相等。前七回爲孫悟空得道至被降

故事，當楊本之前九回。；第八回記釋迦造經之事，與佛經言阿難結集不合；第九回記玄奘父母遇難及玄奘復讎之事，亦非事實，楊本皆無有，吳所加也。第十至十二回即魏徵斬龍至玄奘應詔西行之事，當楊本之十至十三回；第十四回至九十九回則俱記入竺途中遇難之事，九者究也，物極於九，九九八十一，故有八十一難；而一百回以東返成眞終。

惟楊志和本雖大體已立，而文詞荒率，僅能成書；吳則通才，敏慧淹雅，其所取材，頗極廣泛，於四游記中亦采華光傳及眞武傳，於西游故事亦采西游記雜劇及三藏取經詩話(？)，翻案挪移則用唐人傳奇（如異聞集酉陽雜俎等），諷刺揶揄則取當時世態，加以鋪張描寫，幾乎改觀，如灌口二郎之戰孫悟空，楊本僅有三百餘言，而此十倍之，先記二人各現「法象」，次則大聖化雀，化「大鶿老」，化魚，化水蛇，眞君化雀鷹，化大海鶴，化魚鷹，化灰鶴，大聖復化爲鴇，眞君以其賤鳥，不屑相比，即現原身，用彈丸擊下之。

……那大聖趁着機會，滾下山崖，伏在那裏又變，變一座土地廟兒：大張着口，似個廟門；牙齒變作門扇；舌頭變做菩薩；眼睛變做窗櫺；只有尾巴不好收拾，豎在後面，變做一根旗竿。眞君趕到崖下，不見打倒的鴇鳥，只有一間小屋，急睜鳳眼，仔細看之，見旗竿立在後面，笑道，「是這猢猻了。他今又在那裏哄我。我也曾見廟宇，更不曾見一個旗竿豎在後面的。斷是這畜生弄諠。他若哄我進去，他便一口咬住。我怎肯進去？等我掣拳先搗窗櫺，後踢門扇。」大聖聽得，……撲的一個虎跳，又冒在空中不見。眞君前前後後亂趕，……起在半空，見那李天王高擎照妖鏡，與哪吒住立雲端。眞君道，「天王，曾見那猴王麽？」天王道，「不曾上來，我這裏照着他哩。」眞君把那賭變化，弄神通，拿羣猴一事說畢，却道，「他變廟宇，正打處，就走了。」李天王聞言，又把照妖鏡四方一照，呵呵的笑道，「眞君，快去快去，那猴子使了個隱身法，走出營圍，往你那灌江口去也。」……却說那大聖已

至灌江口，搖身一變，變作二郎爺爺的模樣，按下雲頭，徑入廟裏。鬼判不能相認，一個個磕頭迎接。他坐在中間，點查香火：見李虎拜還的三牲，張龍許下的保福，趙甲求子的文書，錢丙告病的良願。正看處，有人報「又一個爺爺來了。」衆鬼判急急觀看，無不驚心。眞君却道，「有個甚麼齊天大聖，纔來這裏否？」衆鬼判道，「不曾見甚麼大聖，只有一個爺爺在裏面查點哩。」眞君撞進門：大聖見了，現出本相道，「郎君，不消嚷，廟宇已姓孫了！」這眞君即舉三尖兩刃神鋒，劈臉就砍。那猴王使個身法，讓過神鋒，掣出那繡花針兒，幌一幌，碗來粗細，趕到前，對面相還。兩個嚷嚷鬧鬧，打出廟門，半霧半雲，且行且戰，復打到花果山。慌得那四大天王等衆隄防愈緊：這康張太尉等迎着眞君，合心努力，把那美猴王圍繞不題……

（第六回下小聖施威降大聖）

然作者構思之幻，則大率在八十一難中，如金兜山之戰（五十至五二回），二心

之爭（五七及五八回），火燄山之戰（五九至六一回），變化施爲，皆極奇恣，前二事楊書已有，後一事則取華光傳中之鐵扇公主以配西游志傳中僅見其名之牛魔王，俾益增其神怪詭異者也。其述牛魔王既爲羣神所服，令羅刹女獻芭蕉扇，滅火燄山火，俾玄奘等西行情狀云：

……那老牛心驚膽戰，……望上便走。恰好有托塔李天王並哪吒太子領魚肚藥叉巨靈神將幔住空中。……牛王急了，依前搖身一變，還變做一隻大白牛，使兩隻鐵角去觸天王。天王使刀來砍。隨後孫行者又到，……道，「這廝神通不小，又變作這等身軀，却怎奈何？」太子笑道，「大聖勿疑，你看我擒他。」這太子即喝一聲「變！」變得三頭六臂，飛身跳在牛王背上，使斬妖劍望頸項上一揮，不覺得把個牛頭斬下。天王丟刀，却纔與行者相見。那牛王腔子裏又鑽出一個頭來，口吐黑氣，眼放金光。被哪吒又砍一劍，頭落處，又鑽出一個頭來；一連砍了十數劍，隨即長出十數個頭。哪吒取出火

輪兒，掛在老牛的角上，便吹眞火，燄燄烘烘，把牛王燒得張狂哮吼，搖頭擺尾。纔要變化脫身，又被托塔天王將照妖鏡照住本像，騰挪不動，無計逃生，只叫「莫傷我命，情願歸順佛家也！」哪吒道，「既惜身命，快拿扇子出來！」牛王道，「扇子在我山妻處收着哩。」哪吒見說，將縛妖索子解下，……穿在鼻孔裏，用手牽來，……回至芭蕉洞口。老牛叫道，「夫人，將扇子出來，救我性命！」羅刹聽叫，急卸了釵環，脫了色服，挽青絲如道姑，穿縞素似比丘，雙手捧那柄丈二長短的芭蕉扇子，走出門；又見金剛衆聖與人王父子，慌忙跪在地下，磕頭禮拜道，「望菩薩饒我夫妻之命，願將此扇奉承孫叔叔成功去也。」……

……孫大聖執着扇子，行近山邊，儘氣力揮了一扇，那火燄山平平息燄，寂寂除光；又搧一扇，只聞得習習瀟瀟，清風微動；第三扇，滿天雲漠漠，細雨落霏霏。有詩爲證：

火燄山遙八百程，火光大地有聲名。火煎五漏丹難熟，火燎三關道不清。特借芭蕉施雨露，幸蒙天將助神功。牽牛歸佛休顛劣，水火相聯性自平。（第六十一回下孫行者三調芭蕉扇）

又作者稟性，「復善諧劇」，故雖述變幻恍忽之事，亦每雜解頤之言，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而玩世不恭之意寓焉（詳見胡適西遊記考證）。如記孫悟空大敗於金兜洞兕怪，失金箍棒，因謁玉帝，乞發兵收剿一節云：

……當時四大師傳奏靈霄，引見玉陛，行者朝上唱個大喏，道，「老官兒，累你累你。我老孫保護唐僧往西天取經，一路凶多吉少，也不消說。於今來在金兜山，金兜洞有一兕怪，把唐僧拿在洞裏，不知是要蒸，要煮，要晒。是老孫尋上他們，與他交戰，那怪神通廣大，把我金箍棒搶去，因此難縛妖魔。那怪說有些認得老孫，我疑是天上凶星思凡下界，為此特來啓奏，伏乞天尊垂慈洞鑒，降旨查勘兇星，發兵收剿妖魔，老孫不勝戰慄屏營之至。」

却又打個深躬道，「以聞。」旁有葛仙翁笑道，「猴子是何前倨後恭？」行者道，「不敢不敢。不是甚前倨後恭，老孫於今是沒棒弄了。」……（第五十一回上心猿空用千般計）

評議此書者有淸人山陰悟一子陳士斌西遊眞詮（康熙丙子尤侗序），西河張書紳西游正旨（乾隆戊辰序）與悟元道人劉一明西游原旨（嘉慶十五年序），或云勸學，或云談禪，或云講道，皆闡明理法，文詞甚繁。然作者雖儒生，此書則實出于游戲，亦非語道，故全書僅偶見五行生克之常談，尤未學佛，故末回至有荒唐無稽之經目，特緣混同之教，流行來久，故其著作，乃亦釋迦與老君同流，眞性與元神雜出，使三教之徒，皆得隨宜附會而已。假欲勉求大旨，則謝肇淛（五雜組十五）之「西游記曼衍虛誕，而其縱橫變化，以猿爲心之神，以猪爲意之馳，其始之放縱，上天下地，莫能禁制，而歸于緊箍一咒，能使心猿馴伏，至死靡他，蓋亦求放心之喻，非浪作也」數語，已足盡之。作者所說，亦第云，「衆僧們議論佛門定旨，

上西天取經的緣由，……三藏箝口不言，但以手指自心，點頭幾度。衆僧們莫解其意，……三藏道，「心生種種魔生，心滅種種魔滅，我弟子曾在化生寺對佛說下誓願，不由我不盡此心，這一去，定要到西天見佛求經，使我們法輪回轉，皇圖永固」」（十三回）而已。

後西游記六卷四十回，不題何人作。中謂花果山復生石猴，仍得神通，稱爲小聖，輔大顚和尙賜號半偈者復往西天，虔求眞解。途中收猪一戒，得沙彌，且遇諸魔，屢陷危難，顧終達靈山，得解而返。其謂儒釋本一，亦同西游，而行文造事並遜，以吳承恩詩文之淸綺推之，當非所作矣。又有續西游記，未見，西游補所附雜記有云，「續西遊摹擬逼眞，失于拘滯，添出比丘靈虛，尤爲蛇足」也。

第十八篇　明之神魔小說（下）

封神傳一百回，不題撰人。梁章鉅（浪跡續談六）云，「林樾亭（案名喬蔭）先生嘗與余談，封神傳一書是前明一名宿所撰，意欲與西遊記水滸傳鼎立而三，因偶讀尚書武成篇『唯爾有神尚克相予』語，衍成此傳。其封神事則隱據六韜（舊唐書禮儀志引）陰謀（太平御覽引）史記封禪書唐書禮儀志各書，鋪張俶詭，非盡無本也。」然名宿之名未詳。張無咎作平妖傳序已及封神，是其書殆成於隆慶萬歷間（十六世紀後半）矣。書之開篇詩有云，「商周演義古今傳」，似志在於演史，而侈談神怪，什九虛造，實不過假商周之爭，自寫幻想，較水滸固失之架空，方西游又遜其雄肆，故迄今未有以鼎足視之者也。

史記封禪書云，「八神將，太公以來作之。」六韜金匱中亦間記太公神術；妲己

爲狐精，則見於唐李瀚蒙求注，是商周神異之談，由來舊矣。然封神亦明代巷語，見眞武傳，不必定本於尙書。封神傳即始自受辛進香女媧宮，題詩黷神，神因命三妖惑紂以助周。第二至三十回則雜敍商紂暴虐，子牙隱顯，西伯脫禍，武成反商，以成殷周交戰之局。此後多說戰爭，神佛錯出，助周者爲闡敎即道釋，助殷者爲截敎。截敎不知所謂，錢靜方（小說叢考上）以爲周書克殷篇有云，「武王遂征四方，凡憝國九十有九國，馘魔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億萬有二百三十。」（案此文在世俘篇，錢偶誤記）魔與人分別言之，作者遂由此生發爲截敎。然「摩羅」梵語，周代未翻，世俘篇之魔字又或作磨，當是誤字，所未詳也。其戰各逞道術，互有死傷，而截敎終敗。于是以紂王自焚，周武入殷，子牙歸國封神，武王分封列國終。封國以報功臣，封神以妥功鬼，而人神之死，則委之于劫數。其間時出佛名，偶說名敎，混合三敎，略如西游，然其根柢，則方士之見而已。在諸戰事中，惟截敎之通天敎主設萬仙陣，闡敎羣仙合破之，爲最烈：

話說老子與元始冲入萬仙陣內，將通天敎主裹住。金靈聖母被三大士圍在當中，……用玉如意招架三大士多時，不覺把頂上金冠落在塵埃，將頭髮散了。這聖母披髮大戰，正戰之間，遇着燃燈道人，祭起定海珠打來，正中頂門。可憐！正是：

封神正位爲星首，　北闕香煙萬載存。

燃燈將定海珠把金靈聖母打死。廣成子祭起誅仙劍，赤精子祭起戮仙劍，道行天尊祭起陷仙劍，玉鼎眞人祭起絕仙劍，數道黑氣冲空，將萬仙陣罩住。凡封神臺上有名者，就如砍瓜切菜一般，俱遭殺戮。子牙祭起打神鞭，任意施爲。萬仙陣中，又被楊任用五火扇扇起烈火千丈，黑煙迷空。……哪吒現三首八臂，往來冲突。……通天敎主只見萬仙受此屠戮，心中大怒，急呼曰，「長耳定光仙快取六魂旛來！」定光仙因見接引道人白蓮裹體，舍利現光：又見十二代弟子玄都門人俱有瓔珞金燈，光華罩體，知道他們出身淸正，

截教畢竟差訛。他將六魂旛收起，輕輕的走出萬仙陣，逕往蘆蓬下隱匿。正是：

根深原是西方客，　　躲在蘆蓬獻寶旛。

說話通天教主……無心戀戰，……欲要退後，又恐教下門人笑話，只得勉強相持。又被老子打了一拐，通天教主着了急，祭起紫電鎚來打老子。老子笑曰，「此物怎能近我？」只見頂上現出玲瓏寶塔；此鎚焉能下來？……只見二十八宿星官已殺得看看殆盡；止邱引見勢不好了，借土遁就走。被陸壓看見，惟恐追不及，急縱至空中，將葫蘆揭開，放出一道白光，上有一物飛去；陸壓打一躬，命「寶貝轉身」，可憐邱引，頭已落地。……且說接引道人在萬仙陣內將乾坤袋打開，盡收那三千紅氣之客。有緣往極樂之鄉者，俱收入此袋內。準提同孔雀明王在陣中現二十四頭，十八隻手，執定瓔珞，傘蓋，花貫，魚腸，金弓，銀戟，白鉞，旛，幢，加持神杵，寶銼，銀瓶等物，來

戰通天教主。通天教主看見準提，頓起三昧眞火，大駡曰，「好潑道！焉敢欺吾太甚，又來攪吾此陣也！」縱奎牛冲來，仗劍直取，準提七寶妙樹架開。正是：

西方極樂無窮法， 俱是蓮花一化身。（第八十四回）

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亦一百回，題「二南里人編次」。前有萬歷丁酉（一五九七）菊秋之吉羅懋登敍，羅即撰人。書敍永樂中太監鄭和王景宏服外夷三十九國，咸使朝貢事。鄭和者，明史（三百四宦官傳）云，「雲南人，世所謂三保太監者也。永樂三年，命和及其儕王景宏等通使西洋，將士卒二萬七千八百餘人，多齎金帛，造大舶，……自蘇州劉家河泛海至福建，復自福建五虎門揚帆，首達占城，以次遍歷諸國，宣天子詔，因給賜其君長，不服則以武懾之。先後七奉使，所歷凡三十餘國，所取無名寶物不可勝計，而中國耗費亦不貲。自和後，凡將命海表者，莫不盛稱和以夸外蕃，故俗傳『三保太監下西洋』爲明初盛事云。」蓋鄭和之在明

代，名聲赫然，爲世人所樂道，而嘉靖以後，倭患甚殷，民間傷今之弱，又爲故事所囿，遂不思將帥而思黃門，集俚俗傳聞以成此作，故自序云，「今者東事倥偬，何如西戎即序，不得比西戎即序，何可令王鄭二公見」也。惟書則侈談怪異，專尙荒唐，頗與序言之慷慨不相應，其第一至七回爲碧峯長老下生，出家及降魔之事；第八至十四回爲碧峯與張天師鬬法之事；第十五回以下則鄭和掛印，招兵西征，大師及碧峯助之，斬除妖孽，諸國入貢，鄭和建祠之事也。所述戰事，雜竊西遊記封神傳，而文詞不工，更增支蔓，特頗有里巷傳說，如「五鬼鬧判」「五鼠鬧東京」故事，皆於此可考見，則亦其所長矣。五鼠事似脫胎於西遊記二心之爭；五鬼事記外夷與明戰後，國殤在冥中受讞，多獲惡報，遂大哄，縱擊判官，其往復辯難之詞如下：

……五鬼道，「縱不是受私賣法，却是査理不淸。」閻羅王道，「那一個査理不淸？你說來我聽着。」劈頭就是姜老星說道，「小的是金蓮象國一個總兵

官，爲國忘家，臣子之職，怎麽又說道我該送罰惡分司去？以此說來，却不是錯爲國家出力了麽？」崔判官道，「國家苦無大難，怎叫做爲國家出力？」姜老星道，「南人寶船千號，戰將千員，雄兵百萬，勢如纍卵之危，還說是國家苦無大難？」崔判官道，「南人何曾滅人社稷，吞人土地，貪人財貨，怎見得勢如纍卵之危？」姜老星道，「既是國勢不危，我怎肯殺人無厭？」判官道，「南人之來，不過一紙降書，便自足矣。他何曾威逼於人，都是你們偏然强戰，這不是殺人無厭麽？」咬海干道，「判官大王差矣。我爪哇國五百名魚眼軍一刀兩段，三千名步卒煮做一鍋，這也是我們强戰麽？」判官道，「都是你們自取的。」圓眼帖木兒說道，「我們一個人劈作四架，這也是我們强戰麽？」判官道，「也是你們自取的。」盤龍三太子說道，「我舉刀自刎，豈不是他的威逼麽？」判官道，「也是你們自取的。」百里雁說道，「我們燒做一個柴頭鬼兒，豈不是他的威逼麽？」判官道，「也是你們自取的。」五個鬼

一齊吆喝起來，說道，「你說甚麼自取，自古道『殺人的償命欠債的還錢』，他枉刀殺了我們，你怎麼替他們曲斷？」判官道，「我這裏執法無私，怎叫做曲斷？」五鬼說道，「既是執法無私，怎麼不斷他填還我們人命？」判官道，「不該填還你們！」五鬼說道，「但只『不該』兩個字，就是私弊。」這五個鬼人多口多，亂吆亂喝，嚷做一駄，鬧做一塊。判官看見他們來得兇，也沒奈何，只得站起來喝聲道，「唗，甚麼人敢在這裏胡說！我有私，我這管筆可是容私的？」五個鬼齊齊的走上前去，照手一搶，把管筆奪將下來，說道，「鐵筆無私。你這蜘蛛鬚兒扎的筆，牙齒縫裏都是私（絲），敢說得個不容私？」……（第九十回靈曜府五鬼鬧判）

西遊補十六回，天目山樵序云南潛作；南潛者，烏程董說出家後之法名也。說字若雨，生於萬歷庚申（一六二〇），幼即穎悟，自願先誦圓覺經，次乃讀四書及五經，十歲能文，十三入泮，逮見中原流寇之亂，遂絕意進取。明亡，祝髮於靈岩，

名曰南潛，號月函，其他別字尙甚夥，三十餘年不履城市，惟友漁樵，世推爲佛門尊宿，有上堂晚參唱酬語錄（鈕琇觚賸續編之江抱陽生甲申朝事小記）及豐草菴雜著十種詩文集若干卷。西遊補云以入「三調芭蕉扇」之後，敍悟空化齋，爲鯖魚精所迷，漸入夢境，擬尋秦始皇借驅山鐸，驅火燄山，徘徊之間，進萬鏡樓，乃大顚倒，或見過去，或求未來，忽化美人，忽化閻羅，得虛空主人一呼，始離夢境，知鯖魚本與悟空同時出世，住於「幻部」，自號「青青世界」，一切境界，皆彼所造，而實無有，即「行者情」，故「悟通大道，必先空破情根，破情根必先走入情內，走入情內見得世界情根之虛，然後走出情外認得道根之實」（本書卷首答問）。其云鯖魚精，云青青世界，云小月王者，即皆謂情矣。或以中有「殺青大將軍」「倒置歷日」諸語，因謂是鼎革之後，所寓微言，然全書實於譏彈明季世風之意多，於宗社之痛之迹少，因疑成書之日，尙當在明亡以前，故但有邊事之憂，亦未入釋家之奧，主眼所在，僅如時流，謂行者有三個師父，一是祖師，二是唐僧，三是穆王（岳飛）：

「湊成三教全身」(第九回)而已。惟其造事遣辭,則學瞻多姿,恍忽善幻,奇突之處,時足驚人,間以俳諧,亦常俊絕,殊非同時作手所敢望也。

行者(時化爲虞美人與綠珠翟麟後辭出)即時現出原身,抬頭看看,原來正是女媧門前。行者大喜道,「我家的天,被小月王差一班踏空使者碎碎鑿開,昨日反抱罪名在我身上。……聞得女媧久慣補天,我今日竟央女媧替我補好,方纔哭上靈霄,洗個明白,這機會甚妙。」走近門邊細細觀看,只見兩扇黑漆門緊閉,門上貼一紙頭,寫着「二十日到軒轅家閒話,十日乃歸,有慢尊客,先此布罪。」行者看罷,回頭就走,耳朵中只聽得雞唱三聲,天已將明,走了數百里,秦始皇只是不見。(第五回)

忽見一個黑人坐在高閣之上,行者笑道,「古人世界有賊哩,滿面塗了烏煤在此示衆。」走了幾步,又道,「不是逆賊。原來倒是張飛廟。」又想想道,「既是張飛廟,該帶一頂包巾。……帶了皇帝帽,又是玄色面孔,此人決是

大禹玄帝。我便上前見他，討些治妖斬魔秘訣，我也不消尋着秦始皇了。」看看走到面前，只見臺下立一石竿，竿上插一首飛白旗，旗上寫六個紫色字：

「先漢名士項羽」

行者看罷，大笑一場，道，「眞個是『事未來時休去想，想來到底不如心。』老孫疑來疑去，……誰想一些不是，倒是我綠珠樓上强遙丈夫。」當時又轉一念道，「吱喲，吾老孫專爲尋秦始皇，替他借個驅山鐸子，所以鑽入古人世界來，楚伯王在他後頭，如今已見了，他却爲何不見？我有一個道理：逕到臺上見了項羽，把始皇消息問他，倒是個着脚信。」行者卽時跳起細看，只見高閣之下，……坐着一個美人，耳朶邊只聽得叫「虞美人虞美人」。……行者登時把身子一搖，仍前變做美人模樣，竟上高閣，袖中取出一尺冰羅，不住的掩淚，單單露着半面，望着項羽，似怨非怒。項羽大驚，慌忙跪下，

行者背轉，項羽又飛趨跪在行者面前，叫「美人，可憐你枕席之人，聊開笑面。」行者也不做聲，項羽無奈，只得陪哭。行者方纔紅着桃花臉兒，指着項羽道，「頑賊！你爲赫赫將軍，不能庇一女子，有何顏面坐此高臺？」項羽只是哭，也不敢答應，行者微露不忍之態，用手扶起道，「常言道，『男兒兩膝有黃金。』你今後不可亂跪！」……（第六回）

第十九篇　明之人情小說（上）

當神魔小說盛行時，記人事者亦突起，其取材猶宋市人小說之「銀字兒」，大率爲離合悲歡及發跡變態之事，間雜因果報應，而不甚言靈怪，又緣描摹世態，見其炎涼，故或亦謂之「世情書」也。

諸「世情書」中，金瓶梅最有名。初惟鈔本流傳，袁宏道見數卷，即以配水滸傳爲外典（觴政），故聲譽頓盛；世又益以西遊記，稱三大奇書。萬曆庚戌（一六一〇），吳中始有刻本，計一百回，其五十三至五十七回原闕，刻時所補也（見野獲編二十五）。作者不知何人，沈德符云是嘉靖間大名士（亦見野獲編），世因以擬太倉王世貞，或云其門人（康熙乙亥謝頤序云），由此復生讕言，謂世貞造作此書，乃置毒於紙，以殺其仇嚴世蕃，或云唐順之者，故清康熙中彭城張竹坡評刻

本，遂有苦孝說冠其首。

金瓶梅全書假水滸傳之西門慶爲線索，謂慶號四泉，清河人，「不甚讀書，終日閒游浪蕩，」有一妻三妾，又交「幫閒抹嘴不守本分的人」，結爲十弟兄，復悅潘金蓮，酖其夫武大，納以爲妾，武松來報讐，尋之不獲，誤殺李外傳，刺配孟州。而西門慶故無恙，于是日益放恣，通金蓮婢春梅，復私李瓶兒，亦納爲妾，「又得兩三場橫財，家道營盛。」已而李瓶兒生子；慶則因賂蔡京得金吾衞副千戶，乃愈肆，求藥縱慾受賕枉法無不爲。然潘金蓮妬李有子，屢設計使受驚，子終以瘈瘲死；李痛子亦亡。潘則力媚西門慶，慶一夕飲藥踰量，亦暴死。金蓮春梅復通於慶壻陳敬濟，事發被斥賣，金蓮遂出居王婆家待嫁，而武松適遇赦歸，因見殺；春梅則賣爲周守備妾，有寵，又生子，竟冊爲夫人。會孫雪娥以遇拐復獲發官賣，春梅憾其嘗「唆打陳敬濟」，則買而折辱之，旋賣于酒家爲娼；又稱敬濟爲弟，羅致府中，仍與通。已而守備征宋江有功，擢濟南兵馬制置，敬濟亦列名軍門，陞爲參

謀。後金人入寇，守備陣亡，春梅夙通其前妻之子，因亦以淫縱暴卒。比金兵將至清河，慶妻攜其遺腹子孝哥欲奔濟南，途遇普淨和尙，引至永福寺，以因果現夢化之，孝哥遂出家，法名明悟。

作者之于世情，蓋誠極洞達，凡所形容，或條暢，或曲折，或刻露而盡相，或幽伏而含譏，或一時並寫兩面，使之相形，變幻之情，隨在顯見，同時說部，無以上之，故世以爲非王世貞不能作。至謂此書之作，專以寫市井間淫夫蕩婦，則與本文殊不符，緣西門慶故稱世家，爲搢紳，不惟交通權貴，卽士類亦與周旋，著此一家，卽罵盡諸色，蓋非獨描摹下流言行，加以筆伐而已。

……婦人（潘金蓮）道，「怪奴才，可可兒的來，想起一件事來，我要說又忘了。」因令春梅，「你取那隻鞋來與他瞧。你認的這鞋是誰的鞋？」西門慶道，「我不知是誰的鞋。」婦人道，「你看他還打張雞兒哩。瞞着我黃貓黑尾，你幹的好繭兒。來旺媳婦子的一隻臭蹄子，寶上珠也一般收藏在藏春

塡雪洞兒裏拜帖匣子內，攙着些字紙和香兒，一處放着。甚麼罕稀物件，也不當家化化的，怪不的那賊淫婦死了墮阿鼻地獄。」又指着秋菊罵道，「這奴才當我的鞋，又翻出來，教我打了幾下。」分付春梅，「趁早與我掠出去。」春梅把鞋掠在地下，看着秋菊說道，「賞與你穿了罷。」那秋菊拾着鞋兒說道，「娘這個鞋，只好盛我一個脚指頭兒罷。」那婦人罵道，「賊奴才，還叫甚麼□娘哩。他是你家主子前世的娘！不然，怎的把他的鞋這等收藏的嬌貴？到明日好傳代。沒廉恥的貨！」秋菊拿着鞋就往外走，被婦人又叫回來，分付「取刀來，等我把淫婦鞋作幾截子，掠到茅厠裏去，叫賊淫婦陰山背後永世不得超生。」因向西門慶道，「你看着越心疼，我越發偏砍個樣兒你瞧。」西門慶大道，「怪奴才，丟開手罷了，我那裏有這個心。」……

（第二十八回）

……掌燈時分，蔡御史便說，「深擾一日，酒告止了罷。」因起身出席。左

右便欲掌燈，西門慶道，「且休掌燭。請老先生後邊更衣。」于是……讓至翡翠軒，……關上角門，只見兩個唱的，盛妝打扮，立於階下，向前插燭也似磕了四個頭。……蔡御史看見，欲進不能，欲退不捨，便說道，「四泉，你何如這等厚愛？恐使不得。」西門慶笑道，「與昔日東山之遊，又何異乎？」蔡御史道，「恐我不如安石之才，而君有王右軍之高致矣。」……因進入軒內，見文物依然，因索紙筆，就欲留題相贈。西門慶即令書童將端溪硯研的墨濃濃的，拂下錦箋。這蔡御史終是狀元之才，拈筆在手，文不加點，字走龍蛇，燈下一揮而就，作詩一首。……（第四十九回）

明小說之宣揚穢德者，人物每有所指，蓋藉文字以報夙讎，而其是非，則殊難揣測。況得符謂金瓶梅亦斥時事，「蔡京父子則指分宜，林靈素則指陶仲文，朱勔則指陸炳，其它亦各有所屬。」則主要如西門慶，自當別有主名，即開篇所謂「有一處人家，先前怎地富貴，到後來煞甚淒涼，權謀術智，一毫也用不着，親友兄弟，

一個也靠不着，享不過幾年的榮華，倒做了許多的話靶。內中又有幾個鬬寵爭強迎姦賣俏的，超先好不妖嬈嫵媚，到後來也免不得屍橫燈影，血染空房」（第一回）者是矣。結末稍進，用釋家言，謂西門慶遺腹子孝哥方睡在永福寺方丈，普淨引其母及衆往，指以禪杖，孝哥「翻過身來，却是西門慶，項帶沈枷，腰繫鐵索。復用禪杖只一點，依舊還是孝哥兒睡在牀上。……原來孝哥兒即是西門慶託生。」（第一百回）此之事狀，固若瑋奇，然亦第謂種業留遺，累世如一，出離之道，惟在「明悟」而已。若云孝子銜酷，用此復讎，雖奇謀至行，足爲此書生色，而證佐蓋闕，不能信也。

故就文辭與意象以觀金瓶梅，則不外描寫世情，盡其情僞，又緣衰世，萬事不綱，爰發苦言，每極峻急，然亦時涉隱曲，猥黷者多。後或略其他文，專注此點，因予惡謚，謂之「淫書」；而在當時，實亦時尚。成化時，方士李孜僧繼曉已以獻房中術驟貴，至嘉靖間而陶仲文以進紅鉛得倖于世宗，官至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少

傳少保禮部尙書恭誠伯。於是頹風漸及士流，都御史盛端明布政使參議顧可學皆以進士起家，而俱藉「秋石方」致大位。瞬息顯榮，世俗所企羨，僥倖者多竭智力以求奇方，世間乃漸不以縱談閨幃方藥之事爲恥。風氣既變，並及文林，故自方士進用以來，方藥盛，妖心興，而小說亦多神魔之談，且每敘床笫之事也。

然金瓶梅作者能文，故雖間雜猥詞，而其他佳處自在，至於末流，則著意所寫，專在性交，又越常情，如有狂疾，惟肉蒲團意想頗似李漁，較爲出類而已。其尤下者則意欲媟語，而未能文，乃作小書，刊布於世，中經禁斷，今多不傳。

萬曆時又有名玉嬌李者，云亦出金瓶梅作者之手。袁宏道曾聞大略，謂「與前書各設報應因果，武大後世化爲淫夫，上蒸下報；潘金蓮亦作河間婦，終以極刑；西門慶則一騃憨男子，坐視妻妾外遇，以見輪迴不爽。」後沈德符見首卷，以爲「穢黷百端，背倫蔑理，……其帝則稱完顏大定，而貴溪（夏言）分宜（嚴嵩）相構，亦暗寓焉。至嘉靖辛丑庶常諸公，則直書姓名，尤可駭怪。……然筆鋒恣橫酣暢，

似尤勝金瓶梅。」（皆見野獲編二十五）今其書已佚，雖或偶有見者，而文章事迹，皆與袁沈之言不類，蓋後人影撰，非當時所見本也。

續金瓶梅前後集共六十四回，題「紫陽道人編」。自言東漢時遼東三韓有仙人丁令威，後五百年而臨安西湖有仙人丁野鶴，臨化遺言，「說『五百年後又有一人名丁野鶴，是我後身，來此相訪。』後至明末，果有東海一人，名姓相同，來此罷官而去，自稱紫陽道人。」（六十二回）卷首有太上感應篇陰陽無字解，署「魯諸邑丁耀亢參解」，序有云，「自姦杞焚予天史於南都，海桑既變，不復講因果事，今見聖天子欽頒感應篇，自製御序，戒諭臣工，」則續金瓶梅當成於清初，而丁耀亢即其撰人矣。耀亢字西生，號野鶴，山東諸城人，弱冠爲諸生，走江南與諸名士聯文社，既歸，鬱鬱不得志，作天史十卷。淸順治四年入京，由順天籍拔貢，充鑲白旗教習，詩名甚盛。後爲容城教諭，遷惠安知縣，不赴，六十後病目，自稱木雞道人，年七十二卒（約一六二〇—一六九一），所著有詩集十餘卷，傳奇四種（乾隆諸城志

十三及三十六）。天史者，類歷代吉凶諸事而成，焚於南都，未詳其實，諸城志但云「以獻益都鍾羽正，羽正奇之」而已。

續金瓶梅主意殊單簡，前集謂普淨是地藏菩薩化身，一日施食，以輪迴大簿指點衆鬼，俾知將來惡報，後悉如言。西門慶爲汴京富室沈越子，名曰金哥，越之妻弟袁指揮居對門，有女常姐，則李瓶兒後身，嘗在沈氏宅打秋千，爲李師師所見，艷其美，矯旨取之，改名銀瓶。金人陷汴，民衆流離，金哥遂淪爲乞丐；銀瓶則爲娼，通鄭玉卿，後嫁爲翟員外妾，又與鄭偕遁至揚州，爲苗青所賺，乃自經死。後集則敍東京孔千戶女名梅玉者，以豔羨富貴，自甘爲金人金哈木兒妾，而大婦「凶妬」，簒取虐使之，梅玉欲自裁，因夢自知是春梅後身，大婦則孫雪娥再世，遂長齋念佛，不生嗔恨，竟得脫離。至潘金蓮則轉生爲山東黎指揮女，名金桂，夫曰劉瘸子，其前生實爲陳敬濟，以夙業故，體貌不全，金桂怨憤，因招妖蠱，又緣受驚，終成痼疾也。

餘文俱述他人牽纏孽報，而以國家大事，穿插其間，又雜引佛典道經儒理，詳加解釋，動輒數百言，顧什九以感應篇爲歸宿，所謂，「要說佛說道說理學，先從因果說起，因果無憑，又從金瓶梅說起」（第一回）也。明之「淫書」作者，本好以闡明因果自解，至於此書，則因見「只有夫婦一淪，變故極多，……造出許多寃業，世世償還，眞是愛河自溺，慾火自煎，一部金瓶梅說了個色字，一部續金瓶梅說了個空字，從色還空，即空是色，乃自果報，轉入佛法」（四十三回）矣。然所謂佛法，復甚不純，仍溷儒道，與神魔小說諸作家意想無甚異，惟似較重力行，又欲無所執著，故亦頗譏當時空談三教一致及妄分三教等差者之弊，如述李師師舊宅收沒入官，立爲大覺尼寺，儒道又出而紛爭，即其例也：

……這裏大覺寺興隆佛事不題。後因天壇道官並闔學生員爭這塊地，上司斷決不開，各在兀朮太子營裏上了一本，說道「這李師師府地寬大，僧妓雜居，單給尼姑蓋寺，恐久生事端，宜作公所。其後半花園，應分割一半，作

三教堂，爲儒釋道三教講堂。」王爺准了，總息了三處爭訟。那道官見自己不獨得，又是三分四裂的，不來照管。這開封府秀才吳蹈理卜守分兩個無恥生員，借此爲名，也就貼了公帖，每人三錢，倒斂了三四百兩分資。不日蓋起三間大殿，原是釋迦佛居中，老子居左，孔子居右，只因不肯倒了自家門面，便把孔夫子居中，佛老分爲左右，以見貶黜異端外道的意思。把那園中臺榭池塘，和那兩間粧閣，常日銀瓶做過臥房的，改作書房。……這些風流秀士，有趣文人，和那浮浪子弟們，也不講禪，也不講道，每日在三教堂飲酒賦詩，到講了個色字，好不快活。所在題曰三空書院，無非說三教俱空之意。……（第三十七回上三教堂青樓成淨土）

又有隔簾花影四十八回，世亦以爲金瓶梅後本，而實乃改易續金瓶梅中人名（如以西門慶爲南宮吉之類）及回目，並删略其絮說因果語而成，書末不完，蓋將續作，然未出。一名三世報，殆包舉將來擬續之事；或幷以武大被酖，亦爲夙業，合

數之得三世也。

第二十篇　明之人情小說（下）

金瓶梅玉嬌李等既爲世所艷稱，學步者紛起，而一面又生異流，人物事狀皆不同，惟書名尙多蹈襲，如玉嬌梨平山冷燕等皆是也。至所敍述，則大率才子佳人之事，而以文雅風流綴其間，功名遇合爲之主，始或乖違，終多如意，故當時或亦稱爲「佳話」。察其意旨，每有與唐人傳奇近似者，而又不相關，蓋緣所述人物，多爲才人，故時代雖殊，事迹輒類，因而偶合，非必出于仿效矣。玉嬌梨平山冷燕有法文譯，又有名好逑傳者則有法德文譯，故在外國特有名，遠過于其在中國。

玉嬌梨今或改題雙美奇緣，無撰人名氏。全書僅二十回，敍明正統間有太常卿白玄者，無子，晚年得一女曰紅玉，甚有文才，以代父作菊花詩爲客所知，御史楊廷詔因求爲子楊芳婦，玄招芳至家，屬妻弟翰林吳珪試之。

……吳翰林陪楊芳在軒子邊立着。楊芳抬頭，忽見上面橫着一個扁額，題的是「弗告軒」三字。楊芳自恃認得這三個字，便只管注目而視。吳翰林見楊芳細看，便說道，「此三字乃是聘君吳與弼所書，點畫遒勁，可稱名筆。」楊芳要賣弄識字，因答道，「果是名筆，這軒字也還平常，這勿告二字寫得入神。」卻將告字讀了去聲，不知弗告二字，蓋取詩經上「弗諼弗告」之義，這「告」字當讀與「谷」字同音。吳翰林聽了，心下明白，便模糊答應。……

（第二回）

白玄遂不允。楊以爲怨，乃薦玄赴乜先營中迎上皇；玄託其女於吳翰林而去。吳珏卽挈紅玉歸金陵，偶見蘇友白題壁詩，愛其才，欲以紅玉嫁之。友白誤相新婦，竟不從。珏怒，囑學官革友白秀才，學官方躊躕，而白玄還朝加官歸鄉之報適至，卽依黜之。友白被革，將入京就其叔，於道中見數少年苦吟，乃方和白紅玉新柳詩；謂有能步韻者，卽嫁之也。友白亦和兩首，而張軌如遽竊以獻白玄，玄留之爲西

賓。已而有蘇有德者又冒爲友白，請婚於白氏，席上見張，互相攻訐，俱敗。友白見紅玉新柳詩，慕之，遂渡江而北，欲託吳珪求婚；途次遇盜，暫舍於李氏，偶遇一少年曰盧夢梨，甚服友白之才，因以其妹之終身相託。友白遂入京以監生應試，中第二名；再訪盧，則已以避禍遠徙，乃大失望。不知盧質白紅玉之中表，已先赴金陵依白氏也。白玄難於得壻，易姓名游山陰，於禹跡寺見一少年姓柳，才識非常，次日往訪，即字以己女及甥女，歸而說其故云：

……「……忽遇一個少年，姓柳，也是金陵人。他人物風流，眞個是『謝家玉樹』。……我看他神淸骨秀，學博才高，旦暮間便當飛騰翰苑。……意欲將紅玉嫁他，又恐甥女說我偏心；欲要配了甥女，又恐紅玉說我矯情。除了柳生，若要再尋一個，却萬萬不能。我想娥皇女英同事一舜，古聖人已有行之者；我又見你姊妹二人互相愛慕，不啻良友，我也不忍分開：故當面一口就都許他了。這件事我做得甚是快意。」……（第十九回）

而二女皆慕友白，聞之甚怏怏。已而柳至白氏，自言實蘇友白，蓋爾時亦變姓名游山陰也。玄亦告以眞姓名，皆大驚喜出意外，遂成婚。而盧夢梨實女子，其先乃改裝自託於友白者云。

平山冷燕亦二十回，題云「荻岸山人編次」。淸盛百二（柚堂續筆談）以爲嘉興張博山十四五時作，其父執某續成之。劭山名劭，淸康熙時人，「少有成童之目，九齡作梅花賦驚其師。」（阮元兩浙輶軒錄七引李方湛語）蓋早慧，故世人幷以此書附著於彼，然文意陳腐，殊不類童子所爲。書敍「先朝」隆盛時事，而又不云何時作，故亦莫詳「先朝」爲何帝也。其時欽天監正堂官奏奎壁流光，散滿天下，天子則大悅，詔求眞才，又適見白燕盤旋，乃命百官賦白燕詩，衆謝不能，大學士山顯仁乃獻其女山黛之作，詩云：

夕陽憑弔素心稀，遁入梨花無是非，淡去羞從鴉借色，瘦來只許雪添肥，飛回夜黑還留影，啣盡春紅不浣衣，多少朱門誇富貴，終能容我潔身歸。（第

一四〇）

天子卽召見，令獻箴，稱旨，賜玉尺一條，「以此量天下之才」；金如意一執，「文可以指揮翰墨，武可以扞禦強暴，長成擇壻，有妄人強求，卽以此擊其首，擊死勿論」；又賜御書匾額一方曰「弘文才女」。時黛方十歲；其父築樓以貯玉尺，謂之玉尺樓，亦卽爲黛讀書之所，於是才女之名大著，求詩文者雲集矣。後黛以詩嘲一貴介子弟，被怨，託人誣以詩文皆非己出，又奉旨令文臣赴玉尺樓與黛較試，文臣不能及，評者獲罪而黛之名益揚。其時又有村女冷絳雪者，亦幼卽能詩，忤山人宋信，信以計陷之，俾官買送山氏爲侍婢。絳雪於道中題詩而遇洛陽才人平如衡，然指顧間又相失；旣至山氏，自顯其才，則大得敬愛，且亦以題詩爲天子所知也。平如衡至雲間訪才士，得燕白頷，家世富貴而有大才，能詩。長官俱薦於朝，二人不欲以薦舉出身，乃皆入都應試，且改姓名求見山黛。黛早見其譏刺詩，因與絳雪易裝爲青衣，試以詩，唱和再三，二人竟屈，辭去。又有張寅者，亦以求婚至山氏

受試於玉尺樓下，張不能文，大受揶弄，復因奔突登樓，幾被如意擊死，至拜爵始免。張乃囑禮官奏於朝，謂燕與少年唱和調笑，有傷風化。天子即拘訊，張又告發二人實平燕託名，而適榜發，平中會元，燕會魁。於是天子大喜，諭山顯仁擇之爲壻，遂以山黛嫁燕白頷，冷絳雪嫁平如衡。成婚之日，凡事無不美滿：

……二女上轎，隨轎侍妾足有上百，一路火炮與鼓樂喧天，綵旗共花燈奪目，眞個是天子賜婚，宰相嫁女，狀元探花娶妻：一時富貴，占盡人間之盛。……若非眞正有才，安能如此？至今京城中俱傳平山冷燕爲四才子；閑窗閱史，不勝欣慕而爲之立傳云。（第二十回）

二書大旨，皆顯揚女子，頌其異能，又頗薄制藝而尙詞華，重俊髦而嗤俗士，然所謂才者，惟在能詩，所舉佳篇，復多鄙倍，如鄉曲學究之爲；又凡求偶必經考試，成婚待於詔旨，則當時科舉思想之所牢籠，倘作者無不羈之才，固不能冲決而高翥矣。

好逑傳十八回，一名俠義風月傳，題云「名教中人編次」。其立意亦略如前二書，惟文辭較佳，人物之性格亦稍異，所謂「既美且才，美而又俠」者也。書言有秀才鐵中玉者，北直隸大名府人，

……生得丰姿俊秀，就像一個美人，因此里中起個諢名，叫做「鐵美人」。若論他人品秀美，性格就該溫存。不料他人雖生得秀美，性子就似生鐵一般，十分執拗；又有幾分膂力，動不動就要使氣動粗；等閑也不輕易見他言笑。……更有一段好處，人若緩急求他，……慨然周濟；若是諛言諂媚，指望邀惠，他卻只當不曾聽見：所以人都感激他，又都不敢無故親近他。……（第一回）

其父鐵英爲御史，中玉慮以鯁直得禍，入都諫之。會大夬侯沙利奪韓愿妻，卽施智計奪以還愿，大得義俠之稱。然中玉亦懼禍，不敢留都，乃至山東游學。歷城退職兵部侍郎水居一有一女曰冰心，甚美，而才識勝男子。同縣有過其祖者，大學士之

子，强來求婚，水居一不敢拒，然以姪女易冰心嫁之，婚後始覺，其祖大恨，計陷居一，復百方圖女，而冰心皆以智免。過其祖又託縣令假傳朝旨逼冰心，而中玉適在歷城，遇之，斥其僞，計又敗。冰心因此甚服鐵中玉，當中玉暴病，乃邀寓其家護視，歷五日始去。此後過其祖仍再三圖娶冰心，皆不得。而中玉卒與冰心成婚，然不合巹，已而過學士託御史萬諤奏二氏婚媾，先以「孤男寡女，共處一室，不無曖昧之情，令父母循私，招搖道路而縱成之，實有傷於名敎。」有旨查覆。後皇帝知二人雖成禮而未同居，乃召冰心令皇后驗試，果爲貞女，于是誣蔑者皆被詰責，而譽水鐵爲「眞好逑中出類拔萃者」，令重結花燭，以光名敎，且云「汝歸宜益懋後德以彰風化」也。

又有鐵花仙史二十六回。題「雲封山人編次」。言錢唐蔡其志與好友王悅共游于祖遺之埋劍園，賞芙蓉，至花落方別。後入都又相遇，已各有兒女在襁褓，乃約爲婚姻。往來益密。王悅子曰儒珍，七歲能詩，與同窗陳秋遴皆十三四入泮，嘗偕

寓埋劍園，邀友賞花賦詩。秋麟夜遇女子，自稱符劍花，後屢至，一夕暴風雨拔去玉芙蓉，乃絕。後王氏衰落，儒珍又不第，蔡嫌其窮困，欲以女改適夏元虛，時秋麟已中解元，急謀于密友蘇紫宸，託媒得之，擬臨時歸儒珍，而蔡女若蘭竟逸去，爲紫宸之叔誠齋所收養，夏元虛爲世家子而無行，怒其妹瑤枝時加譏訕，因薦之應點選；瑤枝被徵入都，中途舟破，亦爲誠齋所救。誠齋又招儒珍爲西賓，而蔡其志晚年孤寂，亦屢來迎王，養以爲子，亦發解，娶誠齋之女馨如。秋麟求婚夏瑤枝，誠齋未許，一夕女自來，乃偕遁。時紫宸已平海冦，成神仙，忽遺王陳二人書，言眞瑤枝故在蘇氏，偕遁者實花妖，教二人以五雷法治之，妖即逸去，誠齋亦終以眞瑤枝許之。一日儒珍至蘇氏，忽覩若蘭舊婢，甚驚；誠齋乃確知所收蔡女，故爲儒珍聘婦，亦以歸儒珍。後來兩家夫婦皆年逾八十，以服紫宸所贈的丹，一夕無疾而終，世以爲尸解云。

鐵花仙史較後出，似欲脫舊來窠臼，故設事力求其奇。作者亦頗自負，序言有

云，「傳奇家摹繪才子佳人之悲歡離合，以供人娛目悅心者也。然其成書而命之名也，往往略不如意。如平山冷燕則皆才子佳人之姓爲顏，而玉嬌梨者又至各摘其人名之一字以傳之，草率若此，非眞有心唐突才子佳人，實屬便于隨意捉捏成書而無所難耳。此書則有特異焉者，……令人以爲鐵爲花爲仙者讀之，而才子佳人之事掩映乎其間。」然文筆拙澀，事狀紛繁，又溷入戰爭及神仙妖異事，已軼出于人情小說範圍之外矣。

第二十一篇　明之擬宋市人小說及後來選本

宋人說話之影響于後來者，最大莫如講史，著作壘出，如第十四十五篇所言。明之說話人亦大率以講史事得名，間亦說經諢經，而講小說者殊希有。惟至明末，則宋市人小說之流復起，或存舊文，或出新製，頓又廣行世間，但舊名湮昧，不復稱市人小說也。

此等書之繁富者，最先有三言。三言云者，一曰喻世明言，二曰警世通言，今皆未見。王士禎（香祖筆記十）云，「警世通言有拗相公一篇，述王安石罷相歸金陵時，極快人意，乃因盧多遜謫嶺南事而稍附益之。」拗相公見宋京本通俗小說第十四卷中，則通言蓋兼采故書，不盡為擬作。三曰醒世恆言，凡四十卷三十九事，不題撰人名，首有天啓丁卯（一六二七）隴西可一居士序云，「六經國史而外，凡

著述，皆小說也，而尙理或病於艱深，修詞或傷於藻繪，則不足以觸里耳而振恆心，此醒世恆言所以繼明言通言而作也。」是知恆言之出，在三言中爲最後，中有十五貫戲言成巧禍一事，卽京本通俗小說卷十五之錯斬崔寧，因知此亦兼存舊作，爲例蓋同于通言。

松禪老人序今古奇觀云，「墨憨齋增補平妖，窮工極變，不失本來。……至所纂喻世醒世警世三言，極摹世態人情之岐，備寫悲歡離合之致。」平妖傳有張無谷序，云「蓋吾友龍子猶所補也」，首葉有題名，則曰「馮猶龍先生增定」，因知三言亦馮猶龍作，其曰龍子猶者，卽錯綜「猶龍」字作之。猶龍名夢龍，長洲人（曲品作吳縣人頑潭詩話作常熟人），崇禎中，由貢生選授壽寧知縣，于詩有七樂齋稿，而「善爲啓顏之辭，間入打油之調，不得爲詩家。」（朱彝尊明詩綜七十一云）然擅詞曲，有雙雄記傳奇，又刻墨憨齋傳奇定本十種，頗爲當時所稱，其中之萬事足風流夢新灌園皆己作；亦嗜小說，既補平妖傳，復纂三言，又嘗勸沈德符以金瓶梅

鈔付書坊板行，然不果（野獲編二十五）。

京本通俗小說所錄七篇，其五爲高宗時事，最遠者神宗時，耳目甚近，故鋪敘易于逼真。醒世恆言乃變其例，雜以漢事二，隋唐事十一，多取材晉唐小說（續齊諧記博異志酉陽雜俎隋遺錄等），而古今風俗，遷變已多，演以虛詞，轉失生氣。宋事十一篇頗生動，疑錯斬崔寧而外，或尚有采自宋人話本者，然未詳。明事十五篇則所寫皆近聞，世態物情，不待虛構，故較高談漢唐之作爲佳。第九卷陳多壽生死夫妻一篇，敍朱陳二人以棋友成兒女親家，陳氏子後病癩，朱欲悔婚，女不允，終歸陳氏侍疾，閱三年，夫婦皆仰藥卒。其述二人訂婚及女母抱怨諸節，皆不務裝點，而情態反如畫：

……王三老和朱世遠見那小學生行步舒徐，語音清亮，且作揖次第甚有禮數，口中誇獎不絕。王三老便問，「令郎幾歲了？」陳靑答應道，「是九歲。」王三老道，「想着昔年湯餅會時，宛如昨日，倏忽之間，已是九年，眞個光

陰似箭，爭敎我們不老？」又問朱世遠道，「老漢記得宅上令愛也是個年生的。」朱世遠道，「果然，小女多福，如今也是九歲了。」王三老道，「莫怪老漢多口，你二人做了一世的棋友，何不扳做兒女親家。古時有個朱陳村，一村中只有二姓，世爲婚姻，如今你二人之姓適然相符，應是天緣。況且好男好女，你知我見，有何不可？」朱世遠已自看上了小學生，不等陳青開口，先答應道：「此事最好，只怕陳兄不願，若肯俯就，小子再無別言。」陳青道，「旣蒙朱兄不棄寒微，小子是男家，有何推托？就請三老作伐。」王三老道，「明日是重陽日，陽九不利；後日大好個日子，老夫便當登門。今日一言爲定，出自二位本心；老漢只圖喫幾杯見成喜酒，不用謝媒。」陳青道，「我說個笑話你聽：玉皇大帝要與人皇對親，商量道，『兩家親都是皇帝，也須得個皇帝爲媒纔好。』乃請竈君皇帝往下界去說親。人皇見了竈君，大驚道，『那個做媒的怎的這般樣黑？』竈君道，『從來媒人，那有白做？』」

王三老同朱世遠都笑起來。朱陳二人又下棋至晚方散。

只因一局輸贏了，　定下三生男女緣。

……朱世遠的渾家柳氏，聞知女婿得個恁般的病症，在家裏哭哭啼啼，抱怨丈夫道，「我女兒又不髒臭起來，爲甚忙忙的九歲上就許了人家？如今卻怎麽好？索性那癩蝦蟆死了，也出脫了我女兒，如今死不死，活不活，女孩兒看看年紀長成，嫁又嫁他的不得，賴又賴他的不得。終不然，看著那癩子守活孤孀不成？這都是王三那老烏龜一力攛掇，害了我女兒終身。」……朱世遠原有怕婆之病，憑他夾七夾八，自罵自止，並不插言，心中納悶。一日，柳氏偶然收拾廚櫃子，看見了象棋盤和那棋子，不覺勃然發怒，又罵起丈夫來道，「你兩個只爲這幾著象棋上，說得着，對了親，賺了我女兒。還要留這禍胎怎的？」一頭說，一頭走到門前，將那象棋子亂撒在街上，棋盤也摜

做幾片。朱世遠是本分之人，見渾家發性，攔他不住，洋洋的躲開去了。女兒多福又怕羞，不好來勸。任他絮聒個不耐煩，方纔罷休。……

拍案驚奇三十六卷，卷爲一篇，凡唐六，宋六，元四，明二十，亦兼收古事，與醒世恆言同。首有卽空觀主人序云，「龍子猶氏所輯喩世等書，頗存雅道，時著良規，復取古今來雜碎事可新聽覩佐談諧者，演而暢之，得若干卷。」頗似三言僅輯舊文，而此則馮夢龍所自作，顧敘述平板，引證貧辛，馮猶龍雖「不得爲詩家，然亦文苑之滑稽，」（朱彝尊云）其伎倆當不僅此。松禪老人序今古奇觀，於言墨憨齋纂三言之下，卽云「卽空觀主人壺矢代興，爰有拍案驚奇之刻，頗費蒐獲，足供談麈。」是作書撰序，同出一人，謂龍子猶，乃假託也。

西湖二集三十四卷附西湖秋色一百韻，題「武林濟川子清原甫纂」。每卷一篇，亦雜演古今事，而必與西湖相關。觀其書名，當有初集，然未見。前有湖海士序，稱清原爲周子，肯作西湖說，餘事未詳。清康熙時有太學生周清原字浣初。然

為武進人（國子監志八十二鶴徵錄一）；乾隆時有　　字清原，錢塘人（兩浙輶軒錄二十三），而時代不相及，皆別一人也。其書亦以他事引出本文，自名為「引子」。引子或多至三四，與他書稍不同；文亦流利，然好頌帝德，垂教訓，又多憤言，則殆所謂「司命之厄我過甚而狐鼠之侮我無端」（序述清原語）之所致矣。其假唐詩人戎昱而發揮文士不得志之恨者如下：

……且說韓公部下一個官，姓戎名昱，為浙西刺史。這戎昱有潘安之貌，子建之才，下筆驚人，千言立就，自恃有才，生性極是傲睨，看人不在眼裏。但那時是離亂之世，重武不重文，若是有數百觔力氣，……不要說十八般武藝件件精通，就是曉得一兩件的，……少不得也摸頂紗帽在頭上戴戴。……馬前喝道，前呼後擁，好不威風氣勢，耀武揚威，何消得曉得「天地玄黃」四字。那戎昱自負才華，到這時節重武之時，却不道是大市裏賣平天冠兼挑虎刺，這一種生意，誰人來買，眼見得別人不作與你了。你自負才華，却去嚇

誰？就是寫得千百篇詩出，上不得陣，殺不得戰，退不得虜，壓不得賊，要他何用？我昰負了這個詩袋子，沒處發賣，却被一個妓者收得。這妓者是誰？姓金名鳳，年方一十九歲，容貌無雙，善於歌舞，體性幽閑，再不喜那喧譁之事，一心只愛的是那詩賦二字。他見了我昰這個詩袋子，好生懽喜。我昰正沒處發賣，見金鳳喜懽他這個詩袋子，便把這袋子抖將開來，就像個開雜貨店的，件件搬出。兩個甚是相得，你貪我愛，再不相捨；從此金鳳更不接客。正是：

悲莫悲兮生別離，　　樂莫樂兮新相知。

自此我昰政事之暇，遊於西湖之上，每每與金鳳盤桓行樂。……（卷九韓晉公人奩一贈）

醉醒石十五回。題「東魯古狂生編輯」。所記惟李徵化虎事在唐時，餘悉明代，且及崇禎朝事，蓋其時之作也。其文筆頗刻露，然以過於簡鍊，故平話習氣，時

復過人；至於垂教誡，好評議，則尤甚於西湖二集。宋市人小說雖亦間參訓喩，然主意則在述市井間事，用以娛心；及明人擬作末流，乃誥誡連篇，喧而奪主，且多豔稱榮遇，回護士人，故形式僅存而精神與宋迥異矣。如第十四回記淮南莫翁以女嫁蘇秀才，久而女嫌蘇貧，自求去，再醮爲酒家婦。而蘇即聯捷成進士，榮歸過酒家前，見女當鑪，下轎揖之，女貌不動而心甚苦，又不堪衆人笑罵，遂自經死，卽所謂大爲寒士吐氣者也。

……見櫃邊坐着一個端端正正嬝嬝婷婷婦人，却正是莫氏。蘇進士見了道，「我且去見他一見，看他怎生待我。」叫住了轎，打著傘，穿著公服，竟到店中。那店主人正在那廂數錢，穿著兩截衣服，見個官來，躲了。那莫氏見下轎，已認得是蘇進士了，却也不羞不惱，打著臉。蘇進士向前，恭恭敬敬的作上一揖。他道，「你做你的官，我賣我的酒。」身也不動。蘇進士一笑而去。

覆水無收日，　　去婦無還時，

相逢但一笑，　　且爲立遲迴。

我想莫氏之心豈能無動，但做了這絕性絕義的事，便做到滿面歡容，欣然相接，討不得個喜而復合；更做到含悲飲泣，牽衣自咎，料討不得個憐而復收，倒不如硬著，一束兩開，倒也乾淨。他那心裏，未嘗不悔當時造次，總是無可奈何：

心裏悲酸噎自嗟，　　幾回悔是昔時差，

移將上苑琳琅樹，　　却作門前桃李花。

結末有論，以爲「生前貽譏死後貽臭」，「是朱買臣妻子之後一人」。引論稍恕，科罪似在男子之「不安貧賤」者之下，然亦終不可宥云：

若論婦人，讀文字，達道理甚少，如何能有大見解，大矜持？況且或至飢寒相逼，彼此相形，旁觀嘲笑難堪，親族炎涼難耐，抓不來榜上一個名字，洒

不去身上一件藍皮，激不起一個慣淹蹇不遭際的夫壻，儘堪痛哭，如何叫他不要怨嗟。但「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眼睁睁這個窮秀才尚活在，更去抱了一人，難道沒有旦夕恩情？忒殺蔑去倫理！這朱買臣妻，所以貽笑千古。

喻世等三言在清初蓋尙通行，後漸晦，然其小分，則又由選本流傳至今。其本曰今古奇觀，凡四十卷四十回，殆成于崇禎時，序謂三言與拍案驚奇合之共二百事，觀覽難周，故抱甕老人選刻爲此本。校以見存原書，則取醒世恆言者十一篇（第一，二，七，八，十五至十七，二十五至二十八回），取拍案驚奇者七篇（第九，十，十八，二十九，三十七，三十九，四十回），餘二十二篇自當爲明言及通言之文，可藉此窺見二書大略，且推知原本當有一百二十餘卷也。

今古奇聞二十二卷，卷一事，題「東壁山房主人編次」。其所錄頗陵雜，有醒世恆言之文四篇（十五貫戲言成大禍，陳多壽生死夫妻，張淑兒巧智脫楊生，劉小官雌雄兄弟），別一篇爲西湖佳話之梅嶼恨蹟，餘未詳所從出。文中有「髮逆」字，故

當爲淸咸豐同治時書。

續今古奇觀三十卷，亦一卷一事，無撰人名。其書全收今古奇觀撰餘之拍案驚奇二十九篇。而以今古奇聞一篇（康友仁輕財重義得科名）足卷數，殆不足稱選本。同治七年（一八六八）江蘇巡撫丁日昌嘗嚴禁淫詞小說，拍案驚奇亦在禁列，疑此書卽書賈于禁後作之。

第二十二篇　清之擬晉唐小說及其支流

唐人小說單本，至明什九散亡；宋修太平廣記成，又置不頒布，絕少流傳，故後來偶見其本，仿以爲文，世人輒大聳異，以爲奇絕矣。明初，有錢唐瞿佑字宗吉，有詩名，又作小說曰剪燈新話，文題意境，並撫唐人，而文筆殊冗弱不相副，然以紛飾閨情，拈掇豔語，故特爲時流所喜，仿效者紛起，至於禁止，其風始衰。迨嘉靖間，唐人小說乃復出，書估往往刺取太平廣記中文，雜以他書，刻爲叢集，眞僞錯雜，而頗盛行。文人雖素與小說無緣者，亦每爲異人俠客童奴以至虎狗蟲蟻作傳，置之集中。蓋傳奇風韻，明末實瀰漫天下，至易代不改也。

而專集之最有名者爲蒲松齡之聊齋志異。松齡字留仙，號柳泉，山東淄川人，幼有軼才，老而不達，以諸生授徒于家，至康熙辛卯始成歲貢生（聊齋志異序跋），

越四年遂卒，年八十六（一六三〇——一七一五），所著有文集四卷，詩集六卷，聊齋志異八卷（文集附錄張元撰墓表），及省身錄，懷刑錄，歷字文，日用俗字，農桑經等（李桓耆獻類徵四百三十一）。其志異或析爲十六卷，凡四百三十一篇，年五十始寫定，自有題辭，言「才非干寶，雅愛搜神，情同黃州，喜人談鬼，聞則命筆，因以成編。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郵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積益夥。」是其儲蓄收羅者久矣。然書中事迹，亦頗有從唐人傳奇轉化而出者（如鳳陽士人續黃粱等），此不自白，殆撫古而又諱之也。至謂作者搜采異聞，乃設烟茗于門前，邀田夫野老，强之談說以爲粉本，則不過委巷之談而已。

聊齋志異雖亦如當時同類之書，不外記神仙狐鬼精魅故事，然描寫委曲，敍次井然，用傳奇法，而以志怪，變幻之狀，如在目前；又或易調改絃，別敍畸人異行，出于幻域，頓入人間；偶述瑣聞，亦多簡潔，故讀者耳目，爲之一新。又相傳漁洋山人（王士禎）激賞其書，欲市之而不得，故聲名益振，競相傳鈔。然終著者

之世，竟未刻，至乾隆末始刊於嚴州；後但明倫呂湛恩皆有注。

明末志怪羣書，大抵簡略，又多荒怪，誕而不情，聊齋志異獨于詳盡之外，示以平常，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親，忘爲異類，而又偶見鶻突，知復非人。如狐諧言博興萬福於濟南娶狐女，而女雅善談諧，傾倒一坐，後忽別去，悉如常人；黃英記馬子才得陶氏黃英爲婦，實乃菊精，居積取盈，與人無異，然其弟醉倒，忽化菊花，則變怪卽驟現也。

……一日，置酒高會，萬居主人位，孫與二客分左右座，下設一榻屈狐。狐辭不善酒，咸請坐談，許之。酒數行，衆擲骰爲瓜蔓之令；客値瓜色，會當飲，戲以觥移上座曰，「狐娘子大清醒，暫借一觴。」狐笑曰，「我故不飲，願陳一典以佐諸公飲。」……客皆言曰，「罵人者當罰。」狐笑曰，「我罵狐何如？」衆曰，「可。」於是傾耳共聽。狐曰，「昔一大臣，出使紅毛國，著狐腋冠見國王，國王視而異之，問『何皮毛，溫厚乃爾？』大臣以『狐』對。王言

『此物生平未嘗得聞。孤字字畫何等？』使臣書空而奏曰，『右邊是一大瓜，左邊是一小犬。』主客又復閧堂。……居數月，與萬偕歸。……逾年，萬復事於濟，孤又與俱。忽有數人來，孤從與語，備極寒暄；乃與萬曰，「我本陝中人，與君有夙因，遂從爾許時，今我兄弟至，將從以歸，不能周事。」留之，不可，竟去。(卷五)

……陶飲素豪，從不見其沈醉。有友人曾生，量亦無對，適過馬，馬使與陶較飲，二人……自辰以訖四漏，計各盡百壺，曾爛醉如泥，沈睡坐間。陶起歸寢，出門踐菊畦，玉山傾倒，委衣於側，卽地化爲菊：高如人，花十餘朵皆大於拳。馬駭絕，告黃英；英急往，拔置地上，曰，「胡醉至此？」覆以衣，要馬俱去，戒勿視。旣明而往，則陶臥畦邊，馬乃悟姊弟菊精也，益愛敬之。而陶自露迹，飲益放，……値花朝，曾來造訪，以兩僕舁藥浸白酒一罈，約與共盡。……曾醉已憊，諸僕負之去。陶臥地又化爲菊；馬見慣不

驚，如法拔之，守其旁以觀其變，久之，葉益憔悴，大懼，始告黃英。英聞，駭曰，「殺吾弟矣！」奔視之，根株已枯；痛絕，掐其梗埋盆中，攜入閨中，日灌溉之。馬悔恨欲絕，甚惡曾，越數日，聞曾已醉死矣，盆中花漸萌，九月，旣開，短幹粉朵，嗅之有酒香，名之「醉陶」，澆以酒則茂。……

黃英終老，亦無他異。（卷四）

又其敍人間事，亦尙不過爲形容，致失常度，如馬介甫一篇述楊氏有悍婦，虐遇其翁，又慢客，而兄弟祇畏，至對客皆失措云：

……約半載，馬忽攜僮僕過楊，直楊翁在門外曝陽捫蝨，疑爲傭僕，通姓氏使達主人；翁被絮去。或告馬，「此卽其翁也。」馬方驚訝，楊兄弟岸幘出迎，登堂一揖，便請朝父，萬石辭以偶恙，捉坐笑語，不覺向夕。萬石屢言具食，而終不見至，兄弟迭互出入，始有瘦奴持壺酒來，俄傾引盡，坐伺良久，萬石頻起催呼，額頰間熱汗蒸騰。俄瘦奴以饌具出，脫粟失飪，殊不甘

旨。食已，萬石草草便去，萬鍾襆被來伴客寢。……（卷十）

至于每卷之末，常綴小文，則緣事極簡短，不合于傳奇之筆，故數行卽盡，與六朝之志怪近矣。又有聊齋志異拾遺一卷二十七篇，出後人掇拾；而其中殊無佳構，疑本作者所自删棄，或他人擬作之。

乾隆末，錢唐袁枚撰新齊諧二十四卷，續十卷，初名子不語，後見元人說部有同名者，乃改今稱；序云「妄言妄聽，記而存之，非有所感也。」其文屏去雕飾，反近自然，然過於率意，亦多蕪穢，自題「戲編」，得其實矣。若純法聊齋者，時則有吳門沈鳳起作諧鐸十卷（乾隆三十六年序），而意過俳，文亦纖仄；滿洲和邦額作夜譚隨錄十二卷（亦三十六年序），頗借材他書（如佟觭角夜星子瘍醫皆本新齊諧），不盡己出，詞氣亦時失之粗暴，然記朔方景物及市井情形者特可觀。他如長白浩歌子之螢窗異草三編十二卷（似乾隆中作，別有四編四卷，乃書估僞造），海昌管世灝之影談四卷（嘉慶六年序），平湖馮起鳳之昔柳摭談八卷（嘉慶中作），近至金匱鄒弢

之澆愁集八卷（光緒三年序），皆志異，亦俱不脫聊齋窠臼。惟黍餘裔孫六合內外瑣言二十卷（似嘉慶初作）一名璅蛣雜記者，故作奇崛奧衍之辭，伏藏諷喻，其體式爲在先作家所未嘗試，而意淺薄；據金武祥（江陰藝文志下）說，則江陰屠紳字賢書之所作也。紳又有鶚亭詩話一卷，文詞較簡，亦不盡記異聞，然審其風格，實亦此類。

聊齋志異風行逾百年，摹仿贊頌者衆，顧至紀昀而有微辭。盛時彥（姑妄聽之跋）述其語曰，「聊齋志異盛行一時，然才子之筆，非著書者之筆也。虞初以下天寶以上古書多佚矣；其可見完帙者，劉敬叔異苑陶潛續搜神記，小說類也，飛燕外傳會眞記，傳記類也。太平廣記事以類聚，故可並收；今一書而兼二體，所未解也。小說既述見聞，即屬敍事，不比戲場關目，隨意裝點；……今燕昵之詞，媟狎之態，細微曲折，摹繪如生，使出自言，似無此理，使出作者代言，則何從而聞見之，又所未解也。」蓋卽訾其有唐人傳奇之詳，又雜以六朝志怪者之簡，既非自敍之

文，而盡描寫之致而已。昀字曉嵐，直隸獻縣人；父容舒，官姚安知府。昀少即穎異，年二十四領順天鄉試解額，然三十一始成進士，由編修官至侍讀學士，坐泄機事謫戍烏魯木齊，越三年召還，授編修，又三年擢侍讀總纂四庫全書，綰書局者十三年，一生精力，備注于四庫提要及目錄中，故他撰著甚少。後累遷至禮部尙書，充經筵講官，自是又爲總憲者五，長禮部者三（李元度國朝先正事略二十）。乾隆五十四年，以編排祕籍至熱河，「時校理久竟，特督視官吏題籤庋架而已，晝長無事，」乃追錄見聞，作稗說六卷，曰灤陽消夏錄。越二年，作如是我聞，次年又作槐西雜志，次年又作姑妄聽之，皆四卷；嘉慶三年夏復至熱河，又成灤陽續錄六卷，時年已七十五。後二年，其門人盛時彥合刊之，名閱微草堂筆記五種（本書）。十年正月，復調禮部，拜協辦大學士，加太子少保，管國子監事；二月十四日卒于位，年八十二（一七二四——一八〇五），謚「文達」（事略）。

閱微草堂筆記雖「聊以遣日」之書，而立法甚嚴，舉其體要，則在尙質黜華，

追蹤晉宋；自序云，「緬昔作者如王仲任應仲遠引經據古，博辨宏通，陶淵明劉敬叔劉義慶簡淡數言，自然妙遠，誠不敢妄擬前修，然大旨期不乖於風教」者，即此之謂。其軌範如是，故與聊齋之取法傳奇者塗徑自殊，然較以晉宋人書，則閱微又過偏於論議。蓋不安於僅爲小說，更欲有益人心，即與晉宋志怪精神，自然違隔；且末流加厲，易墮爲報應因果之談也。

惟紀昀本長文筆，多見祕書，又襟懷夷曠，故凡測鬼神之情狀，發人間之幽微，託狐鬼以抒己見者，雋思妙語，時足解頤；間雜攷辨，亦有灼見；敍述復雍容淡雅，天趣盎然，故後來無人能奪其席。固非僅藉位高望重以傳者矣。今舉其較簡者三則于下：

劉乙齋廷尉爲御史時，嘗租西河沿一宅，每夜有數人擊柝，聲琅琅徹曉，：視之則無形，聒耳至不得片刻睡。乙齋故强項，乃自撰一文，指陳其罪，大書粘壁以驅之，是夕遂寂。乙齋自詫不減昌黎之驅鱷也。余謂「君文章道

德，似尙未敵昌黎，然性剛氣盛，平生尙不作曖昧事，故敢悍然不畏鬼；又拮据遷此宅，力竭不能再徙，計無復之，惟有與鬼以死相持：此在君爲『困獸猶鬬』，在鬼爲『窮寇勿追』耳。……」乙齋笑擊余背曰，「魏收輕薄哉！然君知我者。」（灤陽消夏錄六）

田白岩言，「嘗與諸友扶乩，其仙自稱眞山民，宋末隱君子也，倡和方洽，外報某客某客來，乩忽不動。他日復降，衆叩昨遽去之故，乩判曰，『此二君者，其一世故太深，酬酢太熟，相見必有諛詞數百句，雲水散人拙於應對，不如避之爲佳；其一心思太密，禮數太明，其與人語，恆字字推敲，責備無已，閒雲野鶴豈能耐此苛求，故遁逃尤恐不速耳。』」後先姚安公聞之曰，「此仙究狷介之士，器量未宏。」（槐西雜志一）

李義山詩「空聞子夜鬼悲歌」，用晉時鬼歌子夜事也；李昌谷詩「秋墳鬼唱鮑家詩」，則以鮑參軍有蒿里行，幻窅其詞耳。然世間固往往有是事。田香

沁言，「嘗讀書別業，一夕風靜月明，聞有度崑曲者，亮折淸圓，悽心動魄，諦審之，乃牡丹亭叫畫一齣也。忘其所以，傾聽至終。忽省牆外皆斷港荒陂，人迹罕至，此曲自何而來？開戶視之，惟蘆荻瑟瑟而已。」（姑妄聽之三）

昀又「天性孤直，不喜以心性空談，標榜門戶，」（盛序語）其處事貴寬，論人欲恕；故于宋儒之苛察，特有違言，書中有觸即發，與見于四庫總目提要中者正等。且于不情之論，世間習而不察者，亦每設疑難，揭其拘迂，此先後諸作家所未有者也，而世人不喻，嘵嘵然競以勸懲之佳作譽之。

吳惠叔言，「醫者某生素謹厚，一夜，有老媼持珠花一雙就買墮胎藥，醫者大駭，峻拒之；次夕，又添持珠花兩枝來，醫者益駭，力揮去。越半載餘，忽夢爲冥司所拘，言有訴其殺人者。至，則一披髮女子，項勒紅巾，泣陳乞藥不與狀。醫者曰，『藥以活人，豈敢殺人以漁利。汝自以姦敗，于我何尤！』女子曰，『我乞藥時，孕未成形，倘得墮之，我可不死：是破一無知之

血塊，而全一待盡之命也。既不得藥，不能不產，以致子遭扼殺，受諸痛苦，我亦見逼而就縊：是汝欲全一命，反戕兩命矣。罪不歸汝，反誰歸乎？」冥官喟然曰，『汝之所言，酌乎事勢；彼之所執者則理也。宋以來固執一理而不揆事勢之利害者，獨此人也哉？汝且休矣！』拊几有聲，醫者悚然而寤。」（如是我聞三）

東光有王莽河，即胡蘇河也，旱則涸，水則漲，每病涉焉。外舅馬公周籙言，「雍正末有丐婦一手抱兒一手扶病姑涉此水，至中流，姑蹶而仆，婦棄兒於水，努力負姑出。姑大詬曰，『我七十老媼，死何害？張氏數世待此兒延香火，爾胡棄兒以拯我？斬祖宗之祀者，爾也！』婦泣不敢語，長跪而已。越兩日，姑竟以哭孫不食死；婦嗚咽不成聲，癡坐數日，亦立槁。……有著論者，謂兒與姑較則姑重，姑與祖宗較則祖宗重。使婦或有夫，或尚有兄弟，則棄兒是；既兩世窮嫠，止一綫之孤子，則姑所責者是：婦雖死，有

餘悔焉。姚安公曰，「講學家責人無已時。夫急流洶湧，少縱即逝，此豈能深思長計時哉？勢不兩全，棄兒救姑，此天理之正而人心之所安也。使姑死而兒存，……不又有責以愛兒棄姑者耶？且兒方提抱，育不育未可知，使姑死而兒又不育，悔更何如耶？此婦所爲，超出恆情已萬萬，不幸而其姑自殞，以死殉之，亦可哀矣。猶沾沾焉而動其喙，以爲精義之學，毋乃白骨銜冤，黃泉齎恨乎？孫復作春秋尊王發微，二百四十年內有貶無褒；胡致堂作讀史管見，三代以下無完人，辨則辨矣，非吾之所欲聞也。」（槐西雜志二）

灤陽消夏錄今脫稿，即爲書肆刊行，旋與聊齋志異峙立；如是我聞等繼之，行徒廣。其影響所及，則使文人擬作，雖尚有聊齋遺風，而摹繪之筆頓減，終乃類于宋明人談異之書。如同時之臨川樂鈞耳食錄十二卷（乾隆五十七年序）二錄八卷（五十九年序），後出之海昌許秋垞聞見異辭二卷（道光二十六年序）武進湯用中翼駉稗編八卷（二十八年序）等，皆其類也。迨長洲王韜作遯窟讕言（同治元年成）淞隱

漫錄（光緒初成）淞濱瑣話（光緒十三年序）各十二卷，天長宣鼎作夜雨秋燈錄十六卷（光緒二十一年序），其筆致又純爲聊齋者流，一時傳布頗廣遠，然所記載，則已狐鬼漸稀，而烟花粉黛之事盛矣。

體式較近于紀氏五書者，有雲間許元仲三異筆談四卷（道光七年序），德清俞鴻漸印雪軒隨筆四卷（道光二十七年序），後者甚推閱微，而云「微嫌其中排擊宋儒語過多」（卷二），則旨趣實異。光緒中，德清俞樾作右台仙館筆記十六卷，止述異聞，不涉因果；又有羊朱翁（亦俞樾）作耳郵四卷，自署「戲編」，序謂「用意措辭，亦似有善惡報應之說，實則聊以遣日，非敢云意在勸懲。」頗似以新齊諧爲法，而記敍簡雅，乃類閱微，但內容殊異，鬼事不過什一而已。他如江陰金捧閶之客窗偶筆四卷（嘉慶元年序）福州梁恭辰之池上草堂筆記二十四卷（道光二十八年序），桐城許奉恩之里乘十卷（似亦道光中作），亦記異事，貌如志怪者流，而盛陳禍福，專主勸懲，已不足以稱小說。

第二十三篇　清之諷刺小說

寓譏彈于稗史者，晉唐已有，而明爲盛，尤在人情小說中。然此類小說，大抵設一庸人，極形其陋劣之態，藉以襯托俊士，顯其才華，故往往大不近情，其用纔比于「打諢」。若較勝之作，描寫時亦刻深，譏刺之切，或逾鋒刃，而西遊補之外，每似集中于一人或一家，則又疑私懷怨毒，乃逞惡言，非于世事有不平，因抽毫而抨擊矣。其近于呵斥全羣者，則有鍾馗捉鬼傳十回，疑尙是明人作，取諸色人，比之羣鬼，一一抉剔，發其隱情，然詞意淺露，已同嫚罵，所謂「婉曲」，實非所知。迨吳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擿時弊，機鋒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慼而能諧，婉而多諷：于是說部中乃始有足稱諷刺之書。

吳敬梓字敏軒，安徽全椒人，幼卽穎異，善記誦，稍長補官學弟子員，尤精文

選，詩賦援筆立成。然不善治生，性又豪，不數年揮舊產俱盡，時或至于絕糧。雍正乙卯，安徽巡撫趙國麟舉以應博學鴻詞科，不赴，移家金陵，爲文壇盟主，又集同志建先賢祠于雨花山麓，祀泰伯以下二百三十人，資不足，售所居屋以成之，而家益貧。晚年自號文木老人，客揚州，尤落拓縱酒，乾隆十九年卒于客中，年五十四（一七〇一——一七五四）。所著有詩說七卷，文木山房集五卷，詩七卷，皆不甚傳。（詳見新標點本儒林外史卷首）

吳敬梓著作皆奇數，故儒林外史亦一例，爲五十五回；其成殆在雍正末，著者方僑居于金陵也。時距明亡未百年，士流蓋尚有明季遺風，制藝而外，百不經意，但爲矯飾，云希聖賢。敬梓之所描寫者卽是此曹，既多據自所聞見，而筆又足以達之，故能燭幽索隱，物無遁形，凡官師，儒者，名士，山人，間亦有市井細民，皆現身紙上，聲態並作，使彼世相，如在目前。惟全書無主幹，僅驅使各種人物，行列而來，事與其來俱起，亦與其去俱訖，雖云長篇，頗同短製；但如集諸碎錦，合

爲帖子，雖非巨幅，而時見珍異，因亦娛心，使人刮目矣。敬梓又愛才士，「汲引如不及，獨嫉『時文士』如讎，其尤工者，則尤嫉之。」（程晉芳所作傳云）故書中攻難制藝及以制藝出身者亦甚烈，如令選家馬二先生自述制藝之所以可貴云：

「……『舉業』二字，是從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如孔子生在春秋時候，那時用『言揚行舉』做官，故孔子只講得個『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這便是孔子的舉業。到漢朝，用賢良方正開科，所以公孫弘董仲舒舉賢良方正：這便是漢人的舉業。到唐朝，用詩賦取士；他們若講孔孟的話，就沒有官做了，所以唐人都會做幾句詩：這便是唐人的舉業。到宋朝，又好了，都用的是些理學的人做官，所以程朱就講理學：這便是宋人的舉業。到本朝，用文章取士，這是極好的法則。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舉業，斷不講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話。何也？就日日講究『言寡尤，行寡悔』，那個給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第十三回）

儒林外史所傳人物，大都實有其人，而以象形諧聲或庾詞隱語寓其姓名，若參以雍乾間諸家文集，往往十得八九（詳見本書上元金和跋）。此馬二先生字純上，處州人，實卽全椒馮粹中，爲著者摯友，其言眞率，又尙上知春秋漢唐，在「時文士」中實猶屬誠篤博通之士，但其議論，則不特盡揭當時對於學問之見解，且洞見所謂儒者之心肝者也。至於性行，乃亦君子，例如西湖之游，雖全無會心，頗殺風景，而茫茫然大嚼而歸，迂儒之本色固在：

馬二先生獨自一個，帶了幾個錢，走出錢塘門，在茶亭裏喫了幾碗茶，到西湖沿上牌樓跟前坐下，見那一船一船鄉下婦女來燒香的，……後面都跟着自己的漢子，……上了岸，散往各廟裏去了。馬二先生看了一遍，不在意裏。起來又走了里把多路，望着湖沿上接連着幾個酒店，……馬二先生沒有錢買了喫，……只得走進一個麵店，十六個錢喫了一碗麵，肚裏不飽，又走到間壁一個茶室喫了一碗茶，買了兩個錢「處片」嚼嚼，到覺有些滋味。喫完了

出來，……往前走，過了六橋。轉個灣，便像些村莊地方。又有人家的棺材，厝基中間，走也走不清，甚是可厭。馬二先生欲待回去，遇着一個走路的，問道「前面可還有好頑的所在？」那人道，「轉過去便是淨慈，雷峯。怎麼不好頑？」馬二先生於是又往前走。……過了雷峯，遠遠望見高高下下許多房子蓋著琉璃瓦，……馬二先生走到跟前，看見一個極高的山門，一個金字直匾，上寫「勅賜淨慈禪寺」；山門旁邊一個小門。馬二先生走了進去；……那些富貴人家女客，成羣結隊，裏裏外外，來往不絕。……馬二先生身子又長，戴一頂高方巾，一幅烏黑的臉，腆着個肚子，穿着一雙厚底破靴，橫着身子亂跑，只管在人窩子裏擂。女人也不看他，他也不看女人。前前後後跑了一交，又出來坐在那茶亭內，……喫了一碗茶。櫃上擺着許多碟子：餃餅，芝蔴糖，粽子，燒餅，處片，黑棗，煮栗子。馬二先生每樣買了幾個錢，不論好歹，喫了一飽。馬二先生覺得倦了，直着脚跑進清波門；到了下

處，關門睡了。因爲多走了路，在下處睡了一天，第三日起來，要到城隍山走走。……(第十四回)

至敍范進家本寒微，以鄉試中式暴發，旋丁母憂，翼翼盡禮，則無一貶詞，而情僞畢露，誠微辭之妙選，亦狙擊之辣手矣：

……兩人(張靜齋及范進)進來，先是靜齋謁過，范進上來敍師生之禮。湯知縣再三謙讓，奉坐喫茶。同靜齋敍了些闊別的話；又把范進的文章稱贊了一番，問道「因何不去會試？」范進方才說道，「先母見背，遵制丁憂。」湯知縣大驚，忙叫換去了吉服。拱進後堂，擺上酒來。……知縣安了席坐下，用的都是銀鑲杯箸。范進退前縮後的不舉杯箸，知縣不解其故。靜齋笑道，「世先生因遵制，想是不用這個杯箸。」知縣忙叫換去。換了一個磁杯，一隻象牙箸來，范進又不肯舉動。靜齋道，「這個箸也不用。」隨卽換了一雙白顏色竹子的來，方才罷了。知縣疑惑：「他居喪如此盡禮，倘或不用葷酒，

却是不曾備辦。」落後看見他在燕窩碗裏揀了一個大蝦圓子送在嘴裏，方才放心。……（第四回）

此外刻劃僞妄之處尙多，揞擊習俗者亦屢見。其述王玉輝之女既殉夫，玉輝大喜，而當入祠建坊之際，「轉覺心傷，辭了不肯出來，」後又自言「在家日日看見老妻悲慟，心中不忍，」（第四十八回）則描寫良心與禮敎之衝突，殊極刻深（詳見本書錢玄同序）；作者生清初，又束身名敎之內，而能心有依違，託稗說以寄慨，殆亦深有會于此矣。以言君子，尙亦有人，杜少卿爲作者自況，更有杜愼卿（其兄青然），有虞育德（吳蒙泉），有莊尙志（程縣莊），皆貞士；其盛舉則極于祭先賢。迨南京名士漸已銷磨，先賢祠亦荒廢；而奇人幸未絕于市井，一爲「會寫字的」，一爲「賣火紙筒子的」，一爲「開茶館的」一爲「做裁縫的」。末一尤恬淡，居三山街，曰荆元，能彈琴賦詩，縫級之暇，往往以此自遣；間亦訪其同人。

一日，荆元喫過了飯，思量沒事，一徑踱到淸涼山來。……他有一個老朋友

姓于，住在山背後。這于老者也不讀書，也不做生意，……督率着他五個兒子灌園。……這日，荊元步了進來，于老者迎着道，「好些時不見老哥來，生意忙的緊？」荊元道，「正是。今日才打發淸楚些。特來看看老爹。」于老者道，「恰好烹了一壺現成茶，請用一杯。」斟了送過來。荊元接了，坐着喫，道，「這茶，色香味都好。老爹却是那裏取來的這樣好水？」于老者道，「我們城西不比你們城南，到處井泉都是喫得的。」荊元道，「古人動說『桃源避世』，我想起來，那裏要甚麽桃源。只如老爹這樣淸閒自在，住在這樣『城市山林』的所在，就是現在的活神仙了。」于老者道，「只是我老拙一樣事也不會做，怎的如老哥會彈一曲琴，也覺得消遣些。近來想是一發彈的好了，可好幾時請教一回？」荊元道，「這也容易。老爹不嫌汙耳，明日攜琴來請教。」說了一會，辭別囘來。次日，荊元自己抱了琴，來到園裏；于老者已焚下一爐好香，在那裏等候。……于老者替荊元把琴安放在石凳

上，荆元席地坐下，于老者也坐在旁邊。荆元慢慢的和了弦，彈起來，鏗鏗鏘鏘，聲振林木。……彈了一會，忽作變徵之音，淒清宛轉。于老者聽到深徵之處，不覺悽然淚下。自此，他兩人常常往來。當下也就別過了。（第五十五回）

然獨不樂與士人往還，且知士人亦不屑與友：固非「儒林」中人也。至于此後有無賢人君子得入儒林外史，則作者但存疑問而已。

儒林外史初惟傳鈔，後刊木于揚州，已而刻本非一。嘗有人排列全書人物，作「幽榜」，謂神宗以水旱偏災，流民載道，冀「旌沈抑之人才」以祈福利，乃並賜進士及第，并遣禮官就國子監祭之；又割裂作者文集中駢語，襞積之以造詔表（金和跋云），統爲一回綴于末：故一本有五十六回。又有人自作四回，事既不倫，語復猥陋，而亦雜入五十六回本中，印行于世：故一本又有六十回。

是後亦尠有以公心諷世之書如儒林外史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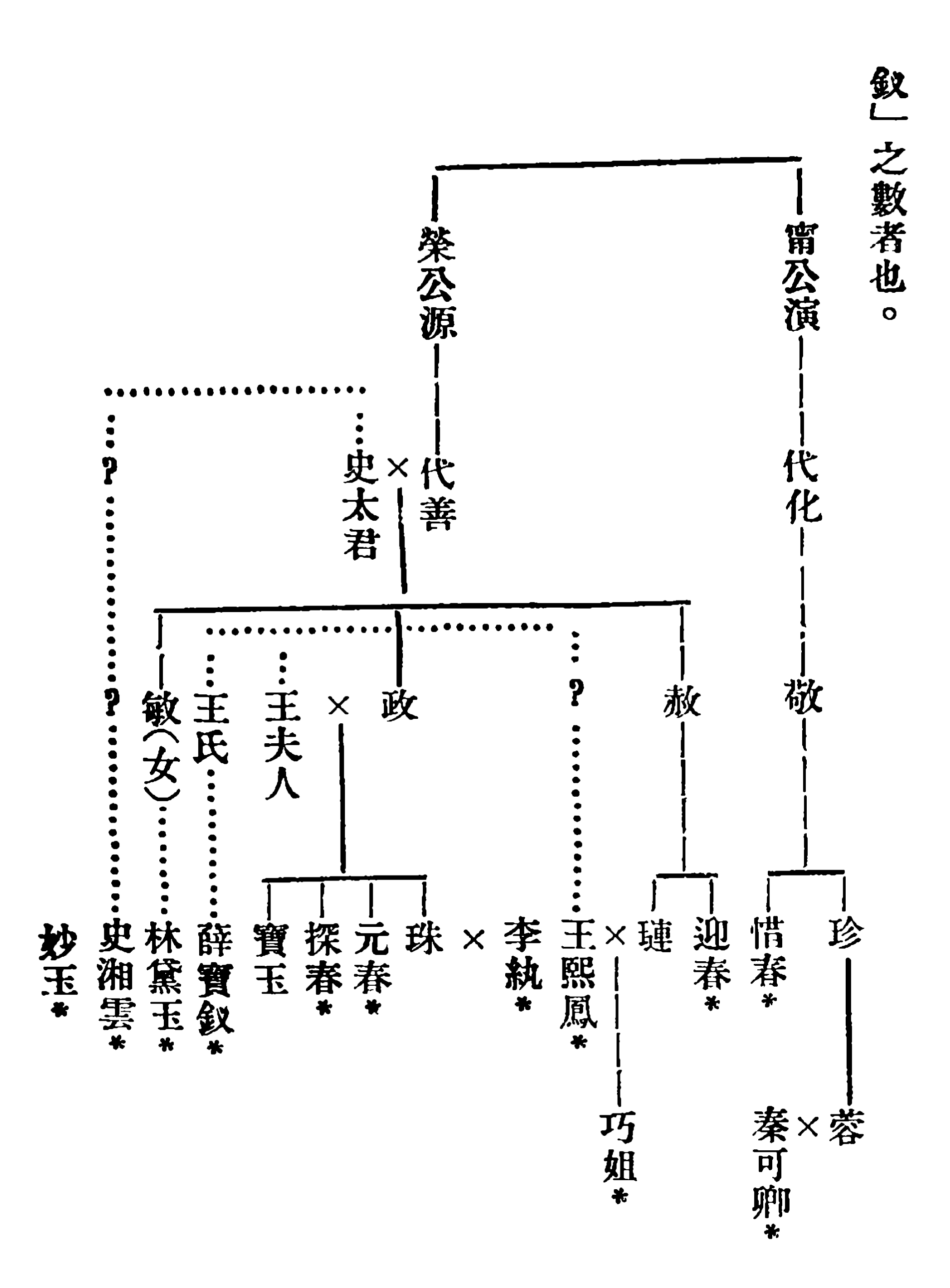
第二十四篇　清之人情小說

乾隆中（一七六五年頃），有小說曰石頭記者忽出于北京、歷五六年而盛行，然皆寫本，以數十金鬻于廟市。其本止八十回，開篇即敍本書之由來，謂女媧補天，獨留一石未用，石甚自悼歎，俄見一僧一道，以爲「形體到也是個寶物了，還只沒有實在好處，須得再鐫上數字，使人一見便知是奇物方妙。然後好攜你到隆盛昌明之邦，詩禮簪纓之族，花柳繁華之地，溫柔富貴之鄉，去安身樂業。」于是袖之而去。不知更歷幾劫，有空空道人見此大石，上鐫文詞，從石之請，鈔以問世。道人亦「因空見色，由色生情，傳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易名爲情僧，改石頭記爲情僧錄；東魯孔梅溪則題曰風月寶鑑；後因曹雪芹於悼紅軒中披閱十載，增删五次，纂成目錄，分出章回，則題曰金陵十二釵，並題一絕云，「滿紙荒唐言，一把

酸辛淚。都云作者痴，誰解其中味？」」（戚蓼生所序八十回本之第一回）

本文所敍事則在石頭城（非卽金陵）之賈府，爲甯國榮國二公後。甯公長孫曰敷，早死；次敬襲爵，而性好道，又讓爵于子珍，棄家學仙；珍遂縱恣，有子蓉，娶秦可卿。榮公長孫曰赦，子璉，娶王熙鳳；次曰政，女曰敏，適林海，中年而亡，僅遺一女曰黛玉。賈政娶于王，生子珠，早卒；次生女曰元春，後選爲妃；次復得子，則銜玉而生，玉又有字，因名寶玉，人皆以爲「來歷不小」，而政母史太君尤鍾愛之，寶玉既七八歲，聰明絕人，然性愛女子，常說，「女兒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人于是又以爲將來且爲「色鬼」；賈政亦不甚愛惜，馭之極嚴，蓋緣「不知道這人來歷。……若非多讀書識字，加以致知格物之功，悟道參玄之力者，不能知也。」（戚本第二回賈雨村云）而賈氏實亦「閒閣中歷歷有人」，主從之外，姻連亦衆，如黛玉寶釵，皆來寄寓，史湘雲亦時至，尼妙玉則習靜于後園。左卽賈氏譜大要，用虛線者其姻連，著×者夫婦，著＊者在「金陵十二

釵」之數者也。



寧公演
代化
敬
珍
惜春*
蓉
秦可卿*
榮公源
代善
史太君
赦
迎春*
璉
王熙鳳*
巧姐*
政
王夫人
珠
李紈*
元春*
探春*
寶玉
王氏
薛寶釵*
敏(女)
林黛玉*
?
?
史湘雲*
妙玉*

事卽始於林夫人（賈敏）之死，黛玉失恃，又善病，遂來依外家，時與寶玉同年，爲十一歲。已而王夫人女弟所生女亦至，卽薛寶釵，較長一年，頗極端麗。寶玉純樸，並愛二人無偏心，寶釵渾然不覺，而黛玉稍恚。一日，寶玉倦臥秦可卿室，遽夢入太虛境，遇警幻仙，閱金陵十二釵正冊及副冊。有圖有詩，然不解。警幻命奏新製紅樓夢十二支，其末闋爲飛鳥各投林，詞有云：

「爲官的，家業凋零；富貴的，金銀散盡。有恩的，死裏逃生；無情的，分明報應。欠命的命已還，欠淚的淚已盡！……看破的，遁入空門；痴迷的，枉送了性命。好一似，食盡鳥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眞乾淨！」（戚本第五回）

然寶玉又不解，更歷他夢而寤。迨元春被選爲妃，榮公府愈貴盛，及其歸省，則闢大觀園以宴之，情親畢至，極天倫之樂。寶玉亦漸長，于外暱秦鍾蔣玉函，歸則周旋于姊妹中表以及侍兒如襲人晴雯平兒紫鵑輩之間，昵而敬之，恐拂其意，愛博而

心勞，而憂患亦日甚矣。

這日，寶玉因見湘雲漸愈，然後去看黛玉。正值黛玉纔歇午覺，寶玉不敢驚動。因紫鵑正在迴廊上手裏做針線，便上來問他，「昨日夜裏咳嗽的可好些？」紫鵑道，「好些了。」（寶玉道，「阿彌陀佛，寧可好了罷。」紫鵑笑道，「你也念起佛來，眞是新聞。」）寶玉笑道，「所謂『病篤亂投醫』了。」一面說，一面見他穿着彈墨綾子薄綿襖，外面只穿着青緞子夾背心，寶玉便伸手向他身上抹了一抹，說，「穿的這樣單薄，還在風口裏坐着。春風纔至，時氣最不好。你再病了，越發難了。」紫鵑便說道，「從此咱們只可說話，別動手動脚的。一年大二年小的，叫人看着不尊重；又打着那起混賬行子們背地裏說你。你總不留心，還只管合小時一般行爲，如何使得？姑娘常常吩咐我們，不叫合你說笑。你近來瞧他，遠着你，還恐遠不及呢。」說着，便起身，攜了針線，進別房去了，寶玉見了這般景況，心中忽覺澆了一

盆冷水一般，只看着竹子發了回獃。因祝媽正來挖筍修竿，便忙忙走了出來，一時魂魄失守，心無所知，隨便坐在一塊石上出神，不覺滴下淚來。直獃了五六頓飯工夫，千思萬想，總不知如何是好。偶值雪雁從王夫人房中取了人參來，從此經過，……便走過來，蹲下笑道，「你在這裏作什麼呢？」寶玉忽見了雪雁，便說道，「你又作什麼來招我？你難道不是女兒？他既防嫌，總不許你們理我，你又來尋我，倘被人看見，豈不又生口舌？你快家去罷。」雪雁聽了，只當他又受了黛玉的委屈，只得回至房中，黛玉未醒，將人參交與紫鵑。……雪雁道，「姑娘還沒醒呢，是誰給了寶玉受氣？坐在那裏哭呢。」……紫鵑聽說，忙放下針線，……一直來尋寶玉。走到寶玉跟前，含笑說道，「我不過說了兩句話，爲的是大家好。你就賭氣，跑了這風地裏來哭，作出病來唬我。」寶玉忙笑道，「誰賭氣了？我因爲聽你說的有理，我想你們既這樣說，自然別人也是這樣說，將來漸漸的都不理我了。我

所以想着自己傷心。」……（戚本第五十七回，括弧中句據程本補。）

然榮公府雖烜赫，而「生齒日繁，事務日盛，主僕上下，安富尊榮者儘多，運籌謀畫者無一，其日用排場，又不能將就省儉，」故「外面的架子雖未甚倒，內囊却也盡上來了。」（第二回）頹運方至，變故漸多；寶玉在繁華豐厚中，且亦屢與「無常」覿面。先有可卿自經；秦鍾夭逝；自又中父妾厭勝之術，幾死；繼以金釧投井；尤二姐吞金；而所愛之侍兒晴雯又被遣，隨歿。悲凉之霧，遍被華林，然呼吸而領會之者，獨寶玉而已。

……他便帶了兩個小丫頭到一石後，也不怎麼樣，只問他二人道，「自我去了，你襲人姐姐可打發人瞧晴雯姐姐去了不曾？」這一個答道，「打發宋媽媽瞧去了。」寶玉道，「回來說什麽？」小丫頭道，「回來說：晴雯姐姐直着頸子叫了一夜，今兒早起就閉了眼，住了口，人事不知，也出不得一聲兒了，只有倒氣的分兒了。」寶玉忙問道，「一夜叫的是誰？」小丫頭子道，

（「一夜叫的是娘。」寶玉拭淚道，「還叫誰？」小丫頭說，）「沒有聽見叫別人。」寶玉道，「你糊塗，想必沒聽真。」（……因又想：）「雖然臨終未見，如今且去靈前一拜，也算盡這五六年的情腸。」……遂一徑出園，往前日之處來，意爲停柩在內。誰知他哥嫂見他一嚥氣，便囘了進去，希圖得幾兩發送例銀。王夫人聞知，便賞了十兩銀子；又命「卽刻送到外頭焚化了罷。『女兒癆』死的，斷不可留！」他哥嫂聽了這話，一面就僱了人來入殮，抬往城外化人廠去了。……寶玉走來撲了個空，……自立了半天，別沒法兒，只得翻身進入園中。待囘自房，甚覺無趣，因乃順路來找黛玉，偏他不在房中。……又到蘅蕪院中，只見寂靜無人。……仍往瀟湘館來，偏黛玉尚未囘來。……正在不知所以之際，忽見王夫人的丫頭進來找他，說，「老爺囘來了，找你呢。又得了好題目來了，快走快走！」寶玉聽了，只得跟了出來。……彼時賈政正與衆幕友談論尋秋之勝；又說，「臨散時忽然談及一

事，最是千古佳談，『風流俊逸忠義慷慨』八字皆備。到是個好題目，大家都要作一首輓詞。」衆人聽了，都忙請教是何等妙題。賈政乃說，「近日有一位恆王，出鎮青州。這恆王最喜女色，且公餘好武，因選了許多美女，日習武事。……其姬中有一姓林行四者，姿色既冠，且武藝更精，皆呼爲林四娘。恆王最得意，遂超拔林四娘統轄諸姬，又呼爲姽嫿將軍。」衆淸客都稱「妙極神奇！竟以『姽嫿』下加『將軍』二字，更覺嫵媚風流，眞絕世奇文！想這恆王也是第一風流人物了。」……（戚本第七十八回，括弧中句據程本補）

石頭記結局，雖早隱現于寶玉幻夢中，而八十回僅露「悲音」，殊難必其究竟。比乾隆五十七年（一七九二），乃有百二十回之排印本出，改名紅樓夢，字句亦時有不同，程偉元序其前云，「……然原本目錄百二十卷，……爰爲竭力搜羅，自藏書家甚至故紙堆中，無不留心。數年以來，僅積有二十餘卷。一日，偶於鼓擔上得十

餘卷，遂重價購之。……然漶漫不可收拾，乃同友人細加釐剔，截長補短，鈔成全部，復爲鐫板以公同好。石頭記全書至是始告成矣。」友人蓋謂高鶚，亦有序，末題「乾隆辛酉冬至後一日」，先于程序者一年。

後四十回雖數量止初本之半，而大故迭起，破敗死亡相繼，與所謂「食盡鳥飛獨存白地」者頗符，惟結末又稍振。寶玉先失其通靈玉，狀類失神。會賈政將赴外任，欲於寶玉娶婦後始就道，以黛玉羸弱，乃迎寶釵。姻事由王熙鳳謀畫，運行甚密，而卒爲黛玉所知，咯血，病日甚，至寶玉成婚之日遂卒。寶玉知將婚，自以爲必黛玉，欣然臨席，比見新婦爲寶釵，乃悲歎復病。時元妃先薨；賈赦以「交通外官倚勢凌弱」革職查抄，累及榮府；史太君又尋亡；妙玉則遭盜刦，不知所終；王熙鳳既失勢，亦鬱鬱死。寶玉病亦加，一日垂絕，忽有一僧持玉來，遂蘇，見僧復氣絕，歷噩夢而覺；乃忽改行，發憤欲振家聲，次年應鄉試，以第七名中式。寶釵亦有孕，而寶玉忽亡去。賈政既葬母于金陵，將歸京師，雪夜泊舟毗陵驛，見一人

光頭赤足，披大紅猩猩氈斗篷，向之下拜，審視知爲寶玉。方欲就語，忽來一僧一道，挾以俱去，且不知何人作歌，云「歸大荒」，追之無有，「只見白茫茫一片曠野」而已。「後人見了這本傳奇，亦曾題過四句，爲作者緣起之言更進一竿云：『說到酸辛事，荒唐愈可悲，由來同一夢，休笑世人癡。』」（第一百二十回）

全書所寫，雖不外悲喜之情，聚散之迹，而人物事故，則擺脫舊套，與在先之人情小說甚不同。如開篇所說：

空空道人遂向石頭說道，「石兄，你這一段故事，……據我看來：第一件，無朝代年紀可考；第二件，並無大賢大忠，理朝廷治風俗的善政。其中只不過幾個異樣女子——或情，或癡，或小才微善——亦無班姑蔡女之德能。我縱鈔去，恐世人不愛看呢。」

石頭笑曰，「我師何太癡也！若云無朝代可考，今我師竟假借漢唐等年紀添綴，又有何難？但我想歷來野史，皆蹈一轍；莫如我不借此套，反到新鮮別

致，不過只取其事體情理罷了。……歷來野史，或訕謗君相，或貶人妻女，姦淫凶惡，不可勝數。……至若才子佳人等書，則又千部共出一套，且其中終不能不涉於淫濫，以致滿紙「潘安子建」，「西子文君」；……且環婢開口，卽「者也之乎」，非文卽理，故逐一看去，悉皆自相矛盾，大不近情理之說。竟不如我半世親睹親聞的這幾個女子，雖不敢說强似前代所有書中之人，但事跡原委，亦可以消愁破悶也。……至若離合悲歡，興衰際遇，則又追踪躡跡，不敢稍加穿鑿，徒爲哄人之目，而反失其眞傳者。……」（戚本第一回）

蓋敍述皆存本眞，聞見悉所親歷，正因寫實，轉成新鮮。而世人忽略此言，每欲別求深義，揣測之說，久而遂多。今汰去悠謬不足辨，如謂是刺和珅（譚瀛室筆記）藏讖緯（寄蝸殘贅）明易象（金玉緣評語）之類，而著其世所廣傳者於下：

一，納蘭成德家事說。　自來信此者甚多。陳康祺（燕下鄉脞錄五）記姜宸英

典康熙乙卯順天鄉試獲咎事，因及其師徐時棟（號柳泉）之說云，「小說紅樓夢一書，卽記故相明珠家事，金釵十二，皆納蘭侍御所奉爲上客者也，寶釵影高澹人；妙玉卽影西溟先生：『妙』爲『少女』，『姜』亦婦人之美稱；『如玉』『如英』，義可通假。……」侍御謂明珠之子成德，後改名性德，字容若。張維屏（詩人徵略）亦云，「賈寶玉蓋卽容若也；紅樓夢所云，乃其髫齡時事。」俞樾（小浮梅閒話）亦謂其「中舉人止十五歲，於書中所述頗合。」然其他事跡，乃皆不符；胡適作紅樓夢考證（文存三），已歷正其失。最有力者，一爲姜宸英有祭納蘭成德文，相契之深，非妙玉于寶玉可比；一爲成德死時年三十一，時明珠方貴盛也。

二，淸世祖與董鄂妃故事說。王夢阮沈瓶菴合著之紅樓夢索隱爲此說。其提要有云，「蓋嘗聞之京師故老云，是書全爲淸世祖與董鄂妃而作，兼及當時諸名王奇女也。……」而又指董鄂妃爲卽秦淮舊妓嫁爲冒襄妾之董小宛，淸兵下江南，掠以北，有寵于淸世祖，封貴妃，已而夭逝；世祖哀痛，乃遁跡五臺山爲僧云。孟森

作董小宛考（心史叢刊三集），則歷摘此說之謬，最有力者爲小宛生于明天啓甲子，若以順治七年入宮，已二十八歲矣，而其時淸世祖方十四歲。

三，康熙朝政治狀態說。　此說卽發端于徐時棟，而大備于於蔡元培之石頭記索隱。開卷卽云，「石頭記者，淸康熙朝政治小說也。作者持民族主義甚摯，書中本事，在弔明之亡，揭淸之失，而尤于漢族名士仕淸者寓痛惜之意。……」於是比擬引申，以求其合，以「紅」爲影「朱」字；以「石頭」爲指金陵；以「賈」爲斥僞朝；以「金陵十二釵」爲擬淸初江南之名士：如林黛玉影朱彝尊，王熙鳳影余國柱，史湘雲影陳維崧，寶釵妙玉則從徐說，旁徵博引，用力甚勤。然胡適旣考得作者生平，而此說遂不立，最有力者卽曹雪芹爲漢軍，而石頭記實其自敍也。

然謂紅樓夢乃作者自敍，與本書開篇契合者，其說之出實最先，而確定反最後。嘉慶初，袁枚（隨園詩話二）已云，「康熙中，曹練亭爲江甯織造，……其子雪芹撰紅樓夢一書，備記風月繁華之盛。中有所謂大觀園者，卽余之隨園也。」末二

語蓋夸，餘亦有小誤（如以棟爲練以孫爲子），但已明言雪芹之書，所記者其聞見矣。而世間信者特少，王國維（靜菴文集）且詰難此類，以爲「所謂『親見親聞』者，亦可自旁觀者之口言之，未必躬爲劇中之人物」也。迨胡適作考證，乃較然彰明，知曹雪芹實生於榮華，終於苓落，半生經歷，絕似「石頭」，著書西郊，未就而沒；晚出全書，乃高鶚續成之者矣。

雪芹名霑，一字芹圃，鑲藍旗漢軍。祖寅，字子清，號棟亭，康熙中爲江甯織造。清世祖南巡時，五次以織造署爲行宮，後四次皆寅在任。然頗嗜風雅，嘗刻古書十餘種，爲時所稱；亦能文，所著有棟亭詩鈔五卷詞鈔一卷（四庫書目），傳奇二種（在園雜志）。寅子頫，卽雪芹父，亦爲江甯織造，故雪芹生於南京。時蓋康熙末。雍正六年，頫卸任，雪芹亦歸北京，時約十歲。然不知何因，是後曹氏似遭巨變，家頓落；雪芹至中年，乃至貧居西郊，啜饘粥；但猶傲兀，時復縱酒賦詩，而作石頭記蓋亦此際。乾隆二十九年，子殤，雪芹傷感成疾，數月而卒，年四十餘

（一七一九？—一七六四）。其石頭記未成，止八十回，次年遂有傳寫本。（詳見胡適文存三及努力週報一）

言後四十回爲高鶚作者，俞樾（小浮梅閒話）云，「船山詩草有贈高蘭墅鶚同年一首云，『豔情人自說紅樓。』注云，『紅樓夢八十回以後，俱蘭墅所補。』然則此書非出一手。按鄉會試增五言八韻詩，始乾隆朝，而書中敍科場事已有詩，則其爲高君所補可證矣。」然鶚所作序，僅言「友人程子小泉過予，以其所購全書見示，且曰，『此僕數年銖積寸累之苦心，將付剞劂，公同好。子閒且憊矣，盍分任之。』予以是書……尙不背于名敎，……遂襄其役。」蓋不欲明言己出，而寮友則頗有知之者。鶚即字蘭墅，鑲黃旗漢軍，乾隆戊申舉人，乙卯進士，旋入翰林，官侍讀，又嘗爲嘉慶辛酉順天鄉試同考官。其補紅樓夢當在乾隆辛亥時，未成進士，「閒且憊矣」，故于雪芹蕭條之感，偶或相通，然心志未灰，則與所謂「暮年之人，貧病交攻，漸漸的露出那下世光景來」（戚本第一回）者又絕異。是以續書雖亦悲

涼，而賈氏終于「蘭桂齊芳」，家業復起，殊不類茫茫白地，眞成乾淨者矣。

以上，作者生平與書中人物故事年代之關係，兪平伯有年表（見紅樓夢辨卷中）括之，並包續書。今撮其略：

一七一五，清康熙五十四年，曹頫爲江甯織造。

一七一九，康熙五十八年，曹雪芹生於南京。

一七二八，雍正六年，曹頫卸江甯織造任。雪芹隨他北去。

一七三〇，雍正八年，紅樓夢從此起筆，雪芹十一歲。

一七三二，雍正十年，鳳姐談南巡事，寶玉十三歲。依這裏所假定的推算，雪芹也是十三歲。

一七三七，乾隆二年，書中賈母慶八旬。

一七三八，乾隆四年，八十回紅樓夢止此。雪芹十九歲。

一七三九—五七，乾隆三—二二年，這十八年之中，雪芹遭家難，以致困窮

不堪，住居于北京之西郊。

一七五四——六三，乾隆一九——二八年，雪芹三十五至四十四歲（？），作紅樓夢八十回。

一七六四，乾隆二十九年，曹雪芹卒于北京，年四十餘，無子，有婦孀居。

一七六五，乾隆三十年，紅樓夢初次流行。

一七七〇，乾隆三十五年，紅樓夢盛行。

一七八八，乾隆五十三年，高鶚中戊申科舉人。

一七九一，乾隆五十六年，高鶚補紅樓夢四十回。

一七九二，乾隆五十七年，程偉元本——一百二十回本——初成。從此以後，方才有了百二十回的紅樓夢。

續紅樓夢八十回本者，尚不止一高鶚。俞平伯從戚蓼生所序之八十回本舊評中抉剔，知先有續書三十回，似敘賈氏子孫流散，寶玉貧寒不堪，「懸崖撒手」，終于

爲僧；然其詳不可考（紅樓夢辨下有專論）。或謂「戴君誠夫見一舊時眞本，八十回之後，皆與今本不同，榮甯籍沒後，皆極蕭條；寶釵亦早卒；寶玉無以作家，至淪于擊柝之流。史湘雲則爲乞丐，後乃與寶玉仍成夫婦。……聞吳潤生中丞家尚藏有其本。」（蔣瑞藻小說攷證七引續閱微草堂筆記）此又一本，蓋亦續書。二書所補，或俱未契於作者本懷，然長夜無晨，則與前書之伏線亦不背。

此他續作，紛紜尚多，如後紅樓夢，紅樓後夢，續紅樓夢，紅樓復夢，紅樓夢補，紅樓補夢，紅樓重夢，紅樓再夢，紅樓幻夢，紅樓圓夢，增補紅樓，鬼紅樓，紅樓夢影等。大率承高鶚續書而更補其缺陷，結以「團圓」；甚或謂作者本以爲書中無一好人，因而鑽刺吹求，大加筆伐。但據本書自說，則僅乃如實抒寫，絕無譏彈，獨于自身，深所懺悔。此固常情所嘉，故紅樓夢至今爲人愛重，然亦常情所怪，故復有人不滿，奮起而補訂圓滿之。此足見人之度量相去之遠，亦曹雪芹之所以不可及也。仍錄彼語，以結此篇：

……作者自云：因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眞事隱去，而借「通靈」之說，撰此石頭記一書也。……自又云：今風塵碌碌，一事無成，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於我之上。何我堂堂鬚眉，誠不若彼裙釵女子？實愧則有餘，悔又無益，是大無可如何之日也。當此，則自欲將已往所賴天恩祖德，錦衣紈袴之時，飫甘饜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負師友規訓之德，以致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人。我之罪固不免；然閨閣中本自歷歷有人，萬不可因我之不肖，自己護短，一併使其泯沒。雖今日之茅椽蓬牖，瓦竈繩牀，其晨夕風露，階柳庭花，亦未有妨我之襟懷，束筆閣墨；我雖未學，下筆無文，又何妨用俚語村言敷衍出一段故事來，亦可使閨閣照傳，復可悅世之目，破人愁悶，不亦宜乎？……（戚本第一回）

第二十五篇　清之以小說見才學者

以小說爲庋學問文章之具，與寓懲勸同意而異用者，在清蓋莫先于野叟曝言。其書光緒初始出，序云康熙時江陰夏氏作，其人「以名諸生貢於成均，既不得志，乃應大人先生之聘，輒祭酒帷幕中，徧歷燕晉秦隴。……繼而假道黔蜀，自湘浮漢，溯江而歸。所歷旣富，於是發爲文章，益有奇氣，……然首已斑矣。「自是」屏絕進取，壹意著書，」成野叟曝言二十卷，然僅以示友人，不欲問世。迨印行時，已小有缺失；一本獨全，疑他人補足之。二本皆無撰人名，金武祥（江陰藝文志凡例）則云夏二銘作。二銘，夏敬渠之號也；光緒江陰縣志（十七文苑傳）云，「敬渠，字懋修，諸生；英敏績學，通史經，旁及諸子百家禮樂兵刑天文算數之學，靡不淹貫。……生平足跡幾徧海內，所交盡賢豪。著有綱目舉正，經史餘論，全史約編，

學古編，詩文集若干卷。」與序所言者頗合，惟列于趙曦明之後，則乾隆中蓋尚存。

野叟曝言龐然巨帙，回數多至百五十四回，以「奮武揆文天下無雙正士鎔經鑄史人間第一奇書」二十字編卷，即作者所以渾括其全書。至于內容，則如凡例言，凡「敍事，說理，談經，論史，敎孝，勸忠，運籌，決策，藝之兵詩醫算，情之喜怒哀懼，講道學，闢邪說……」，無所不包，而以文白爲之主。白字素臣，「是錚錚鐵漢，落落奇才，吟遍江山，胸羅星斗。說他不求宦達，卻見理如漆雕；說他不會風流，却多情如宋玉。揮毫作賦，則頡頏相如；抵掌談兵，則伯仲諸葛。力能扛鼎，退然如不勝衣；勇可屠龍，凜然若將隕谷。旁通歷數，下視一行；閒涉岐黃，肩隨仲景。以朋友爲性命；奉名敎若神明。眞是極有血性的眞儒，不識炎涼的名士。他平生有一段大本領，是止崇正學，不信異端；有一副大手眼，是解人所不能解，言人所不能言。」（第一回）然而明君在上，君子不窮，超擢飛騰，莫不如意。書名辟鬼，舉手除妖，百夷懾于神威，四靈集其家囿。文功武烈，並萃一身，天

子崇禮，號曰「素父」。而仍有異術，既能易形，又工內媚，姬妾羅列，生二十四男。男又大貴，且生百孫；孫又生子，復有雲孫。其母水氏年百歲，既見「六世同堂」，來獻壽者亦七十國：皇帝贈聯，至稱爲「鎭國衞聖仁孝慈壽宣成文母水太君」（百四十四回）。凡人臣榮顯之事，爲士人意想所能及者，此書幾畢載矣，惟尙不敢希帝王。至于排斥異端，用力尤勁，道人釋子，多被誅夷，壇靖荒涼，塔寺毀廢，獨有「素父」一家，乃嘉祥備具，爲萬流宗仰而已。

野叟曝言云是作者「抱負不凡，未得黼黻休明，至老經猷莫展，」因而命筆，比之「野老無事，曝日清談。」（凡例云）可知衒學寄慨，實其主因，聖而尊榮，則爲抱負，與明人之神魔及佳人才子小說面目似異，根柢實同，惟以異端易魔，以聖人易才子而已。意既夸誕，文復無味，殊不足以稱藝文，但欲知當時所謂「理學家」之心理，則于中頗可考見。雍正末，江陰人楊名時爲雲南巡撫，其鄉人拔貢生夏宗瀾嘗從之問易，以名時爲李光地門人，故并宗光地而說益怪。乾隆初，名時入

爲禮部尚書，宗瀾亦以經學薦授國子監助教，又歷主他講席，仍終身師名時（四庫書目六及十江陰志十六及十七）。稍後又有諸生夏祖熊，亦「博通羣經，尤篤好性命之學，患二氏說漫衍，因復考辨以歸於正。」（江陰志十七）蓋江陰自有楊名時（卒贈太子太傅謚文定）而影響頗及于其鄉之士風；自有夏宗瀾師楊名時而影響又頗及于夏氏之家學，大率與當時當道名公同意，崇程朱而斥陸王，以「打僧罵道」爲唯一盛業，故若文白者之言行際遇，固非獨作者一人之理想人物矣。文白或云即作者自寓，析「夏」字作之；又有時太師，則楊名時也，其崇仰蓋承夏宗瀾之緒餘，然因此遂或誤以野叟曝言爲宗瀾作。

欲于小說見其才藻之美者，則有屠紳蟫史二十卷。紳字賢書，號笏巖，亦江陰人，世業農。紳幼孤，而資質聰敏，年十三即入邑庠，二十成進士；尋授雲南師宗縣知縣，遷尋甸州知州，五校鄉闈，頗稱得士，後爲廣州同知。嘉慶六年以候補在北京，暴疾卒于客舍，年五十八（一七四四——一八〇一）。紳豪放嫉俗，生平慕湯

頭祖之爲人，而作吏頗酷，又好內，姬侍衆多（已上俱見鷃亭詩話附錄）；爲文則務爲古澀黯異，晦其義旨，志怪有六合內外瑣言，雜說有鷃亭詩話（見第二十二篇），皆如此。蟫史爲長篇，署「磊砢山房原本」，金武祥（粟香隨筆二）云是紳作。書中有桑蠋生，蓋作者自寓，其言有云，「予，甲子生也。」與紳生年正同。開篇又云，「在昔吳儂官于粵嶺，行年大衍有奇，海隅之行，若有所得，輒就見聞傳聞之異辭，彙爲一編。」且假傅鼐扞苗之事（在乾隆六十年）爲主幹，則始作當在嘉慶初，不數年而畢；有六年四月小停道人序。次年，則紳死矣。

蟫史首即言閩人桑蠋生海行，舟敗墮水，流至甲子石之外澳，爲捕魚人所救，引以見甘鼎。鼎官指揮，方奉檄築城防寇，求地形家，見生大喜，如其圖依甲子石爲垣，遂成神奇之城，敵不能瞰。又于地穴中得三篋書，其一凡二十卷，「題曰『徹土作稼之文，歸墟野鳧氏畫。』又一篋爲天人圖，題曰『眼藏須彌僧道作。』又一篋爲方書，題曰『六子攜持極老人口授。』」蠋生謂指揮曰，『此書明明授我主賓

矣。何言之？徹土，桑也；作稼，甘也。』……營龕于祕室，置之；行則藏枕中；有所求發明，則拜而同啟視；兩人大悅。」（第一回）已而有鄺天龍者爲亂，自署廣州王，其黨婁萬赤亦有異術，則翊輔之。甘鼎進討，有龍女來助，擒天龍，而萬赤逸去。鼎以功晉位鎮撫，仍隨石玨協剿海寇，又破交人；萬赤在交阯，則仍不能得。旋擢兵馬總帥，赴楚蜀黔廣備九股苗，遂與諸苗戰，多歷奇險，然皆勝，其一事云：

……須臾，苗卒大呼曰，「漢將不敢見陣耶？」季孫引五百人，翼而進。兩旗忽下，地中飛出濁血雞六，向漢將啼；又六犬皆火色，亦嗥聲如豺。軍士面灰死，木立，僅倚其械。矩兒飛椎鑿六犬腦，皆裂。木蘭袖蛇醫，引之啄一雞，張喙死；五雞連棲而不鳴。惟見瓦片所圖雞犬形，猥藉于地，實非有二物也。……復至金大都督營中，則癩牛病馬各六，均有皮無毛；士卒爲角觸足踏者皆死。一牛齕金大都督之足，已齒陷于骨；矩兒揮兩戚落牛首，齒仍不脫；木蘭急遣虎頭神鑿去其齒，足骨亦折焉，令左右舁歸大營。牛馬奔

突無所制，木蘭以鯉鱗帕撤之，一鱗露一劍，並斫一十牛馬。其物各吐火四五尺，鱗劍爲之焦灼，火大延燒，牛馬皆叫囂自得。見獮猴擲身入，舉手作霹靂聲，暴雨滅火，平地起水丈餘，牛馬俱浸死。木蘭喜曰，「吾固知樂王子能傳滅火眞人衣鉢矣。」水退，見牛馬皆無有，乃砌壁之破甕朱書牛馬字：是爲蟲妖之「窮神盡化」云。……（卷九）

婁萬赤亦在苗中，知交阯將有事，潛歸。甘鼎至廣州，與撫軍區星進擊交阯。區用獷兒策，疾薄宜京，斬關而入，擒其王，交民悉降；甘則由水道進，列營于江橋北。

……婁萬赤與其師李長脚鬬法於江橋南。……李長脚變金井給萬赤，即墜入，忽有鐵樹挺出，井闌撑欲破。獷兒引慶喜至，出白羅巾擲樹巔，砉然有聲，鐵樹不復見，李長脚復其形，覓萬赤臥橋畔沙石間。遂袖出白壺子一器，持向萬赤頂骨咒曰，……咒畢，舉手振一雷。萬赤精氣已鑠，躍入江中，將

隨波出海。木蘭呼鱗介士百人追之飄浮，所在必見吆喝，乃變爲璅蛣。乘海蟹空腹，入之，以爲「藏身之固」矣。交阯人善撈蟹者，得是物如箕，大喜，剖蟹將取其腹腴，一蟲隨手出，倏墜地化爲人形，俄頃長大，固儼然盲僧焉，詢之不復語。有屠者擕刀來視，咄咄曰，「蟹腹自有『仙人』，一名『和尙』，要是謊語；斷無別腸容此妖物，不誅戮之，吾南交禍未已也。」揮刀斫其首。時甘君已入城，與區撫軍議班師矣；常越所部卒持盲僧首以獻，轉告兩元戎。桑長史進曰，「斯必萬赤頭也。記天人第二圖爲大蟹浮海中，篆云『橫行自斃』。某當初疑萬赤先亡，乃今始驗，」適李長脚入辭，視其頭笑曰，「此賊以水火陰陽，爲害中國，不死于黃鉞而死於屠刀，固犬豕之流耳。仙骨何有哉？……」……（卷二十）

自是交阯平。桑蠋生還閩；甘鼎亦棄官去，言將度庾嶺云。

蟫史神態，彷彿甚奇，然探其本根，則實未離於神魔小說；其綴以褻語，固由

作者稟性，而一面亦尙承明代「世情書」之流風。特緣勉造硬語，力擬古書，成詰屈之文，遂得掩凡近之意。洪亮吉（北江詩話）評其詩云，「如栽盆紅藥，蓄沼文魚。」江珠序其鶚亭詩話云，「貌淵奧而實平易，……然筆致遒峭可喜。」即謂雖華豔而乏天趣，徒奇崛而無深意也。蟫史亦然，惟以其文體爲他人所未試，足稱獨步而已。

以排偶之文試爲小說者，則有陳球之燕山外史八卷。球字蘊齋，秀水諸生，家貧，以賣畫自給，工駢儷，喜傳奇，因有此作（光緒嘉興府志五十二）。自謂「史體從無以四六爲文，自我作古，極知僭妄……第行於稗乘，當希末減。」蓋未見張鷟游仙窟（見第八篇），遂自以爲獨創矣。其本成於嘉慶中（約一八一〇），專主詞華，略以寄慨，故即取明馮夢楨所撰竇生傳爲骨幹，加以敷衍，演爲三萬一千餘言。傳略謂永樂時有竇繩祖，本燕人，就學於嘉興，悅貧女李愛姑，迎以同居；久之，父迫令就婚淄川宦族，遂絕去。愛姑復爲金陵鹺商所紿，輾轉落妓家，得俠士馬遴

之助，終復歸竇，而大婦甚妬，虐遇之。生不能堪，偕愛姑遁去，會有唐賽兒之亂，又相失。比生復歸，則資產已空，婦亦求去，孑然止存一身，而愛姑忽至，自言當日匿尼菴中，今遂返矣。是年竇生及第，累官至山東巡撫，迎愛姑入署如命婦。未幾生男，求乳媼，有應者，則前大婦也，再嫁後夫死子殤，遂困頓爲賤役，而生仍優容之。然婦又設計害馬遴，生亦牽連得罪；顧終竟昭雪復官，後與愛姑皆仙去。其事殊庸陋，如一切佳人才子小說常套，而作者奮然有取，則殆緣轉折尚多，足以示行文手腕而已。然語必四六，隨處拘牽，狀物敘情，俱失生氣，姑勿論六朝儷語，即較之張鷟之作，雖無其俳諧，而亦遜其生動也。仍錄其敘竇生爲父促歸，愛姑悵悵失所之辭，以備一格：

……其父內存愛犢之思，外作搏牛之勢，投鼠奚遑忌器，打鴨未免驚鴛；放笠之豚，追來入笠，喪家之犬，叱去還家。疾驅而身弱如羊，遂作補牢之計，嚴錮而人防似虎，終無出柙之時；所慮龍性難馴，拴於鐵柱，還恐猿心

易動，辱以蒲鞭。由是姑也薔薇架畔，青黛將顰，薜荔牆邊，紅花欲悴，託意丁香枝上，其意誰知，寄情豆蔻稍頭，此情自喻。而乃蓮心獨苦，竹瀝將枯，郤嫌柳絮何情，漫漫似雪，轉恨海棠無力，密密垂絲。纔過迎春，又經半夏，采葑采葛，只自空期，投李投桃，俱爲陳迹，依稀夢裏，徒栽侍女之花，抑鬱胸前，空帶宜男之草。未能蠲忿，安得忘憂？鼓殘瑟上桐絲，奚時續斷，剖破樓頭菱影，何日當歸？豈知去者益遠，望乃徒勞，昔雖音問久疏，猶同鄉井，後竟夢魂永隔，忽阻山川。室邇人遐，每切三秋之感，星移物換，僅深兩地之思。……（卷二）

至光緒初（一八七九），有永嘉傅聲谷注釋之，然於本文反有删削。

雍乾以來，江南人士惕于文字之禍，因避史事不道，折而攷證經子以至小學，若藝術之微，亦所不廢；惟語必徵實，忌爲空談，博識之風，於是亦盛。逮風氣既成，則學者之面目亦自具，小說乃「道聽塗說者之所造」，史以爲「無可觀」，故

亦不屑道也；然尚有一李汝珍之作鏡花緣。汝珍字松石，直隸大興人，少而穎異，不樂爲時文，乾隆四十七年隨其兄之海州任，因師事凌廷堪，論文之暇，兼及音韻，自云「受益極多」，時年約二十。其生平交游，頗多研治聲韻之士；汝珍亦特長于韻學，旁及雜藝，如壬遁星卜象緯，以至書法奕道多通。顧不得志，蓋以諸生終老海州，晚年窮愁，則作小說以自遣，歷十餘年始成。道光八年遂有刻本。不數年，汝珍亦卒，年六十餘（約一七六三——一八三〇）。于音韻之箸述有音鑑，主實用，重今音，而敢于變古（以上詳見新標點本鏡花緣卷首胡適引論）。蓋惟精聲韻之學而仍敢於變古，乃能居學者之列，博識多通而仍敢於爲小說也；惟於小說又復論學說藝，數典談經，連篇累牘而不能自已，則博識多通又害之。

鏡花緣凡一百回，大略敍武后於寒中欲賞花，詔百花齊放；花神不敢抗命，從之，然又獲天譴，謫於人間，爲百女子。時有秀才唐敖，應試中探花，而言官舉劾，謂與叛人徐敬業輩有舊，復被黜，因慨然有出塵之想，附其婦弟林之洋商船遨

遊海外，跋涉異域，時遇畸人，又多覩奇俗怪物，幸食仙草，「入聖超凡」，遂入山不復返。其女小山又附船尋父，仍歷諸異境，且經衆險，終不遇；但從山中一樵父得父書，名之曰閨臣，約其「中過才女」後可相見；更進，則見荒塚，曰鏡花塚；更進，則入水月村；更進，則見泣紅亭，其中有碑，上鐫百人名姓，首史幽探，終畢全貞，而唐閨臣在第十一。人名之後有總論，其文有云：

泣紅亭主人曰：以史幽探哀萃芳冠首者，蓋主人自言窮探野史，嘗有所見，惜湮沒無聞，而哀羣芳之不傳，因筆誌之。……結以花再芳畢全貞者，蓋以羣芳淪落，幾至澌滅無聞，今賴斯而不朽，非若花之重芳乎？所列百人，莫非瓊林琪樹，合璧駢珠，故以全貞畢焉。（第四十八回）

閨臣不得已，遂歸；值武后開科試才女，得與試，且亦入選，名次如碣文。于是同榜者百人大會于宗伯府，又連日醼集，彈琴賦詩，圍棋講射，蹴鞠鬬草，行令論文，評韻譜，解毛詩，盡觴咏之樂。已而有兩女子來，自云考列四等才女，而實風

姨月姊化身，旋復以文字結嫌，弄風驚其坐衆。魁星則現形助諸女；麻姑亦化爲道姑，來和解之，于是卽席誦詩，皆包含坐中諸人身世，自過去及現在，以至將來，間有哀音，聽者黯淡，然不久意解，歡笑如初。末則文芸起兵謀匡復，才女或亦在軍，有死者；而武家軍終敗。于是中宗復位，仍尊太后武氏爲則天大聖皇帝。未幾，則天下詔，謂來歲仍開女試，並命前科衆才女重赴「紅文宴」，而鏡花緣隨畢。然以上僅全局之半，作者自云欲知「鏡中全影，且待後緣，」則當有續書，然竟未作。

作者命筆之由，卽見于泣紅亭記，蓋于諸女，悲其銷沈，爰託稗官，以傳芳烈。書中關于女子之論亦多，故胡適以爲「是一部討論婦女問題的小說，他對於這個問題的答案，是男女應該受平等的待遇，平等的敎育，平等的選舉制度。」（詳見本書引論四）其于社會制度，亦有不平，每設事端，以寓理想；惜爲時勢所限，仍多迂拘，例如君子國民情，甚受作者歎羨，然因讓而爭，矯僞已甚，生息此土，

則亦勞矣，不如作詼諧觀，反有啓顏之效也。

……說話間，來到鬧市，只見一隸卒在那里買物，手中拏着貨物道，「老兄如此高貨，却討恁般賤價，教小弟買去，如何能安？務求將價加增，方好遵教。若再過謙，那是有意不肯賞光交易了。」……只聽賣貨人答道，「既承照顧，敢不仰體。但適才妄討大價，已覺厚顏；不意老兄反說貨高價賤，豈不更教小弟慚愧？況敝貨並非『言無二價』，其中頗有虛頭。俗云，『漫天要價，就地還錢。』今老兄不但不減，反要加增，如此克己，只好請到別家交易，小弟實難遵命。」唐敖道，「『漫天要價，就地還錢。』原是買物之人向來俗談；至『並非言無二價，其中頗有虛頭，』亦是買者之話。不意今皆出於賣者之口，倒也有趣。」只聽隸卒又說道，「老兄以高貨討賤價，反說小弟『克己』，豈不失了忠恕之道？凡事總要彼此無欺，方爲公允。試問『那個腹中無算盤』，小弟又安能受人之愚哩？」談之許久，賣貨人執意不

增。隸卒賭氣，照數付價，拏了一半貨物，剛要舉步。賣貨人那里肯依，只說「價多貨少」，攔住不放。路旁走過兩個老翁，作好作歹，從公評定，令隸卒照價拏了八折貨物，這才交易而去。……………………

唐敖道，「如此看來，這幾個交易光景，豈非『好讓不爭』的一幅行樂圖麼？我們還打聽甚麼？且到前面再去暢遊。如此美地，領略領略風景，廣廣見識，也是好的。」……（第十一回觀雅化閒遊君子邦）

又其羅列古典才藝，亦殊繁多，所敘唐氏父女之遊行，才女百人之聚醼，幾占全書什七，無不廣據舊文（略見錢靜方小說叢考上），歷陳衆藝，一時之事，或亘數回。而作者則甚自喜，假林之洋之打諢，自論其書云，「這部『少子』，乃聖朝太平之世出的，是俺天朝讀書人做的。這人就是老子的後裔。老子做的是道德經，講的都是元虛奧妙。他這『少子』雖以游戲為事，却暗寓勸善之意，不外風人之旨。上面載着諸子百家，人物花鳥，書畫琴棋，醫卜星相，音韻算法，無一不備。

還有各樣燈謎，諸般酒令，以及雙陸馬弔，射鵠蹴毬，鬭草投壺，各種百戲之類。件件都可解得睡魔，也可令人噴飯。」（二十三回）蓋以爲學術之匯流，文藝之列肆，然亦與萬寶全書爲鄰比矣。惟經作者匠心，剪裁運用，故亦頗有雖爲古典所拘，而尚能綽約有風致者，略引如下：

……多九公道，「林兄如餓，恰好此地有個充飢之物。」隨向碧草叢中摘了幾枝青草。……林之洋接過，只見這草宛如韭菜，內有嫩莖，開着幾朵青花，即放入口內，不覺點頭道，「這草一般清香，倒也好喫。請問九公，他叫甚麽名號？……」唐敖道，「小弟聞得海外鵲山有青草，花如韭，名『祝餘』，可以療飢，大約就是此物了。」多九公連連點頭。於是又朝前走。……只見唐敖忽然路旁折了一枝青草，其葉如松，青翠異常，葉上生着一子，大如芥子，把子取下，手執青草道，「舅兄纔喫祝餘，小弟只好以此奉陪了。」說罷，喫入腹內。又把那個芥子放在掌中，吹氣一口，登時從那子中生出一

枝青草來，也如松葉，約長一尺，再吹一口，又長一尺，一連吹氣二口，共有三尺之長，放在口邊，隨又喫了。林之洋笑道，「妹夫要這樣很嚼，只怕這裏青草都被你喫盡哩。這芥子忽變青草，這是甚故？」多九公道，「此是『躡空草』，又名『掌中芥』。取子放在掌中，一吹長一尺，再吹又長一尺，至三尺止。人若喫了，能立空中，所以叫作躡空草。」林之洋道，「有這好處，俺也喫他幾枝，久後回家，儻房上有賊，俺躡空追他，豈不省事。」於是各處尋了多時，並無蹤影。多九公道，「林兄不必找了。此草不吹不生。這空山中有誰吹氣栽他？剛纔唐兄喫的，大約此子因鳥雀啄食，受了呼吸之氣，因此落地而生，並非常見之物，你却從何尋找？老夫在海外多年，今日也是初次纔見。若非唐兄吹他，老夫還不知就是躡空草哩。」……（第九回）

第二十六篇　清之狹邪小說

唐人登科之後，多作冶游，習俗相沿，以爲佳話，故伎家故事，文人間亦著之篇章，今尚存者有崔令欽敎坊記及孫棨北里志。自明及淸，作者尤夥，明梅鼎祚之靑泥蓮花記，淸余懷之板橋雜記尤有名。是後則揚州，吳門，珠江，上海諸豔迹，皆有錄載；且伎人小傳，亦漸侵入志異書類中，然大率雜事瑣聞，並無條貫，不過偶弄筆墨，聊遣綺懷而已。若以狹邪中人物事故爲全書主幹，且組織成長篇至數十回者，蓋始見于品花寶鑑，惟所記則爲伶人。

明代雖有敎坊，而禁士大夫涉足，亦不得挾妓，然獨未云禁招優。達官名士以規避禁令，每呼伶人侑酒，使歌舞談笑；有文名者又揄揚贊歎，往往如狂酲，其流行于是日盛。淸初，伶人之焰始稍衰，後復熾，漸乃愈益猥劣，稱爲「像姑」，流

品花于娼女矣。品花寶鑑者，刻于咸豐二年（一八五二），即以敘乾隆以來北京優伶爲專職，而記載之內，時雜猥辭，自謂伶人有邪正，狎客亦有雅俗，並陳妍媸，固猶勸懲之意：其說與明人之凡爲「世情書」者略同。至於敘事行文，則似欲以纏綿見長，風雅爲主，而描摹兒女之書，昔又多有，遂復不能擺脫舊套，雖所謂上品，即作者之理想人物如梅子玉杜琴言輩，亦不外伶如佳人，客爲才子，溫情軟語，累牘不休，獨有佳人非女，則他書所未寫者耳。其敘「名旦」杜琴言往梅子玉家問病時情狀云：

却說琴言到梅宅之時，心中十分害怕，滿擬此番必有一場羞辱。及至見過顏夫人之後，不但不加呵責，倒有憐恤之心，又命他去安慰子玉，却也意想不到，心中一喜一悲。但不知子玉病體輕重，如何慰之？只好遵夫人之命，老着臉走到子玉房裏。見簾幃不捲，几案生塵，一張小楠木牀掛了輕綃帳。雲兒先把帳子掀開，叫聲「少爺，琴言來看你了。」子玉正在夢中，模模糊糊

應了兩聲。琴言就坐在牀沿，見那子玉面龐黃瘦，憔悴不堪。琴言湊在枕邊，低低叫了一聲，不絕淚湧下來，滴在子玉的臉上。祗見子玉忽然呵呵一笑道：

「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

子玉吟了之後，又接連笑了兩笑。琴言看他夢魘如此，十分難忍，在子玉身上撳了兩撳，因想夫人在外，不好高叫，改口叫聲「少爺」。子玉猶在夢中想念，候到七月七日，到素蘭處，會了琴言，二人又好訴衷談心，這是子玉刻刻不忘，所以念出這兩句唐曲來。魂夢旣酣，一時難醒。又見他大笑一會，又吟道：

「我道是黃泉碧落兩難尋，……」

謌罷，翻身向內睡着。琴言看他昏到如此，淚越多了，只好呆怔怔看着，不好再叫。……（第二十九回）

品花寶鑑中人物，大抵實有，就其姓名性行，推之可知。惟梅杜二人皆假設，字以「玉」與「言」者，卽「寓言」之謂，蓋著者以爲高絕，世已無人足供影射者矣。書中有高品，則所以自況，實爲常州人陳森書，號少逸，道光中寓居北京，出入菊部中，因拾聞見事爲書三十回，然又中輟，出京漫游，己酉（一八四九）自廣西復至京，始足成後半，共六十回，好事者競相傳鈔，越三年而有刻本（揚懋建夢華瑣簿）。

至作者理想之結局，則具于末一回，爲名士與名旦會于九香園，畫伶人小像爲花神，諸名士爲贊；諸伶又書諸名士長生祿位，各爲贊，皆刻石供養九香樓下。時諸伶已脫梨園，乃「常着衆名士之前」，鎔化釵鈿，焚棄衣裙，將燼時，「忽然一陣香風，將那灰燼吹上半空，飄飄點點，映着一輪紅日，像無數的花朵與蝴蝶飛舞，金迷紙醉，香氣撲鼻，越旋越高，到了半天，成了萬點金光，一閃不見」云。

其後有花月痕十六卷五十二回，「題眠鶴主人編次」，咸豐戊午年（一八五八）

序，而光緒中始流行。其書雖不全寫狹邪，顧與伎人特有關涉，隱現全書中，配以名士，亦如佳人才子小說定式。略謂韋癡珠韓荷生皆偉才碩學，游幕并州，極相善，亦同游曲中，又各有相眷妓，韋者曰秋痕，韓者曰采秋。韋風流文采，傾動一時，而不遇，困頓羈旅中；秋痕雖傾心，亦終不得嫁韋。已而韋妻先歿，韋亦尋亡，秋痕殉焉。韓則先爲達官幕中上客，參機要，旋以平寇功，由舉人保升兵科給事中，復因戰績，累遷至封侯。采秋久歸韓，亦得一品夫人封典。班師受封之後，「高宴三日，自大將軍以至走卒，無不雀忭。」（第五十回）而韋乃僅一子零丁，扶棺南下而已。其布局蓋在使升沈相形，行文亦惟以纏綿爲主，但時復有悲涼哀怨之筆，交錯其間，欲于歡笑之時，並見黯然之色，而詩詞簡啓，充塞書中，文飾既繁，情致轉晦。符兆綸評之云，「詞賦名家，卻非說部當行，其淋漓盡致處，亦是從詞賦中發洩出來，哀感頑豔。……」雖稍溢，然亦中其失。至結末敘韓荷生戰績，忽雜妖異之事，則如情話未央，突來鬼語，尤爲通篇蕪累矣。

……釆秋道，「……妙玉稱個『檻外人』，寶玉稱個『檻內人』；妙玉住的是櫳翠庵，寶玉住的是怡紅院。……書中先說妙玉怎樣淸潔，寶玉常常自認濁物；不見將來淸者轉濁，濁者極淸？』癡珠嘆一口氣，高吟道，「『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隨說道，「……就書中『賈雨村言』例之：辟者，設也；黛者，代也。設此人代寶玉以寫生，故『寶玉』二字，寶字上屬於釵，就是寶釵；玉字下繫於黛，就是黛玉。釵黛直是個『子虛烏有』，算不得什麽。倒是妙玉，眞是做寶玉的反面鏡子，故名之爲妙。一僧一尼，暗暗影射，你道是不是呢？」釆秋答應。……癡珠隨說道，「『色卽是空，空卽是色。』」便敲着桌子朗吟道：

「銀字箏調心字香，英雄底事不柔腸？我來一切觀空處，也要天花作道場。採蓮曲裏猜蓮子，叢桂開時又見君，何必搖鞭背花去，十年心已定香薰。」

荷生不待癡珠吟完，便哈哈大笑道，「算了，喝酒罷。」說笑一回，天就亮了。癡珠用過早點，坐着釆秋的車先去了。午間，得荷生柬帖云：

「頃晤秋痕，淚隨語下，可憐之至。弟再四慰解，令作緩圖。臨行，囑弟轉致閣下云，『好自静養；耿耿此心，必有以相報也。』知關錦念，率此佈聞。並呈小詩四章，求和。」

詩是七絕四首。……癡珠閱畢，便次韻和云：

「無端花事太凌遲，殘蕊傷思剩折枝，我欲替他求淨境，轉嫌風惡不全吹。　蹉跎恨在夕陽邊，湖海浮沉二十年，駱馬楊枝都去也，……」

正往下寫，禿頭囘道，「棻市街李家着人來請，說是劉姑娘病得不好。」癡珠驚訝，便坐車赴秋心院來。秋痕頭上包着綢帕，趺坐牀上，身邊放着數本書，凝眸若有所思，突見癡珠，便含笑低聲說道，「我料得你挨不上十天。其實何苦呢？」癡珠說道，「他們說你病着，叫我怎忍不來呢？」秋痕歎

道，「你如今一請就來，往後又是糾纏不淸。」凝珠笑道，「往後再商量罷。」自此，凝珠又照舊往來了。是夜，凝珠續成和韻詩，末一章有「博得蛾眉甘一死，果然知己屬傾城」之句，至今猶誦人口。……（第二十五回）

長樂謝章鋌賭棋山莊詩集有題魏子安所著書後五絕三首，一爲石經考，一爲陵南山館詩話，一卽花月痕（蔣瑞藻小說考證八引雷顛筆記），因知此書爲魏子安作。子安名未詳，福建閩縣人，少負文名，尤工駢儷，長而客游四方，所交多一時名士，亦常出入狹邪中，中年以後，乃折節治程朱之學，鄉里稱長者，晚年事事爲身後誌墓計，學行益高，而于少作詩詞，未忍割棄，于是撰花月痕收納之（同上引小奢摩館脞錄）。然其故似不盡此，卷首有太原歌妓劉栩鳳傳，謂「傾心于逋客，欲委身焉，」以索値昂中止，將抑鬱憔悴死矣，則秋痕蓋卽此人影子，而逋客實魏。韋韓，又逋客之影子也，設窮達兩塗，各擬想其所能至，窮或類韋，達當如韓，故雖自寓一己，亦遂離而二之矣。

全書以伎女爲主題者，有青樓夢六十四回，題「釐峯慕眞山人著」，序則云俞吟香。吟香名達，江蘇長洲人，中年頗作治游，後欲出離，而世事牽纏，又不能遠去，光緒十年（一八八四）以風疾卒，所著尚有醉紅軒筆話花間棒吳中考古錄及閒鷗集等（鄒弢三借廬筆談四）。青樓夢成于光緒四年，則取吳中倡女，以發揮其「游花國，護美人，采芹香，掇巍科，任政事，報親恩，全友誼，敦琴瑟，撫子女，睦親隣；謝繁華，求慕道」（第一回）之大理想，所寫非實，從可知矣。略謂金挹香字企眞，蘇州府長洲縣人，幼即工文，長更慧美，然不娶，謂欲得「有情人」，而「當世滔滔，斯人誰與？竟使一介寒儒，懷才不遇，公卿大夫竟無一識我之人，反不若青樓女子，竟有慧眼識英雄於未遇時也。」（本書題綱）故挹香游狹邪，特受伎人愛重，指揮如意，猶南面王。例如：

……（挹香與二友及十二妓女）至軒中，三人重復觀玩，見其中修飾，別有巧思。軒外名花綺麗，草木精神。正中擺了筵席，月素定了位次，三人居

中，衆美人亦序次而坐：

第一位鴛鴦館主人褚愛芳　第二位烟柳山人王湘雲　第三位鐵笛仙袁巧雲　第四位愛雛女史朱素卿　第五位惜花春起早使者陸麗春　第六位探梅女士鄭素卿　第七位浣花仙史陸文卿……第十一位梅雪爭先客何月娟

末位護芳樓主人自己坐了；兩旁四對侍兒斟酒。衆美人傳杯弄盞，極盡綢繆。挹香向慧瓊道，「今日如此盛會，宜舉一觴令，庶不負此良辰。」月素道，「君言誠是，即請賜令。」挹香說道，「請主人自己開令。」月素道，「豈有此理，還請你來。」挹香被推不過，只得說道，「有占了。」衆美人道，「令官必須先飲門面杯起令纔是。」于是十二位美人俱各斟酒一杯，奉與挹香；挹香一飲而盡，乃啓口道，「酒令勝於軍令，違者罰酒三巨觥！」衆美人唯唯聽命。……（第五回）

挹香亦深于情，侍疾服勞不厭，如：

……一日，挹香至留香閣，愛卿適發胃，飲食不進。挹香十分不捨，忽想着過青田著有醫門寶四卷，尚在館中書架內，其中胃氣丹方頗多，遂到館取而復至，查到「香鬱散」最宜，令侍兒配了回來，親侍藥爐茶竈；又解了幾天館，朝夕在留香閣陪伴。愛卿更加感激，乃口占一絕，以報挹香。……（第二十一回）

後乃終「掇巍科」，納五妓，一妻四妾。又爲養親計，捐職仕餘杭，即遷知府，則「任政事」矣。已而父母皆在府衙中跨鶴仙去；挹香亦悟道，將入山，

……心中思想道，「我欲勘破紅塵，不能明告他們知道，只得一個私自瞞了他們，踱了出去的了。」次日寫了三封信，寄與拜林夢仙仲莫，無非與他們留書誌別的事情，又囑拜林早日代吟梅完其姻事。過了幾天，挹香又帶了幾十兩銀子，自己去帶辦了道袍道服草帽涼鞋，寄在人家，重歸家裏。又到梅

花館來，恰巧五美俱在，挹香見他們不識不知，仍舊笑嘻嘻在着那裏，覺心中還有些對他們不起的念頭。想了一回，歎道，「旣解情關，有何戀戀！」……（第六十回）

遂去，羽化于天台山，又歸家，悉度其妻妾，于是「金氏門中兩代白日昇天。」（第六十一回）其子則早掄元；舊友亦因挹香汲引，皆仙去；而曩昔所識三十六伎，亦一一「歸班」，緣此輩「多是散花苑主坐下司花的仙女，因爲偶觸思凡之念，所以謫降紅塵，如今塵緣已滿，應該重入仙班」（第六十四回）也。

紅樓夢方板行，續作及翻案者卽奮起，各竭智巧，使之團圓，久之，乃漸與盡，蓋至道光末而始不甚作此等書，然其餘波，則所被尙廣遠，惟常人之家，人數尟少，事故無多，縱有波瀾，亦不適于紅樓夢筆意，故遂一變，即由敍男女雜沓之狹邪以發洩之。如上述三書，雖意度有高下，文筆有妍媸，而皆摹繪柔情，敷陳豔迹，精神所在，實無不同，特以談釵黛而生厭，因改求佳人于倡優，知大觀園者已

多，則別闢情場于北里而已。然自海上花列傳出，乃始實寫妓家，暴其奸譎，謂「以過來人現身說法」，欲使閱者「按跡尋蹤，心通其意，見當前之媚於西子，即可知背後之潑於夜叉，見今日之密于糟糠，即可卜他年之毒於蛇蝎。」（第一回）則開宗明義，已異前人，而紅樓夢在狹邪小說之澤，亦自此而斬也。

海上花列傳今有六十四回，題「雲間花也憐儂著」，或爲其人即松江韓子雲，善奕棋，嗜雅片，旅居上海甚久，曾充報館編輯，所得筆墨之資，悉揮霍于花叢中，閱歷既深，遂洞悉此中伎倆（小說考證八引談瀛室筆記）；而未詳其名，自署雲閒，則華亭人也。其書出于光緒十八年（一八九二），每七日印二回，徧鬻于市，頗風行。大略以趙樸齋爲全書線索，言趙年十七，以訪母舅洪善卿至上海，遂遊青樓，少不更事，沈溺至大困頓，旋被洪送令還。而趙又潛返，愈益淪落，至「拉洋車」。書至此爲第二十八回，忽不復印。作者雖目光始終不離于趙，顧事迹則僅此，惟因趙又牽連租界商人及浪游子弟，雜述其沈湎徵逐之狀，幷及烟花，自「長三」至

「花烟間」具有：，略如儒林外史，若斷若續，綴爲長篇，其訾倡女之無深情，雖責善於非所，而記載如實，絕少夸張，則固能自踐其「寫照傳神，屬辭比事，點綴渲染，躍躍如生」（第一回）之約者矣。如述趙樸齋初至上海，與張小村同赴「花煙間」時情狀云：

……王阿二一見小村，便攛上去嚷道，「耐好啊！騙我，阿是？耐說轉去兩三個月哚，直到仔故歇坎坎來。阿是兩三個月嘎？只怕有兩三年哉！……」小村忙陪笑央告道，「耐勠動氣，我搭耐說。」便湊着王阿二耳朵邊，輕輕的說話。說不到四句，王阿二忽跳起來，沈下臉道，「耐倒乖殺哚。耐想拿件濕布衫撥來別人着仔，耐末脫體哉，阿是？」小村發急道，「勿是呀，耐也等我說完仔了喤。」王阿二便又爬在小村懷裏去聽，也不知咕咕唧唧說些甚麼，只見小村說着，又努嘴，王阿二卽回頭把趙樸齋瞟了一眼，接着小村又說了幾句。王阿二道，「耐末那价呢？」小村道，「我是原照舊啘。」王阿二方

纔罷了；立起身來，剔亮了燈臺；問樸齋尊姓；又自頭至足，細細打量。樸齋別轉臉去，裝做看單條。只見一個半老娘姨，一手提水銚子，一手托兩盒烟膏，蹭上樓來，……把烟盒放在煙盤裏，點了煙燈，冲了茶碗，仍提銚子下樓自去。王阿二靠在小村身旁燒起烟來，見樸齋獨自坐着，便說，「楊牀浪來軃軃哩。」樸齋巴不得一聲，隨向烟榻下手躺下，看着王阿二燒好一口烟，裝在槍上，授與小村，颼飀飀直吸到底。……至第三口，小村說，「覅喫哉。」王阿二調過槍來，授與樸齋。樸齋吸不慣，不到半口，斗門噎住。……王阿二將簽子打通煙眼，替他把火。樸齋趁勢捏他手腕，王阿二奪過手，把樸齋腿膀儘力摔了一把，摔得樸齋又痠又痛又爽快。樸齋吸完煙，却偷眼去看小村，見小村閉着眼，朦朦朧朧，似睡非睡光景，樸齋低聲叫「小村哥。」連叫兩聲，小村只搖手，不答應。王阿二道，「烟迷呀，隨俚去罷。」樸齋便不叫了。……（第二回）

至光緒二十年，則第一至六十回俱出，進敍洪善卿于無意中見趙拉車，即寄書于姊，述其狀。洪氏無計；惟其女曰二寶者頗能，乃與母赴上海來訪，得之，而又皆留連不遽返。洪善卿力勸令歸，不聽，乃絕去。三人資斧漸盡，馴至不能歸，二寶遂爲倡，名甚噪。已而遇史三公子，云是巨富，極愛二寶，迎之至別墅消夏，謂將娶以爲妻，特須返南京略一屏當，來始迓，遂別。二寶由是謝絕他客，且貸金盛製衣飾，備作嫁資，而史三公子竟不至。使樸齋往南京詢得消息，則云公子新訂婚，方赴揚州親迎去矣。二寶聞信昏絕，救之始蘇，而負債至三四千金，非重理舊業不能償，于是復攬客，見噩夢而書止。自跋謂將續作，然不成。後半于所謂海上名流之雅集，記敍特詳，但稍失實；至描寫他人之徵逐，揮霍，及互相欺謾之狀，乃不稍遜于前三十回。有述賴公子賞女優一節，甚得當時世態：

……文君改裝登場，一個門客湊趣，先喊聲「好！」不料接接連連，你也喊好，我也喊好，一片聲嚷得天崩地塌，海攪江翻。……只有賴公子捧腹大

笑，極其得意。唱過千齣，就令當差的放賞。那當差的將一捲洋錢散放在巴斗內，呈賴公子過目，望臺上只一撒，但聞索郎一聲響，便見許多晶瑩焜耀的東西，滿臺亂滾；臺下這些幫閒門客又齊聲一號。文君揣知賴公子其欲逐逐，心上一急，倒急出個計較來，當場依然用心的唱，唱罷落場，……含笑入席。不提防賴公子一手將文君攔入場中；文君慌的推開起立，佯作怒色，却又爬在賴公子肩膀，悄悄的附耳說了幾句，賴公子連連點頭道，「曉得哉。」……（第四十四回）

書中人物，亦多實有，而悉隱其眞姓名，惟不爲趙樸齋諱。相傳趙本作者摯友，時濟以金，久而厭絕，韓遂撰此書以謗之，印賣至第二十八回，趙急致重賂，始輟筆，而書已風行；已而趙死，乃續作貿利，且放筆至寫其妹爲倡云。然二寶淪落，實作者豫定之局，故當開篇趙樸齋初見洪善卿時，卽敍洪問「耐有個令妹，……阿曾受茶？」答則曰，「勿曾。今年也十五歲哉。」已爲後文伏線也。光緒末至宣

統初，上海此類小說之出尤多，往往數回輒中止，殆得賂矣；而無所營求，僅欲摘發伎家罪惡之書亦興起，惟大都巧爲羅織，故作已甚之辭，冀震聳世間耳目，終未有如海上花列傳之平淡而近自然者。

第二十七篇　清之俠義小說及公案

明季以來，世目三國水滸西游金瓶梅爲「四大奇書」，居說部上首，比清乾隆中，紅樓夢盛行，遂奪三國之席，而尤見稱於文人。惟細民所嗜，則仍在三國水滸。時勢屢更，人情日異于昔，久亦稍厭，漸生別流，雖故發源于前數書，而精神或至正反，大旨在揄揚勇俠，贊美粗豪，然又必不背于忠義。其所以然者，即一緣文人或有憾于紅樓，其代表爲兒女英雄傳；一緣民心已不通於水滸，其代表爲三俠五義。

兒女英雄傳評話本五十三回，今殘存四十回，題「燕北閒人著」。馬從善序云出文康手，蓋定稿於道光中，文康，費莫氏，字鐵仙，滿洲鑲紅旗人，大學士勒保次孫也，「以貲爲理藩院郎中，出爲郡守，洊擢觀察，丁憂旋里，特起爲駐藏大

臣，以疾不果行，卒于家。」家本貴盛，而諸子不肖，遂中落且至困憊。文康晚年塊處一室，筆墨僅存，因著此書以自遣。升降盛衰，俱所親歷，「故于世運之變遷，人情之反覆，三致意焉。」（並序語）榮華已落，愴然有懷，命筆留辭，其情況蓋與曹雪芹頗類。惟彼爲寫實，爲自敍，此爲理想，爲敍他，加以經歷復殊，而成就遂迥異矣。書首有雍正甲寅觀鑑我齋序，謂爲「格致之書」，反西游等之「怪力亂神」而正之；次乾隆甲寅東海吾了翁識，謂得于春明市上，不知作者何人，研讀數四，「更于沒字處求之」，始知言皆有物，因補其闕失，幷以數言云云：皆作者假託。開篇則謂「這部評話……初名金玉緣；因所傳的是首善京都一樁公案，又名日下新書。篇中立旨立言，雖然無當於文，却還一洗穢語淫詞，不乖於正，因又名正法眼藏五十三參，初非釋家言也。後經東海吾了翁重訂，題曰兒女英雄傳評話。……」（首回）多立異名，搖曳見態，亦仍爲紅樓夢家數也。

所謂「京都一樁公案」者，爲有俠女曰何玉鳳，本出名門，而智慧驍勇絕世，其

父先爲人所害，因奉母避居山林，欲伺間報讎。其怨家曰紀獻唐，有大勳勞于國，勢甚盛。何玉鳳急切不得當，變姓名曰十三妹，往來市井間，頗拓弛玩世；偶於旅次見孝子安驥困厄，救之，以是相識，後漸稔。已而紀獻唐爲朝廷所誅，何雖未手刃其仇而父讎則已報，欲出家，然卒爲勸沮者所動，嫁安驥。驥又有妻曰張金鳳，亦嘗爲玉鳳所拯，乃相睦如姊妹，後各有孕，故此書初名金玉緣。

書中人物亦常取同時人爲藍本；或取前人，如紀獻唐，蔣瑞藻（小說考證八）云，「吾之意，以爲紀者，年也；獻者，曲禮云，『犬名羹獻』；唐爲帝堯年號：合之則年羹堯也。……其事迹與本傳所記悉合。」安驥殆以自寓，或者有慨于子而反寫之。十三妹未詳，當純出作者意造，緣欲使英雄兒女之概，備于一身，遂致性格失常，言動絕異，矯揉之態，觸目皆是矣。如敍安驥初遇何于旅舍，慮其入室，呼人抬石杜門，衆不能動，而何反爲之運以入，卽其例也：

……那女子又說道，「弄這塊石頭，何至於鬧的這等馬仰人翻的呀？」張三手

裏拿着鐝頭，看了一眼，接口說，「怎麼『馬仰人翻』呢？瞧這傢伙，不這麼弄，問得他動嗎？打涼頑兒呢。」那女子走到跟前，把那塊石頭端相了端相，……約莫也有個二百四五十觔重，原是一個碾糧食的碌碡；上面靠邊，却有個鑿通了的關眼兒。……他先挽了挽袖子，……把那石頭撂倒在平地上，用右手推着一轉，找着那個關眼兒，伸進兩個指頭去勾住了，往上只一悠，就把那二百多斤的石頭碌碡，單撒手兒提了起來。向着張三李四說道，「你們兩個也別閑着，把這石頭上的土給我拂落淨了。」兩個屁滾尿流，答應了一聲，連忙用手拂落了一陣，說，「得了。」那女子纔回過頭來，滿面含春的向安公子道，「尊客，這石頭放在那裏？」安公子羞得面紅過耳，眼觀鼻鼻觀心的答應了一聲，說，「有勞，就放在屋裏罷。」那女子聽了，便一手提着石頭，款動一雙小脚兒，上了台堦兒，那雙手撩起了布帘，跨進門去，輕輕的把那塊石頭放在屋裏南牆根兒底下；回轉頭來，氣不喘，面不紅，心

不跳。衆人伸頭探腦的向屋裏看了，無不咤異。……（第四回）

結末言安驥以探花及第，復由國子監祭酒簡放烏里雅蘇台參贊大臣，未赴，又「改爲學政，陛辭後卽行赴任，辦了些疑難大案，政聲載道，位極人臣，不能盡述。」因此復有人作續書三十二回，文意並拙，且未完，云有二續，序題「不計年月無名氏」，蓋光緒二十年頃北京書估之所造也。

三俠五義出于光緒五年（一八七九），原名忠烈俠義傳，百二十回，首署「石玉崑述」，而序則云問竹主人原藏，入迷道人編訂，皆不詳爲何如人。凡此流著作，雖意在敘勇俠之士，游行村市，安良除暴，爲國立功，而必以一名臣大吏爲中樞，以總領一切豪俊，其在三俠五義者曰包拯。拯字希仁，以進士官至禮部侍郎，其間嘗除天章閣待制，又除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立朝剛毅，關節不到，世人比之閻羅，有傳在宋史（三百十六）。而民間所傳，則行事率怪異，元人雜劇中已有包公「斷立太后」及「審烏盆鬼」諸異說；明人又作短書十卷曰龍圖公案，亦名包公

案，記拯藉私訪夢兆鬼語等以斷奇案六十三事，然文意甚拙，蓋僅識文字者所爲。後又演爲大部，仍稱龍圖公案，則組織加密，首尾通連，即爲三俠五義藍本矣。

三俠五義開篇，即敍宋眞宗未有子，而劉李二妃俱娠，約立舉子者爲正宮。劉乃與宮監郭槐密謀，侯李生子，即易以剝皮之狸猫，謂生怪物。太子則付宮人寇珠，命縊而棄諸水；寇珠不忍，竊授陳林，匿八大王所，云是第三子，始得長育。劉又讒李妃去之，忠宦多死。眞宗無子，旣崩，八王第三子乃入承大統，即仁宗也。書由是即進敍包拯降生，惟以前案爲下文伏線而已。復次，則述拯婚宦及斷案事迹，往往取他人故事，幷附著之。比知開封，乃于民間遇李妃，發「狸猫換子」舊案，時仁宗始知李爲眞母，迎以歸。拯又以忠誠之行，感化豪客，如三俠，即南俠展昭，北俠歐陽春，雙俠丁兆蘭丁兆蕙，以及五鼠，爲鑽天鼠盧方，徹地鼠韓彰，穿山鼠徐慶，翻江鼠蔣平，錦毛鼠白玉堂等，率爲盜俠，縱橫江湖間，或則偶入京師，戲盜御物，人亦莫能制，顧皆先後傾心，投誠受職，協誅强暴，人民大安。後

襄陽王趙珏謀反，匿其黨之盟書于沖霄樓，五鼠從巡按顏查散探訪，而白玉堂遽獨往盜之，遂墜銅網陣而死；書至此亦完。其中人物之見于史者，惟包拯八王等數人；故事亦多非實有，五鼠雖明人之龍圖公案及西洋記皆載及，而並云物怪，與此之爲義士者不同；宗藩謀反，仁宗時實未有，此殆因明宸濠事而影響附會之矣。至于構設事端，頗傷稚弱，而獨于寫草野豪傑，輒奕奕有神，間或襯以世態，雜以詼諧，亦每令莽夫分外生色。値世間方飽于妖異之說，脂粉之談，而此遂以粗豪脫略見長，于說部中露頭角也。

……馬漢道，「喝酒是小事，但不知錦毛鼠是怎麼個人？」……展爺便將陷空島的衆人說出，又將綽號兒說與衆人聽了。公孫先生在旁，聽得明白，猛然省悟道，「此人來找大哥，却是要與大哥合氣的。」展爺道，「他與我素無仇隙，與我合什麼氣呢？」公孫策道，「大哥，你自想想，他們五人號稱『五鼠』，你却號稱『御貓』，焉有貓兒不捕鼠之理？這明是嗔大哥號稱御貓之

故，所以知道他要與大哥合氣。」展爺道，「賢弟所說，似乎有理。但我這『御貓』，乃聖上所賜，非是劣兄有意稱『貓』，要欺壓朋友。他若眞個爲此事而來，劣兄甘拜下風，從此後不稱御貓，也未爲不可。」衆人尙未答言，惟趙虎正在毫飮之間，……卻有些不服氣，拿着酒杯，立起身來道，「大哥，你老素昔膽量過人，今日何自餒如此？這『御貓』二字，乃聖上所賜，如何改得？儻若是那個甚麽白糖咧，黑糖咧，他不來便罷，他若來時，我燒一壺開開的水，把他冲着喝了，也去去我的滯氣。」展爺連忙擺手說，「四弟悄言。豈不聞『牕外有耳』？」剛說至此，只聽得拍的一聲，從外面飛進一物，不偏不歪，正打在趙虎擎的那個洒杯之上，只聽噹啷啷一聲，將酒杯打了個粉碎。趙爺唬了一跳，衆人無不驚駭。只見展爺早已出席，將槅扇虛掩，回身復又將燈吹滅，便把外衣脫下，裏面卻是早已結束停當的。暗暗將寶劍拿在手中，却把槅扇假做一開，只聽拍的一聲，又是一物打在槅扇上。展爺這纔

把摺扇一開，隨着勁一伏身躥將出去　。只覺得迎面一股寒風，嗖的就是一刀，展爺將劍扁着，往上一迎，隨招隨架，用目在星光之下仔細觀瞧，見來人穿着簇青的夜行衣靠，脚步伶俐：依稀是前在苗家集見的那人。二人也不言語，惟聽刀劍之聲，叮噹亂響。展爺不過招架　，並不還手，見他刀刀逼緊，門路精奇，南俠暗暗喝采；又想道，「這朋友好不知進退。我讓着你，不肯傷你。又何必趕盡殺絕？難道我怕你不成　？」暗道　，「也叫他知道知道。」便把寶劍一橫，等刀臨近，用個「鶴唳長空勢」，用力往上一削。只聽得噌的一聲，那人的刀已分爲兩段，不敢進步，只見他將身一縱，已上了牆頭。展爺一躍身，也跟上去。……（第三十九回）

當俞樾寓吳下時，潘祖蔭歸自北京，出示此本，初以爲尋常俗書耳，及閱畢，乃歎其「事蹟新奇，筆意酣恣，描寫既細入毫芒，點染又曲中筋節，正如柳麻子說『武松打店』，初到店內無人，驀地一吼，店中空缸空甏，皆瓮瓮有聲：閒中着色，

精神百倍。」（俞序語）而以病開篇「狸猫換太子」之不經，乃別撰第一囘，「援據史傳，訂正俗說。」又以書中南俠北俠雙俠，其數已四，非三能包，加小俠艾虎，則又成五，「而黑妖狐智化者，小俠之師也，小諸葛沈仲元者，第一百囘中盛稱其從游戲中生出俠義來，然則此兩人非俠而何？」因復改名七俠五義，于光緒己丑（一八八九）序而傳之，乃與初本並行，在江浙特盛。

其年五月，復有小五義出于北京，十月，又出續小五義，皆一百二十四囘。序謂與三俠五義皆石玉崐原稿，得之其徒，「本三千多篇，分上中下三部，總名忠烈俠義傳，原無大小之說，因上部三俠五義爲創始之人，故謂之大五義，中下二部五義即其後人出世，故謂之小五義。」小五義雖續上部，而又自白玉堂盜盟單起，略當上部之百一囘；全書則以襄陽王謀反，義俠之士競謀探其隱事爲線索。是時白玉堂早被害，徐亦漸衰老，而後輩繼起，並有父風。盧方之子珍，韓彰之子天錦，徐慶之子良，白玉堂之姪芸生，皆意外湊聚于客舍，益以小俠艾虎，遂結爲兄弟。諸

人奔走道路，頗誅豪强，終集武昌，擬共破銅網陣，未陷而書畢。續小五義即接敍前案，銅網先破，叛王遂逃，而諸俠仍在江湖間誅鋤盜賊。已而襄陽王成擒，天子論功，俠義之士皆受封賞，于是全書完。序雖云二書皆石玉崑舊本，而較之上部，則中部荒率殊甚，入下又稍細，因疑草創或出一人，潤色則由衆手，其伎倆有工拙，故正續遂差異也。

且說徐慶天然的性氣一冲的性情，永不思前想後，一時不順，他就變臉，把棹子一扳，嘩喇一聲，碗盞皆碎。鍾雄是泥人，還有個土性情，拿住了你們，好眼相看，擺酒款待，你倒如此，難怪他發怒。指着三爺道，「你這是怎樣了？」三爺說，「這是好的哪。」寨主說，「不好便當怎樣？」三爺說，「打你！」話言未了，就是一拳。鍾雄就用指尖往三爺肋下一點。「哎喲！」噗咚！三爺就躺于地下。焉知曉鍾寨主用的是「十二支講闢法」，又叫「閉血法」，俗語就叫「點穴」。三爺心裏明白，不能動轉。鍾雄拿脚一踢，吩

咐綁起來。三爺周身這才活動，又教人捆上了五花大綁。展南俠自已把二臂往後一背，說，「你們把我捆上！」衆人有些不肯，又不能不捆。鍾雄傳令，推在丹鳳橋梟首。內中有人嚷道，「刀下留人！」……（小五義第十七回）

且說黑妖狐智化與小諸葛沈仲元二人暗地商議，獨出己見，要去上王府盜取盟單。……（智化）爬伏在縣龕之上，晃千里火照明：下面是一個方匣子，……上頭有一個長方的硬木匣子，兩邊有個如意金環。伸手揪住兩個金環，往懷中一帶，只聽上面嗑叹一聲，下來了一口月牙式鍘刀。智化把眼睛一閉，也不敢往前躥，也不敢往後縮，正在腰脊骨中噹啷的一聲。智化以爲是腰斷兩截，慢慢睜開眼睛一看，却不覺着疼痛，就是不能動轉。列公，這是什麼緣故？皆因他是月牙式樣；若要是鍘草的鍘刀，那可就把人鍘爲兩段。此刀當中有一個過隴兒，也不至于甚大；又對着智爺的腰細；又對着解了百

寶囊，底下沒有東西墊着；又有背後背着這一口刀，連皮鞘帶刀尖，正把腰脊骨護住。……總而言之：智化命不該絕。可把沈中元嚇了個膽裂魂飛。……（續小五義第一回）

大小五義之書旣盡出，乃卽見正續小五義全傳刊行，凡十五卷六十回，前有光緒壬辰（一九九二）繡谷居士序。其本卽取小五義及續書，合爲一部，去其複重，又汰其鋪敍，省略成十三卷五十二回。末二卷八回則謂襄陽王將就擒，而又逸去，至紅羅山，舉兵復戰，乃始敗亡，是二書之所無，實爲蛇足。行文敍事，亦雖簡明有加，而原有之游詞餘韻，刊落甚多，故神采則轉遜矣。

包拯顏查散而外，以他人爲全書樞軸者，在先亦已嘗有。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有施公案八卷九十七回，一名百斷奇觀，記康熙時施仕綸（當作世綸）爲泰州知州至漕運總督時行事，文意俱拙，略如明人之包公案，而稍加曲折，一案或亙數回；且斷案之外，又有遇險，已爲俠義小說先導。至光緒十七年（一八九一），

則有彭公案二十四卷一百回，爲貪夢道人作，述彭朋（當作鵬）于康熙中爲三河縣知縣，洊擢河南巡撫，囘京出查大同要案等故事，亦不外賢臣微行，豪傑盜寶之類，而字句拙劣，幾不成文。

其他類似三俠五義之書尙甚夥，通行者有永慶昇平九十七回，爲潞河張廣瑞錄哈輔源演說，叙康熙帝變裝私訪，及除邪敎，平逆匪諸案；尋有續一百回，亦貪夢道人作。又有聖朝鼎盛萬年青八集，共七十六回，無撰人名，則記康熙帝以大政付劉墉陳宏謀，自游江南，歷遇奸徒骫法，英傑效忠之事。餘如英雄大八義，英雄小八義，七劍十三俠，七劍十八義等，其類尙多，大率出光緒二十年頃。後又有劉公案（劉墉），李公案（李丙寅當作秉衡）；而施公案亦續至十集，彭公案續至十七集；七俠五義則續至二十四集，千篇一律，語多不通，甚至一人之性格，亦先後頓異，蓋歷經衆手，其成惡書，漫不加察，遂多矛盾矣。

三俠五義及其續書，繪聲狀物，甚有平話習氣，兒女英雄傳亦然。張廣瑞序永

慶昇平云，「余少游四海，常聽評詞演永慶昇平一書，……國初以來，有此實事流傳。咸豐年間有姜振名先生，乃評談今古之人，嘗演說此書，未能有人刊刻，傳流于世。余長聽哈輔源先生演說，熟記在心，閒暇之時，錄成四卷。……」小五義序亦謂與三俠五義皆石玉崑原稿，得之其徒，則石玉崐殆亦咸豐時說話人，與姜振名各專一種故事。文康習聞說書，擬其口吻，于是兒女英雄傳遂亦特有「演說」流風。是俠義小說之在清，正接宋人話本正脈，固平民文學之歷七百餘年而再興者也。惟後來僅有擬作及續書，且多濫惡，而此道又衰落。

清初，流寇悉平，遺民未忘舊君，遂漸念草澤英雄之為明宣力者，故陳忱作後水滸傳，則使李俊去國而王于暹羅（見第十四篇。）歷康熙至乾隆百三十餘年，威力廣被，人民懾服，即士人亦無貳心，故道光時俞萬春作結水滸傳，則使一百八人無一倖免（亦見第十四篇），然此尚為僚佐之見也。三俠五義為布井細民寫心，乃似較有水滸餘韻，然亦僅其外貌，而非精神。時去明亡已久遠，說書之地又為北

京，其先又屢平內亂，游民輒以從軍得功名，歸耀其鄉里，亦甚勁野人歆羡，故凡俠義小說中之英雄，在民間每極粗豪，大有綠林結習，而終必爲一大僚隸卒，供使令奔走以爲寵榮，此蓋非心悅誠服，樂爲臣僕之時不辦也。然當時於此等書，則以爲「善人必獲福報，惡人總有禍臨，邪者定遭凶殃，正者終逢吉庇，報應分明，昭彰不爽，使讀者有拍案稱快之樂，無廢書長歎之時。……」（三俠五義及永慶昇平序）云。

而其時歐人之力又侵入中國。

第二十八篇　清末之譴責小說

光緒庚子（一九〇〇）後，責小說之譴出特盛。蓋嘉慶以來，雖屢平內亂（白蓮敎，太平天國，捻，回），亦屢挫于外敵（英，法，日本），細民闇昧，尚啜茗聽平逆武功，有識者則已翻然思改革，憑敵愾之心，呼維新與愛國，而于「富強」尤致意焉。戊戌變政既不成，越二年卽庚子而有義和團之變，羣乃知政府不足與圖治，頓有掊擊之意矣。其在小說，則揭發伏藏，顯其弊惡，而于時政，嚴加糾彈，或更擴充，幷及風俗。雖命意在于匡世，似與諷刺小說同倫，而辭氣浮露，筆無藏鋒，甚且過甚其辭，以合時人嗜好，則其度量技術之相去亦遠矣，故別謂之譴責小說。其作者，則南亭亭長與我佛山人名最著。

南亭亭長爲李寶嘉，字伯元，江蘇武進人，少擅制藝及詩賦，以第一名入學，

累舉不第，乃赴上海辦指南報，旋輟，別辦游戲報，爲俳諧嘲罵之文，以後「鋪底」售之商人，又別辦海上繁華報，記注倡優起居，並載詩詞小說，殊盛行。所著有庚子國變彈詞若干卷，海天鴻雪記六本，李蓮英一本，繁華夢活地獄各若干本。又有專意斥責時弊者曰文明小史，分刊于繡像小說中，尤有名。時正庚子，政令倒行，海內失望，多欲索禍患之由，責其罪人以自快，寶嘉亦應商人之託，撰官場現形記，擬爲十編，編十二回，自光緒二十七至二十九年中成三編，後二年又成二編，三十三年三月以瘵卒，年四十（一八六七—一九〇六），書遂不完；亦無子，伶人孫菊仙爲理其喪，酬繁華報之揄揚也。嘗被薦應經濟特科，不赴，時以爲高；又工篆刻，有芋香印譜行于世。（見周桂笙新菴筆記三，李祖杰致胡適書及顧頡剛讀書雜記等）

官場現形記已成者六十回，爲前半部，第三編印行時（一九〇三）有自序，略謂「亦嘗見夫官矣，送迎之外無治績，供張之外無材能，忍飢渴，冒寒暑，行香則天明而往，稟見則日昃而歸，卒不知其何所爲而來，亦卒不知其何所爲而去。」歲

或有凶災，行振恤，又「皆得援救助之例，邀奬勵之恩，而所謂官者，乃日出而未有窮期。」及朝廷議汰除，則「上下蒙蔽，一如故舊，尤其甚者，假手胥小，授意私人，因苞苴而通融，緣賄賂而解釋：是欲除弊而轉滋之弊也。」于是羣官搜括，小民困窮，民不敢言，官乃愈肆，「南亭亭長有東方之諧謔，與淳于之滑稽，又熟知夫官之齷齪卑鄙之要凡，昏聵糊塗之大旨，」爰「以含蓄蘊讓存其忠厚，以酣暢淋漓闡其隱微，……窮年累月，殫精竭誠，成書一帙，名曰官場現形記。……凡神禹所不能鑄之于鼎，溫嶠所不能燭之以犀者，無不畢備」也。故凡所敍述，皆迎合，鑽營，朦混，羅掘，傾軋等故事，兼及士人之熱心于作吏，及官吏閨中之隱情。頭緒既繁，脚色復夥，其記事遂率與一人俱起，亦即與其人俱訖，若斷若續，與儒林外史略同。然臆說頗多，難云實錄，無自序所謂「含蓄蘊釀」之實，殊不足望文木老人後塵。況所搜羅，又僅「話柄」，聯綴此等，以成類書；官場伎倆，本小異大同，彙爲長編，即千篇一律。特緣時勢要求，得此爲快，故官場現形記乃驟享大名；而

襲用「現形」名目，描寫他事，如商界學界女界者亦接踵也。今錄南亭亭長之作八百餘言爲例，幷以概餘子：

……却說賈大少爺，……看看已到了引見之期，頭天赴部演禮，一切照例儀注，不庸細述。這天賈大少爺起了一個半夜，坐車進城，……一直等到八點鐘，纔有帶領引見的司官老爺把他帶了進去，不知走到一個甚麼殿上，司官把袖一摔，他們一班幾個人在台階上一溜跪下，離着上頭約摸有二丈遠，曉得坐在上頭的就是「當今」了。……他是道班，又是明保的人員，當天就有旨，叫他第二天預備召見。……賈大少爺雖是世家子弟，然而今番乃是第一遭見皇上，雖然請敎過多少人，究竟放心不下。當時引見了下來，先看見華中堂。華中堂是收過他一萬銀子古董的，見了面問長問短，甚是關切。後來賈大少爺請敎他道，「明日朝見，門生的父親是現任臬司，門生見了上頭，要碰頭不要碰頭？」華中堂沒有聽見上文，只聽得「碰頭」二字，連連囘答

道，「多碰頭，少說話：是做官的秘訣。」賈大少爺忙分辨道，「門生說的是上頭問着門生的父親，自然要碰頭；倘不問，也要碰頭不要碰頭？」華中堂道，「上頭不問你，你千萬不要多說話；應該碰頭的地方，又萬萬不要忘記不碰，就是不該碰，你多磕頭，總沒有處分的。」一席話說得賈大少爺格外糊塗，意思還要問，中堂已起身送客了。賈大少爺只好出來，心想華中堂事情忙，不便煩他，不如去找黃大軍機，……或者肯賜教一二。誰知見了面，賈大少爺把話纔說完，黃大人先問「你見過中堂沒有？他怎麼說的？」賈大少爺照述一遍，黃大人道，「華中堂閱歷深，他叫你多碰頭少說話，老成人之見，這是一點兒不錯的。」……賈大少爺無法，只得又去找徐大軍機。這位徐大人，上了年紀，兩耳重聽，就是有時候聽得兩句，也裝作不知。他平生最講究養心之學，有兩個訣竅：一個是「不動心」，一個是「不操心」。……後來他這個訣竅被同寅中都看穿了，大家就送他一個外號，叫他做「琉璃蛋」。

……這日賈大少爺……去求教他，見面之後，寒暄了幾句，便題到此事。徐大人道，「本來多碰頭是頂好的事。就是不碰頭，也使得。你還是應得碰頭的時候，你碰頭；不必碰的時候，還是不必碰的爲妙。」賈大少爺又把華黃二位的話述了一遍，徐大人道，「他兩位說的話都不錯。你便照他二位的話，看事行事，最妥。」說了半天，仍舊說不出一毫道理，只得又退了下來。後來一直找到一位小軍機，也是他老人家的好友，纔把儀注說淸。第二天召見上去，居然沒有出岔子。……（第二十六回）

我佛山人爲吳沃堯，字繭人，後改趼人，廣東南海人也，居佛山鎭，故自稱「我佛山人」。年二十餘至上海，常爲日報撰文，皆小品；光緒二十九年新會梁啟超印行新小說于日本之橫濱，月一册，次年（一九〇三），沃堯乃始學爲長篇，卽以寄之，先後凡數種，曰電術奇談，曰九命奇冤，曰二十年目覩之怪現狀，名于是日盛，而末一種尤爲世間所稱。後客山東，游日本，皆不得意，終復居上海；三十三

年，爲月月小說主筆，撰劫餘灰，發財秘訣，上海游驂錄；又爲指南報作新石頭記。又一年，則主持廣志小學校，甚盡力于學務，所作遂不多。宣統紀元，始成近十年之怪現狀二十回，二年九月遽卒，年四十四（一八六七——一九一〇）。別有恨海胡寶玉二種，先皆單行；又嘗應商人之託，以三百金爲撰還我靈魂記頌其藥，一時頗被訾議，而文亦不傳。（見新菴筆記三，近十年之怪現狀自序，我佛山人筆記汪維甫序。）短文非所長，後因名重，亦有人綴集爲趼廛筆記，趼人十三種，我佛山人筆記四種，我佛山人滑稽談，我佛山人劄記小說等。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本連載于新小說中，後亦與新小說俱輟，光緒三十三年乃有單行本甲至丁四卷，宣統元年又出戊至辛四卷，共一百八回。全書以自號「九死一生」者爲線索，歷記二十年中所遇，所見，所聞天地間驚聽之事，綴爲一書，始自童年，末無結束，雜集「話柄」，與官場現形記同。而作者經歷較多，故所敍之族類亦較夥，官師士商，皆著於錄，搜羅當時傳說而外，亦販舊作（如鍾馗捉鬼傳之

類），以為新聞、（云「只因我出來應世的二十年中，回頭想來，所遇見的只有三種東西：第一種是蛇蟲鼠蟻；第二種是豺狼虎豹；第三種是魑魅魍魎。」（第一回）則通本所述，不離此類人物之言行可知也。相傳吳沃堯性彊毅，不欲下于人，遂坎訶沒世，故其言殊慨然。惜描寫失之張皇，時或傷于溢惡，言違眞實，則感人之力頓微，終不過連篇「話柄」，僅足供閒散者談笑之資而已。其敍北京同寓人符彌軒之虐待其祖云：

……到了晚上，各人都已安歇，我在枕上隱隱聽得一陣喧嚷的聲音出在東院裏。……嚷了一陣，又靜了一陣，靜了一陣，又嚷一陣，雖是聽不出所說的話來，却只覺得耳根不淸淨，睡不安穩。……直等到自鳴鐘報了三點之後，方纔朦朧睡去；等到一覺醒來，已是九點多鐘了。連忙起來，穿好衣服，走出客堂，只見吳亮臣李在茲和兩個學徒，一個廚子，兩個打雜，圍在一起竊竊私議。我忙問是甚麼事。……亮臣正要開言，在茲道，「叫王三說罷，省

了我們費嘴。」打雜王三便道，「是東院符老爺家的事。昨天晚上半夜裏我起來解手，聽見東院裏有人吵嘴，……就摸到後院裏，……往裏面偷看：原來符老爺和符太太對坐在上面，那一個到我們家裏討飯的老頭兒坐在下面，兩口子正駡那老頭子呢。那老頭子低着頭哭，只不做聲。符太太駡得最出奇，說道，『一個人活到五六十歲，就應該死的了，從來沒見過八十多歲人還活着的。』符老爺道，『活着倒也罷了。無論是粥是飯，有得喫喫點，安分守己也罷了；今天嫌粥了，明天嫌飯了，你可知道要喫的好，喝的好，穿的好，是要自己本事掙來的呢。』那老頭子道，『可憐我並不求好喫好喝，只求一點兒鹹菜罷了。』符老爺聽了，便直跳起來，說道，『今日要鹹菜，明日便要鹹肉，後日便要雞鵝魚鴨，再過些時，便燕窩魚翅都要起來了。我是個沒補缺的窮官兒，供應不起！』說到那裏，拍桌子打板櫈的大駡。……駡毅了一回，老媽子開上酒菜來，擺在當中一張獨脚圓棹上。符老爺兩口子對

坐着喝酒，却是有說有笑的。那老頭子坐在底下，只管抽抽咽咽的哭。符老爺喝兩杯，罵兩句；符太太只管拿骨頭來逗叭兒狗頑。那老頭子哭喪着臉，不知說了一句甚麼話，符老爺登時大發雷霆起來，把那獨脚棹子一掀，匉訇一聲，棹上的東西翻了個滿地，大聲喝道，『你便喫去！』那老頭子也太不要臉，認眞就爬在地下拾來喫。符老爺忽的站了起來，提起坐的凳子，對準了那老頭子摔去。幸虧站着的老媽子搶着過來接了一接，雖然接不住，却擋去勢子不少。那凳子雖然還摔在那老頭子的頭上，却只摔破了一點頭皮。倘不是那一擋，只怕腦子也磕出來了。』我聽了這一番話，不覺嚇了一身大汗，默默自已打主意。到了喫飯時，我便叫李在茲趕緊去找房子，我們要搬家了。……（第七十四回）

吳沃堯之所撰著，惟恨海，刧餘灰，及演述譯本之電術奇談等三種，自云是寫情小說，其他悉此類，而譴責之度稍不同。至于本旨，則緣藉筆墨爲生，故如周柱

筆」（新菴筆記五）言，亦「因地，因人，因時，各有變態，」但其大要，則在「主張恢復舊道德」（見新菴譯叢評語）云。

又有老殘游記二十章，題「洪都百鍊生著」，實劉鶚之作也，有光緒丙午（一九〇六）之秋于海上所作序；或云本未完，末數回乃其子續作之。鶚字鐵雲，江蘇丹徒人，少精算學，能讀書，而放曠不守繩墨，後忽自悔，閉戶歲餘，乃行醫于上海，旋又棄而學賈，盡喪其資。光緒十四年河決鄭州，鶚以同知投效于吳大澂，治河有功，聲譽大起，漸至以知府用。在北京二年，上書請敷鐵道；又主張開山西礦，既成，世俗交謫，稱爲「漢奸」。庚子之亂，鶚以賤値購太倉儲粟于歐人，或云實以振飢困者，全活甚衆；後數年，政府即以私售倉粟罪之，流新疆死（約一八五〇—一九一〇，詳見羅振玉五十日夢痕錄）。其書即借鐵英號老殘者之游行，而歷記其言論聞見，敘景狀物，時有可觀，作者信仰，并見于內，而攻擊官吏之處亦多。其記剛弼誤認魏氏父女爲謀斃一家十三命重犯，魏氏僕行賄求免，而剛弼即以

此證實之，則摘發所謂淸官者之可恨，或尤甚于贓官，言人所未嘗言，雖作者亦甚自喜，以爲「贓官可恨，人人知之，淸官尤可恨，人多不知。蓋贓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爲非；淸官則自以爲不要錢，何所不可？剛愎自用，小則殺人，大則誤國，吾人親目所見，不知凡幾矣。試觀徐桐李秉衡，其顯然者也。……歷來小說，皆揭贓官之惡。有揭淸官之惡者，自老殘游記始」也。

……那衙役們早將魏家父女帶到，却都是死了一半的樣子。兩人跪到堂上，剛弼便從懷裏摸出那個一千兩銀票幷那五千五百兩憑據，……叫差役送與他父女們看。他父女同說「不懂，這是甚麼緣故？」……剛弼哈哈大笑道，「你不知道，等我來告訴你，你就知道了。昨兒有個胡舉人來拜我，先送一千兩銀子，道，你們這案，叫我設法兒開脫；又說，如果開脫，銀子再要多些也肯。……我再詳細告訴你，倘若人命不是你謀害的，你家爲甚麼肯拿幾千兩銀子出來打點呢？這是第一據。……倘人不是你害的，我告訴他，「照五百

兩一條命計算，也應該六千五百兩。」你那管事的就應該說，「人命實不是我家害的，如蒙委員代爲昭雪，七千八千俱可，六千五百兩的數目卻不敢答應。」怎麼他毫無疑義，就照五百兩一條命算帳呢？這是第二據。我勸你們，早遲總得招認，免得饒上許多刑具的苦楚。」那父女兩個連連叩頭說，「青天大老爺。實在是冤枉。」剛弼把棹子一拍，大怒道，「我這樣開導，你們還是不招？再替我夾拶起來！」底下差役炸雷似的答應了一聲「嘎！」……正要動刑。剛弼又道，「慢着。行刑的差役上來，我對你說。……你們伎倆，我全知道。你們看那案子是不要緊的呢，你們得了錢，用刑就輕，讓犯人不甚喫苦。你們看那案情重大，是翻不過來的了，你們得了錢，就猛一緊，把犯人當堂治死，成全他個整屍首，本官又有個嚴刑斃命的處分。我是全曉得的。今日替我先拶賈魏氏，只不許拶得他發昏，但看神色不好就鬆刑，等他回過氣來再拶。預備十天工夫，無論你甚麼好漢，也不怕你不

招！」……（第十六章）

孽海花以光緒三十三年載于小說林，稱「歷史小說」，署「愛自由者起發，東亞病夫編述。」相傳實常熟舉人曾樸字孟璞者所爲。第一回猶楔子，有六十回全目，自金汮掄元起，即用爲線索，雜敍淸季三十年間遺聞逸事；後似欲以豫想之革命收場，而忽中止，旋合輯爲書十卷，僅二十回。金汮謂吳縣洪鈞，嘗典試江西，丁憂歸，過上海，納名妓傅彩雲爲妾，後使英，攜以俱去，稱夫人，頗多話柄。比洪殁于北京，傅復赴上海爲妓，稱曹夢蘭，又至天津，稱賽金花，庚子之亂，爲聯軍統帥所暱，勢甚張。書于洪傅特多惡謔，并寫當時達官名士模樣，亦極淋漓，而時復張大其詞，如凡譴責小說通病；惟結構工巧，文采斐然，則其所長也。書中人物，幾無不有所影射；使撰人誠如所傳，則改稱李純客者實其師（見曾之撰越縵堂駢體文集序），親炙者久，描寫當能近實，而形容時復過度，亦失自然，蓋尙增飾而賤白描，當日之作風固如此矣。即引爲例：

……却說小燕便服輕車，叫車夫逕到城南保安寺街而來。那時秋高氣爽，塵軟蹄輕，不一會，已到了門口。把車停在門前兩棵大榆樹陰下。家人方要通報，小燕搖手說「不必」，自己輕跳下車。正跨進門，瞥見門上新貼一副淡紅硃砂箋的門對，寫得英秀瘦削，歷落傾斜的兩行字，道：

保安寺街藏書十萬卷

戶部員外補闕一千年

小燕一笑。進門一個影壁；繞影壁而東，朝北三間倒廳；沿倒廳廊下一直進去，一個秋葉式的洞門；洞門裏面，方方一個小院落。庭前一架紫藤，綠葉森森；滿院種着木芙蓉，紅豔嬌酣，正是開花時候。三間靜室，垂着湘簾，悄無人聲。那當兒恰好一陣微風，小燕覺得在簾縫裏透出一股藥煙，清香沁鼻。掀簾進去，却見一個椎結小童，正拿着把破蒲扇，在中堂東壁邊煮藥哩。見小燕進來，正要起立。只聽房裏高吟道，「淡墨羅巾燈畔字，小風鈴

佩夢中人。」小燕一脚跨進去，笑道，「佩夢中人」是誰呢？」一面說，一面看，只見純客穿着件半舊熟羅半截衫，踏着草鞋，本來好好兒，一手捋着短鬚，坐在一張舊竹榻上看書。看見小燕進來，連忙和身倒下，伏在一部破書上發喘，顫聲道，「呀，怎麼小翁來，老夫病體竟不能起迓，怎好怎好？」小燕道，「純老清恙，幾時起的？怎麼兄弟連影兒也不知？」純客道，「就是諸公定議替老夫做壽那天起的。可見老夫福薄，不克當諸公盛意。雲臥園一集，只怕今天去不成了。」小燕道，「風寒小疾，服藥後當可小痊。還望先生速駕，以慰諸君渴望。」小燕說話時，却把眼偷瞧，只見榻上枕邊拖出一幅長箋，滿紙都是些抬頭。那抬頭却奇怪，不是「閣下」「台端」，也非「長者」「左右」，一疊連三，全是「妄人」兩字。小燕覺得詫異，想要留心看他「兩行」，忽聽秋葉門外有兩個人，一路談話，一路躡手躡脚的進來。那時純客正要開口，只聽竹簾子拍的一聲。正是：十丈紅塵埋俠骨，一簾秋色養詩魂。

不知來者何人，且聽下回分解。（第十九回）

孽海花亦有他人續書（碧血幕，續孽海花），皆不稱。

此外以抉摘社會弊惡自命，撰作此類小說者尚多，顧什九學步前數書，而甚不逮，徒作誰訶之文，轉無感人之力，旋生旋滅，亦多不完。其下者乃至醜詆私敵，等于謗書；又或有嫚罵之志而無抒寫之才，則遂墮落而爲「黑幕小說」。

後記

右中國小說史略二十八篇其第一至第十五篇以去年十月中印訖已而于朱彝尊明詩綜卷八十知雁宕山樵陳忱字遐心胡適爲後水滸傳序攷得其事尤衆于謝無量平民文學之兩大文豪第一編知說唐傳舊本題廬陵羅本撰粉粧樓相傳亦羅貫中作惜得見在後不及增修其第十六篇以下草稿則久置案頭時有更定然識力儉隘觀覽又不周洽不特于明清小說闕略尚多卽近時作者如魏子安韓子雲輩之名亦緣他事相牽未遑博訪况小說初刻多有序跋可藉知成書年代及其撰人而舊本希覯僅獲新書賈人草率于本文之外大率刊落用以編錄亦復依據寡薄時慮訛謬惟更歷歲月或能小小妥帖耳而時會交迫當復印行乃任其不備輒付排印顧疇昔所懷將以助聽者之聆察釋寫生之煩勞之志願則于是乎畢矣一千九百二十四年三月三日校竟記